

易經證釋

下
第十一
冊 經

易經證釋 下經第十一册 四傳講義

頁數

總述四傳要旨 附注

— 一

疏 述 一至十六

二—三六

繫辭傳

總述繫辭大旨

三七—三八

第一章第一節 附注

三九—五〇

第二章第二節 附注

五一—七〇

第二章第一節 附注

七一—八一

第二章第二節

八二—八四

第三節 附注

八五——一〇五

第三章總述全章大旨

一〇六——一〇九

第一節

一一〇——一一八

第二節

一一九——一二七

第三節 總述全節大旨

一二八——一二九

第一段

一三〇——一四〇

第二段

一四一——一四九

第三段

一五〇——一五六

1325

易經證釋

總述四傳要旨

宗主附注

四傳原本。錯誤甚多。前後倒置。雖有繫辭上下之分。實皆混亂。不成章節。即說卦傳前數段。亦屬繫辭中所脫出者。均應校正。夫子當年贊易有十翼之稱。今所存者。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四者而已。後人以文言象象亦湊成十翼之數。實未當也。考夫子原來授門弟子者。即以繫辭為重。而在繫辭中約分十章。此十翼稱名由來。說序雜傳不在其內。以說卦者。原本夏商各易之遺。說明八

卦之象。非 夫子所作。序卦者。則係周公本文王之意。明周易之序。亦非 夫子所作。至雜卦傳。則 夫子變文王之序。參連歸之。規更創一例。以推闡卦爻之用。廣大易道之理。以與夏商之制。周代之文。合而成卦序。故命曰雜卦。言參雜各易而別爲一序。則夫子之易也。原亦有象象之辭。變動之例。以秦火所燬。漢之儒師。僅存其序而已。商瞿受易。原包各種卦序。後分傳各家。如京費諸氏。或昭其數。或衍其術。或談其理。或著其占。所授不同。所說亦異。此易自秦後存者。已非其全。而幸周易猶獲保留。大致不謬。則以卜筮所重。史官所存。不肯廢也。而所謂十翼。以爲儒家文章。亦與

他經同遭蹂躪。故殘闕不免。錯訛頗多。此繫辭前後顛倒。雖後人欲爲正之。亦苦无所校勘也。今 夫子親臨證釋。自可一一改正。雖限于時日。不得詳爲補釋。總當順其次序。理其紛亂。使各爲章節。以便世之讀者。仍不失贊易之初志也。

宗主疏述一

上次所講四傳中之上下繫辭。原有章節。係 夫子闡明易義。發揮卦象辭中之精蘊者。所謂贊易即此繫辭。而前後多訛脫錯亂。非復當時原本。以章節言。亦有不足原數。不獨文句顛倒遺脫已也。大概內分綱要。釋名。釋義。釋用。釋道。釋數。釋辭。釋神。釋化。釋例。

各章。以文中有子曰者爲。夫子之語。門弟子所錄者。有未加子曰者。則。夫子所述前代之言。亦門弟子所傳者。其義原無異致。不必過執孰爲。夫子之文。孰爲前人所授也。綱要者。揭其大體。分釋者。明其專科。易教包舉一切文化。有經藝之材。有史乘之事。有天人之道。有名物之情。有數理之談。有神明之論。有卜筮之例。有吉凶之占。此繫辭所分。而易經之傳也。稱繫辭者。謂言爲文章。有近于卦爻之辭。而別于卜筮之用。故曰繫辭以附繫于辭。而非易之辭。又不得不引易以相貫通焉。如易中彖辭象辭爻辭辭也。而有文言。亦類于辭。以其爲文之發揮。言之推擴。故曰文言。非異

于辭。而有別于辭。繫辭亦如之。而又別于文言。爲文言者。專言一卦一爻。而繫辭則統釋全易全部。蓋會通其義。貫串其用。非繫辭不能致之。上或下者。後人所分。以文過長。則別爲一卷。並非上部釋上經。下部釋下經也。故上下之分。無關大體。况其文已混亂。其辭已重複者乎。故證釋時。須一一辨正之。雖脫者難補。而錯者可釋。訛者宜更。而明者仍存。此證釋之大旨也。前後章節。无妨少易。斷續辭句。或可相通。但提其綱。撮其要。毋紛其例。亂其序。即可矣。原本亦有已爲之章節者。而多本于已意。悖夫貫通。則不採取精要者。列于前。詳盡者。次于後。庶讀者易解。而傳之可久。斯與易卦

之講義有不同矣。卦爻定于其序。文辭務期其明。此繫辭與說序各傳。各有其用。而不與卦爻文言之辭相屬矣。四傳合序說雜卦言。有如一經之序。或跋而雜卦傳。應另爲一易。以其次序異于周易也。連山歸藏之與周易。亦以卦序別之。連山夏易也。首艮。艮爲人卦。于時爲寅。人道建寅。爲歲時之正者。夫子曰。行夏之時。又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歸藏殷易也。首坤。坤爲地卦。地先于天。于時當丑。地道建丑。爲歲時之冬。冬者終也。終則有始。此殷易反本之旨。原始反終。亦易中固有之義。夫子曰。吾說殷禮。宋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而周易則首乾。

乾先坤後。天尊地卑之象也。于時當子。乾爲天卦。天道在子。十一月冬至之節。一陽來復。復則歸還于乾。乾者乾惕之義。周之敬天。乃以乾爲首。而雜卦亦因之。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是夫子于三易。皆有所取。取其同而通其異。此雜卦序所由定也。惜乎其辭不詳。其用不著。人或忽焉。然易道無窮。變化莫測。有此雜卦。足證明之。夏商之易。已成陳迹。周孔之易。方待變遷。世有聖人。必更推而廣之。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至于證釋次序。校正文章。仍待夫子自講。

宗主疏述二

前所述四傳之義。大抵各有專旨。說卦傳者。說明卦象。以各卦取象。各有其道。卦者掛也。懸也。懸掛一物。以示其所類耳。卦之爲象。固一而所包之類實衆。即說卦傳所舉。亦不過十之一二而已。在他易。已有列舉。較此所數者。多出幾倍。而于卦之所象。猶未盡也。蓋天下爲物。無量爲事。無窮爲例。既繁爲變。更夥決不可一一舉之于書。亦不能個個數之至盡。以世代有今古。地域有遠近。民物有轉移。風俗有同異。推之無數。數之難窮。則推舉其尤者。示其要焉。人所不知。物所易見。行所可及。事所可推者。則先列爲其象。象同而物殊。列少而類廣。此說卦傳之大凡也。且傳所稱者。以八卦

爲限。其他卦不與焉。即八卦亦以純卦爲本。其重卦不與焉。是所遺者已多矣。然推而擴之。則爲由本至末。由頭挈尾。得其一足。概其餘。明其大。足察其細。此所謂簡易之義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簡易則天下之理得矣。理得則天下之物著矣。天下之事備矣。故簡者繁之母。易者難之宗。此與道相通也。道出于一。而生者萬道。始于无。而成者有。以一御萬。以无統有。此无不足矣。故卦止于八。而象首于天地水火風雷山澤。此其本也。舉天則凡天者皆屬焉。舉地則凡地者皆屬焉。以下六子亦如之。象雖无多。而爲類无限。則掛之義也。懸掛其一以示則。苟合于是則者。皆是類也。更何所

遺乎。故易道本于一。一者太極。道之體也。

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追溯八卦之原也。八卦既自太極生。則八卦之象。亦必自太極分。太極一名太一。禮記曰。夫禮者必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別而爲鬼神。此與易傳正相印證。禮之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亦即易八卦之象也。乾天坤地。天地分于太一。乾坤分于太極。其義一也。而老氏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者。亦與易禮之說同。皆示天下萬類所由出耳。則卦象所象之物事。何一非太極所出。太一所生哉。道之爲體。虛靜而一。自其動也。則爲兩。此一

生二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者陰與陽。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太極者。道之本始。陰陽者。道之動用。故太極中分陰陽以成萬物。莫外于太極。則莫不原于陰陽。此爲類雖衆。爲始則一與二而已。掛其一與二。則无量无限者皆在焉。故象不必多。而類不可盡也。

宗主疏述三

序卦傳者。明周易卦序之義。全依上下經六十四卦次序。述其相繼相代之道。周易與伏羲卦。爲先天後天之象。伏羲屬于先天。周易屬于後天。人所知也。而伏羲之序。久已荒棄。世多不講。迨宋邵康節得之。道家始有方圓圖傳世。伏羲之外。尚有八宮卦序。與周

易所有之序亦有不同。却以八卦爲宮。一宮八卦。其相生相化。亦如伏羲之圖。是則介于先後天間。而爲後天中之先天也。其餘如夏之連山。殷之歸藏。爲序各殊。皆自伏羲卦序變來。亦可謂之後天。以其序世少傳本。雖有存于漢魏叢書者。爲辭既略。爲用難明。考其生化之道。代嬗之情。亦大概與伏羲八宮者同。其他則辟卦序。歲令時月相推。以合于一年之日者。如六日七分之序。則又類同于周易。易以後天卦序爲本。而特廣其例也。之數序者。或存或闕。或詳或略。皆不及周易之明顯。而有條理精細。而多變化。故講易者。必以周易爲主。而講卦序者。亦必以周易爲重。周易卦序既

附存于四傳。由此以讀周易。自易見文王制易之心。文王之易。既本後天。故一切象數名物。皆後天所有。亦皆三代所習知。習見者也。譬如井卦。即井田之制。鼎卦。即火食之形。家人。即家庭之事。大小畜。即財物之情。皆取當時風土人情。文物制度。爲之說明。示其功用者也。天生萬物。莫非人之所利。人具萬能。莫非賴物之功。此周易之序。必資于人道。上以承天道。下以闡物道。天人盡其理。人物適其宜。則生生之事畢矣。序卦分上下卦。上經明天地生化之原。下經述人物孕育之數。故上經首乾坤。明天道也。下經首咸恆。明人道也。天道始于陰陽之交。人道始于男女之合。此上下經之

大別也。

宗主疏述四

說卦序卦二傳皆傳自周公孔子。有自前人所授者。有爲文王所述者。其間文句不同。義理則一。說卦惟說明八卦取象之例。而上溯伏羲。下迄文王。爲象固同。爲名有別。則視其時代文物。朝野制度。人情風俗。物產事宜。各盡其旨。而附于卦。不必皆自伏羲所定。亦不必皆爲文王所稱。除傳本所有各名物事宜。尙有未備者。間見于群經。及專家之言。三代以下。更有推廣之至无量者。則可知卦之爲象。包者廣矣。如乾象天。象陽。象氣之清。而上浮者。象健。象

剛。象物之堅。而有光者。則皆可依類推之。附屬於乾。爲乾三畫純陽。陽之至也。則凡陽剛之性。皆乾之屬。乾象天。天以積氣。高明悠久。包羅萬有。則凡爲物爲事之如天者。亦天之屬。不得以傳本未述者。視爲非乾。故說卦傳所舉。不過其一二耳。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屬。皆不得外于八卦所屬。非乾則坤。非離則坎。介乎兩者間。則亦以其多者主者。辨其何類。其不得分者。則可求于六十四卦中之何卦。如乾坤合則有泰與否。坎離合則有既未濟。其錯雜者。更可推之。凡三陰三陽卦。皆泰否之屬也。凡水火交錯卦。皆既未濟之屬也。如此類推。天下事物。莫不在易中矣。易本舉天下之全。

象天下之物。賅天下之事。不少遺漏。則有名有形者。何非易卦所包之象哉。此說卦傳所不及載。而可由此推至無盡也。譬之人身。心離腎坎。此道家所定之象也。凡心之屬皆離。凡腎之屬皆坎。而五藏六府。精神氣血。皮骨筋肌。何一非身中之物。則何非易卦所象哉。是在人善推其類而已。爲物如是。爲事亦然。善惡良賤。行止動定。皆關乎數者。皆有其象。此亦可推而知其所屬也。其有說卦傳未盡者。則可由序卦傳中推之。序卦傳所釋者。均屬于事。如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一故一新。一去一取。則行事之象已明。而天下之情可見矣。序卦傳中所最要者。文王卦序之交替。各有其義。由

卦爻相互。自成來往之象。以卦用相反。更昭遞嬗之情。故卦主對反爲本。循環爲用。有來有復。有盛有衰。如一年之紀。四時之令。相生相愛。相反相承。各如其數。互盡其道。此序卦之大凡也。其他則明卦之爲象。爻之爲德。以明人事。以盡物情。繼說卦之辭。推易象之用。故乾坤相次。天地相交。坎離相隨。水火相濟。泰否反類。以成用。咸恆異德。以爲行。損益有上下之殊。既未濟明始終之義。屯蒙見創生之道。剝復昭發落之機。姤夬述進退之途。履畜章生成之道。諸如此類。莫不有道存焉。凡所推移。皆以合數之例。則天下萬事萬物。瞭于指掌。人民以遵。以由。定于準繩。故說卦未盡之辭。引

由其旨。參伍以變。則物无遁情。錯綜其制。則事有常軌。聖人設易明度。在率人以順天。君子卜數見幾。在修身以俟命。吉凶悔吝。依乎動行。止進退本乎時。文物制度存乎卦爻。順逆正變。在于德行。此序卦傳之精審。不下于繫辭者也。學易者不可徒讀其文。而忘其理。卜易者不可僅求其數。而忽其情。變化在于自心。天人同德之謂也。利害存于所召。時位有守之謂也。順天以立人道。天亦不違。偕時以作事功。時必有合。天時者易之本。常變者事之情。乖時不祥。逆天得咎。安常爲道。應變有師。此序卦傳所舉述次序之由。實有至精湛之旨。極微切之教也。苟能會而通之。終身之用不窮。

果克神而明之。天地之道在握。故易道至矣。惜世人罕知之也。

宗主疏述五

繫辭之義。已見前講。其中釋明易道及彖象之辭。卦爻之用。而追本溯源于易卦之自出。與天道之所合。神鬼之情。民物之性。皆不外夫易者。則道與器之別而已。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物也。道之外皆物也。形者有名有質。有象有類。後天之所屬也。形而上則无名无質。无象无類。則謂之先天。先天者在天之先。亦在有之先。无生有。既有。即後天矣。後天者。天地已判。人物已分。幽明已殊。神形已別。凡在天地間所生所存。所長所育。迄于死。

亡。仍返于无者皆屬之。故後天爲物繁。爲事衆。爲情不一。爲用各殊。而先天則一也。一生于无。既无矣。何以復言及之。則推本返始之謂也。生有其本。成有其始。无本不立。无始不達。此聖人講易。必溯于易之前。而明其自來。此易有太極一章之大旨也。然太極亦已有矣。仍非先天之純者。蓋由先天以入後天。自太極爲之本始耳。太極未動。渾圓一炁。此先天也。動而有陰陽。而兩儀成。則已入後天。而爲萬有之母。母者生之根。亦可稱爲父。或祖。爲先天獨生。後天偶生。則初生者母也。其後始以父母同生。非父不生。非母不養。此易之必自乾坤開其端。乾爲大父。坤爲大母。父母既合。男女

以生。此乾坤之下有六子也。乾所生者三。坤所生者三。三則氣盡。而數亦極。故以三爲限。重三則天卦之三畫者。初生之時。猶未合也。合則爲六。故全易各卦皆六位。爲乾者半。爲坤者半。亦如六子也。陽奇陰偶。陽先陰後。故乾上坤下。此生成之序也。生成之序。本于河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是已合而同生。先陽而次陰。故初生者天也。天者乾也。父也。乾知大始。則乾有其始。坤作成物。則坤有其終。終始者生成之序。道之本末也。道固无形。而至後天。附于形以主宰之。此則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也。道之稱陰陽。爲後天生之主。形而下之君也。易即以乾坤當之。

而存于卦之九五六二焉。乾主九五。坤主六二。卦之主位。卽凡生物之主宰。神之所存。精之所凝。後天之中。先天之真。此凡物事。不得失之。失之。則生絕而成敗矣。生成既息。乾坤亦亡。故乾坤者。易之門戶。實以二五正位當之。

宗主疏述六

繫辭中所講釋易教。不獨爲卜筮用。而卜筮亦係古人所視爲最重大之事。國家政治。人事所不決者。皆資卜筮。以定其行止。吉凶生于動。不動則无吉凶可言。故凡國政。如軍旅之事。祭祀之事。此其大者。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必先卜之。以決其吉凶。判其

禍福。君民上下。均視卜筮爲惟一決疑之道。蓋神之意不可度。人之靈不能通。則假卜筮以稽焉。神靈者。天之主宰。无時不在。而其示意。寓于數。著于象。此易之爲物。舍數象外。无他存。象者。卦爻也。數者。九六也。卦爻變化无窮。不外一剛一柔。九六推移不盡。不外一內一外。乾主九。坤主六。此數之始也。陽爲剛。陰爲柔。此象之本也。推而致之。不勝其用矣。故爲數可至无量。而總括于一至十。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象與數兼見者也。而發源于河圖。變見于洛書。河圖負于龍馬。洛書呈于元龜。則神之道。因物而明。物不靈。而神以之靈。故用卜。蓍龜亦物也。分

著取數。灼龜見象。人乃因物以通神意。與易之象互相表裏者也。故曰著圓而卦方。方以應地。圓以應天。此卜筮必兼備也。而易爲卦爻者。猶其一以明二。亦可得之。故辭附于卦爻。卜用于易。卜易者。拈著可用。籌亦可。後人推廣之。取金錢爲代。亦可。皆以物得象。以數明神者也。文王之卦。重在變。凡占卜者。必取其應。六爻三極。以三爻爲內。三爻爲外。此陰陽之分。剛柔之別。而爲進退之道。來往之機。不得外于六爻。亦不得忽其正應。故二與五。卦之主。實兼賓言。來者五爲主。二爲賓。往者二爲主。五爲賓。此不同也。五爲全卦主。而失其正者。反退爲賓。可見位之不可失也。故進退之道。

必視時位。時與位并。位當時宜。失位失時。強進則凶。故卜者必以時位爲本。

時位以定吉凶。吉凶以定動靜。此易之最重要者。不吉則宜靜守。吉則進取。此趨吉避凶之道。在順天道立人道也。故吉凶悔吝。生乎動。不動則解。陰陽剛柔。皆以動變見其用。不動不變。其用不顯。如天時。春溫和者時也。寒冷則變也。變則利害隨之。知其變而豫防之。則保其利。免其害。此卜筮之所貴。在逆知來數耳。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逆數也。逆者非逆天時也。乃知天時動變。不可順行。乃反以求之。得其保全之方耳。逆與順對。時之宜者順之。時之否。

者逆之。是逆者迎其至。而避之也。必先探其本。溯其始。方知其來。不知往者。何以知來。往之過者。來必反甚。失其中者。偏于其極。如繫物也。力使之東。其反也必西。力抑之下。其反也必升。是失于往者。必仍失于來。過于此者。必且過于彼。此天道无往不復。消息盈虛。相來往也。卜者必熟知之。知其已往。而測其將來。此即逆數之道。神故豫示其象矣。有未達者。更卜之。卜之決疑。疑其未必然者。則卜于神。此卜之有發于心。有應于物。有猜于數。有失于時位者。然後用之。非遇事皆卜也。蒙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告者。人不能以告神。神亦不以吉凶告人。此蒙也。謂人神相蒙。尚何

筮哉。故吉凶必決于時位。卜筮必本于誠一。誠一者神道也。不誠則无以通其靈。不一則无以明其象。亂之與僞。將何卜哉。故聖人明易。在教人立其誠。致于一。卜筮之術雖衆。而舍誠一。无可 used 也。

宗主疏述七。

易卦爻之爲象。本于一。一即一陽一陰。乾坤之原象也。乾之一。坤之一。三畫卦。出于一與一之合成者。共八。故卦止于八。不得再有卦也。重之爲六。六畫卦。亦由一一組成。而本于三畫之三三。其變止于六十四。故重卦亦六十四。不得再有卦也。一與一者。凡卦之原。即陽儀與陰儀也。加爲三畫。則已判天地之象。而爲乾與坤。故

稱卦不復稱儀。此卦自太極生兩儀。自兩儀成乾坤。自乾坤變八卦。自八卦之重變成六十四卦。卦爻雖不同。其不能外于一一者。則無異。故乾坤者。爲卦之始。而由兩儀生。兩儀僅具單純之一。一。無始終之分。上下之別。必合之爲三畫。始見初與終。中與外。其體既備。其用亦全。故三畫卦者。易之本始。易者含三義。即易、不易、變。易三者。亦止于三。其始爲不易。其中爲易。其末爲變易。不易者。先天所出。未合陰陽。易者。後天初成。已有生化。變易者。混先後。天于一。而推其變。以迄無盡。則全屬生化之象矣。故三畫之卦。以位言。分下中上。以時言。爲初中終。中者太一之體。先天之真。其上下或

初終者。一屬本始。一屬變化。而皆隸于體焉。故中者永恆不變。而以御萬變。三畫重之爲六。亦猶以三分。初二爲下。三四爲中。五上爲上。以後天言。代天地人三才之象。初二地位。三四人位。五上天位。則凡卦皆如是分也。天高地卑。人在其中。人主萬物。故能體天地之道。達生化之功。而不失其中者也。中者天下之大本。失中則本傾。將何以見其生化。成其德用哉。而在卦中者。亦必孚于所自。或一或二。非陰即陽。是即易之原道之本。而寓于卦中者也。兩儀既定。四象以分。四象者。即陰陽交合。而爲匹配。奇偶相生。而成變化也。故四象者。三畫卦之前身。其位少于三畫卦。而倍于兩

儀則以太少陰陽名之。太陽少陽。陽之屬也。太陰少陰。陰之屬也。陰陽既分。多寡自別。故太少之類以判。陽之大者曰太陽。小者曰少陽。陰之大者曰太陰。陰之小者曰少陰。其實仍不外一陰一陽。而由其所生所成。爲類不一。故又分爲二焉。天地如是。人物亦然。既有先生。自有後長。從陽者屬於陽。從陰者屬於陰。雖有四象之名。實爲生成之序。非如卦之已具三位。兼備體用者也。陽由陽儀而太陽少陽。統歸于乾。陰由陰儀而太陰少陰。統歸于坤。故易以乾坤代陽與陰。不及兩儀四象。實則已納于卦中矣。老氏所謂一生二。二生三者。兩儀四象皆二之屬。卦則三之屬。重之爲六十四

卦。則三生萬物之謂也。物雖萬而卦止于六十四。是易以簡御繁。難之義也。而首著于乾坤。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知屬於神智。能見于行爲。此後世知行分論之所本也。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可見乾者陽道易明。坤者陰道易變。而知之必有行。以從之也。知不成用。行方見功。人道重實屏虛。故以實行爲重。此易教取人道立極。而必視諸所行也。行本于動。動見于變。故三四中爻。動變所由著也。而齊之以既未濟。九三六四。交濟之道。利之階也。六三九四。背馳之行。害之始也。仍不外兩儀之交錯。四象之離合。得其道者必有功。失其行者必有咎。故聖人于此三致意焉。

中爻者天地之中。萬物之本。名曰中行。或曰中道。爲一切之所別也。剛柔孚于正。則得其道。陰陽戾其情。則成其災。此凡卦必以是辨其吉凶。悔吝焉。三四既濟。二五齊正。則天地人道皆至矣。更何患乎不利哉。

宗王疏述八

昔人以講易見天心。易卦地雷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語深抉聖人明易示教之旨。所謂天心者有二。一關於道。一關於數。道者不可見。而著于德。德以仁爲首。仁以生爲本。故傳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不已。天地之德不窮。乾主大生。生本于性情。成于功用。故

乾以元亨利貞四德爲用。利貞者性情也。元亨者功用也。元藏于中。亨著于表。利見其變。貞守其常。此生生大則。不可闕也。何謂之仁。則果實之仁是也。果實之仁。即人物之胎胚。生之本始。初成之象。陰陽之精。交合而後生。雌雄之情。互和而後育。故鳥之卵生。而必先有雄。无雄之卵。不能成雛。人之生也。父精母血。亦猶鳥之卵物之生也。雌蕊雄花。亦猶人也。皆仁也。仁以爲生生之原則。地雷復者。其備仁乎。一陽初復。生機胎胚。其猶胎卵乎。陽育于下。陰護于上。天地之合。初見其氣。而未有形也。必至三陽交泰。生形始成。生物始出。故物生于春。春以仁爲德。生爲用。合乎元也。春元夏亨。

易經言解
秋利冬貞。此一歲之令。天道之所見也。而首發于冬至。冬至者。日行至極。其氣初回。故一陽生。日行于空。氣應于地。陽乃返在下。此剝復之機。自剝而復。必經坤之純陽。九月爲剝。陽僅存于上。十月爲坤。陽乃潛形。十一月復。一陽始生于下。天地之心始見于此者。明天道生生不已。不忍物之凋殘盡也。冬至而春繼之。剝極而復應之。豈非天道好生之心。永无盡哉。故易卦曰。復自道。不遠復。夫子述之以稱顏子。爲顏子三月不違仁也。三月者。一季之日。而以秋冬之交。自九至十一三個月。爲最不仁。以其不生也。能于此三月不違其仁。以續其生。斯得天心。而合天道。仁由內存。无待于

外者。體中之性。永通于天。卽其象也。卦之純乾。天之象也。復之一陽。乾之性也。故仁爲物小。而用莫可量。如果實之仁。細物也。人多忽之。然欲延其種者。則必珍視之。爲其關乎生也。无仁之果。不得續其生。是自絕也。天地不許物之絕。故果實必有仁存。不以仁生者。亦必使其代仁之體。猶仁之用者存。皆爲致其生生不已也。生生不已。天之道也。卽天地之心。亦卽生生之謂易。易以生生則卦雖止于六十四。其用永无盡矣。

所謂天數者。始于一。一者中也。五行之土。土爲萬物之母。河圖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十爲二五合之成十。十亦一也。故天數始于一。

終于一。于德亦仁也。一之爲數不變。故凡數以一乘者。其得數與原數同。以一除者。亦如之。此不變者。即易之不易也。不易御易。不變御變。變雖無盡。終歸其本。亦生生不已之道也。生首于一。而終于一。其間千萬。無改于一。則天數永常。悠久無疆之謂也。天以一示人人。以一合天。故人之修道。必本于一。一謂之中。中謂之誠。中一不失。至誠不渝。而歸于至善。善亦一也。有二則善惡並存。至善者至一。性之體也。在卦爲恆。恆者不變。雷風恆。乃見天地之數焉。雷以鳴止于上。風以動于下。三陽在內。三陰在表。上爲兩陰一陽。即地雷復之半。下爲兩陽一陰。則地雷復之反。反爲來。自復往者。

自恆來。而交易其上下。則來者往。往者來。復往恆來。巽往震來。乾處于坤中。而地包于天外。此道之至妙。而寓于數焉。傳曰恆以一德。德一則至德。至則道凝。此內功必循于一。以持其恆。雖瞬息萬變。而中心不移。雖事物无常。而中一不易。故恆字從心。合亘。心亘于中。更何變之患哉。故天心由恆知。人心由恆養。恆而易其上下。則爲益。益之反爲損。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以成恆。宜其永存。故山澤損與澤山咸同卦而易位。咸者无也。萬有生于无。萬數生于无。无者先天之真。一者後天之始。易之所自太極。即一也。太極者至一之象。渾圓无物。又无之象。動而後有生。其初靜也。傳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道也。性也。善也。一而已。恆而已。恆一不改。生化不窮。故能見天心者。復與恆也。

宗主疏述九

雜卦傳所釋各卦之用。與說卦序卦傳不同。則以雜卦之序已易。其交替代謝。已與周易殊。如乾剛坤柔。較周易之天尊地卑。即有別。尊卑以位言。剛柔以德言。位重在上下。德重在圓周。如物也。位主立體。德主圓行。立體見其規模。圓行志其行動。是一屬於靜。一屬於動。一屬於常。一屬於變。互參則盡其妙。分解各有其用矣。而其下最關人情者。則臨與觀對舉。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此明人情

所不能无者。與求也。臨上坤下兌。觀上巽下坤。皆四陰二陽。而臨

陽在下。其勢正盛。如物之長。故曰臨。大也。觀則陽在上。其道將窮。

如物之衰落。故曰觀。觀成也。比之于人。則臨有富厚之象。觀有清

高之情。陽在下能生養。故富有。陽在上爲高明。故清高。日月中天。

无微不照。觀之道也。陽和出地。无物不生。臨之象也。天既以臨生

之矣。則當推天之心以惠物。故宜與。天既以觀明照之矣。則宜因

天之道以覆物。故宜求。求者有求于物。以其不足。故有求。與者分

與于事物。以其有餘。故多與。猶人之富有。則宜推施濟之心。人處

清貧。則恆抱干求之志。此天道也。人亦如之。當與不與。謂之吝。吝

則必受其害。當求不求。謂之悔。悔則自貽其憂。此與與求。皆自乾見之。臨九二在內。乾之德施普也。觀九五在外。乾之大人造也。天道者貴則不富。富則不貴。九二在下。富有而能施與之象。九五在上。尊高而必微求之象。故天子无私產。必取徵于民。臣庶有私財。必供賦于上。此臨之與觀。與之與求。道合天地。情通人物者也。恃之者灾殃必生。推而言之。皆是人也。而貧富各異。非天之不平。乃物之不齊。惟人道能平之。齊之。故富人應時卹貧者。有餘之財。天正欲假之以濟時之窮。故易以泰見其旨趣焉。泰之交泰。正在裒多益寡。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不過亦无不及。多以與少。富以與貧。

故六四爻翩翩不富。以其鄰。抑言清高者。丰度翩翩。而不富亦无害。以其鄰有富人也。小畜之富。以其鄰正。同此義。鄰之富。即足濟鄰之貧。故古人重在救灾卹鄰。何不言卹難。而曰卹鄰。以鄰近也。近則親。近之不卹。違論遠者。昔賢有云。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周公曰。不弛其親。皆卹鄰之義也。近而不卹。徒言博施。此驚名之善。雖善无足取。而禍生肘腋。釁起蕭牆。害且不免。更奚福利哉。此求與之情。固關天道。而卹鄰之義。尤洽人情者也。臨之與觀。皆有所偏。故不免于與或求。惟泰卦已平均矣。夫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均平之道。大矣哉。

宗主疏述十

臨觀之義。求與分明。而曰或與或求者。以臨重與。與中有求。觀重求。求中有與。原爲因果。如損與益卦。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是益中有損。損中有益。原相通也。

損益兩卦。亦以巽兌上下爲辨。與臨觀同。山澤損。則與地澤臨同。下卦。風雷益。則與風地觀同。上卦。是臨之用。通乎損觀之用。通乎益。損猶與也。益猶求也。與人以物。在與者自爲損。求人之財。在受者自爲益。此一義也。而與人雖損其物。却益其德。是損而益也。益人雖謂之惠。而受者或傷其廉。是益而損也。故臨觀之用。或與或

求。正與損益同道。不過臨宜與。而觀可求。在下之富宜自損。在高之貧宜有益。天道固已明示之矣。各盡其道以劑之乎。此易之旨。仍不外交泰之義。及既濟之功而已。

宗主疏述十一

六十四卦之用。无不本于乾坤。乾主陽而其用剛。坤主陰而其用柔。故得乾者。陽剛之道。得坤者。陰柔之情。道以性言。情以物著。如雜卦傳。比樂師憂。皆本乎坤。而重夫情。憂與樂。情之最易見者也。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性道之真也。及其既發。則屬于情物。而喜亦樂也。怒與哀猶憂也。是七情可以喜樂兩者括之。而

在易可以師比兩卦明之。師與比者。均由坤變。上坤下坎爲師。上坎下坤爲比。坎雖陽卦。而後天代履坤位。河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地生成初見者。卽坎爲水之象。陽在險中。于義爲陷。故坎象陰陷。亦如水之流于窪澤。瀦于深淵。其地下陷。其德藏險。小者如井。大者如洋。皆同具此用。故推爲陷阱之用。險塞之功。國設險以護其疆。家設險以藏其富。此用之得當。足以保安。如設阱以陷禽獸。設計以害人物。則利之所在。禍亦隨之。此用之不當。反以招尤賈禍也。師比二卦。皆以坎合坤。坤靜順而坎險陷。坤安貞而坎傾害。是相反也。而何以比樂師憂。情各不同。則以卦之本末。行之進

退辨之。師以坎在內。內陰外順。內艱外吉。如內多憂虞。而外示无事者。故師爲憂。九二在下。剛居柔正。忽于柔而近于剛。復此宜其多憂矣。若水地比。則反是。水在外。地在下。內安靜而外險阻。中貞固而表慎防。則中心无疑懼之情。而遇事有豫備之道。九五在外。得其正位。以臨天下。莫不服從。此宜其多樂而不覆于危。克安而不害于己。故比之爲樂。情所使然。而弗揆于性道也。

若以性道言。則兩者之用相反而相成。師之憂。正以保其安全。比之樂。反以致于敗亂。則由人情易過。不能如中庸發而中節。則失其和。失和者。近于私。私之與和。所差一間。正己以忠。持公接物。則

不過即和也。論語曰：和無寡。惟其不和，則集于私，而成一黨一派之爭。則群下朋比以欺其上。此比之得名。由五陰朋比于下。九五孤立于上。君无賢輔。下成朋黨。此亂之階。則樂反生悲矣。師卦亦然。以其多憂。則處心積慮。務求其安。鑒于時世艱危。戒于內外陵侮。則奮勉圖存。不敢自逸。在下之賢者。出以率眾。眾乃從之。如軍旅之師。必有師也。如學校之師。必有尊也。尊師而後教行。有師而後兵強。命令无二。行動致一。則萬眾之心齊于一人。天下之事振于一身。此九二在下。能率有眾。以聽于上。而保其邦國。安其民物。故師之憂。反以成其道。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者。師比之謂也。

古聖賢在位。先求无逸。終日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戒之勗之。臥薪嘗胆。以期保其社稷。安其人民。皆畏于比之樂。而志于師之憂也。易卦與師比相類者。尚有謙豫二卦。謙以勞謙為吉。豫以逸豫為防。故能謙者。尊而光。知豫者。戒于怠。幸豫而忘于備。亦由比之樂而荒淫。因謙而盡其勞。亦猶師之憂而振奮。則以謙與豫。亦以坤用為基。坤合艮為謙。合震則豫。皆情之所發。得其正則吉。失其中則凶。故比與師。樂與憂。非一定不易者也。由于比之樂。而忘其害。則樂足為憂。由于師之憂。而知所懼。則憂足成樂。此坤之志在成乾也。乾以朝乾夕惕。自強不息。始成其剛。以大其道。比

之與師。所以異者。比遠于乾。而師近也。謙與豫亦如之。良善知止。故能自反。震好升騰。故易失足。此動靜異德。行止殊方。君子必先止而後行。內靜而外動。思于遠。而守其邇。志于大。而慎其細。不隨衆以靡。則獨立不懼。不逐物以馳。而中心永臧。故下无朋比之行。外无阿附之志。出有乾惕之戒。守有安貞之心。此雖時世或非。而吾行有素。遇合或困。而我心自舒。則易教所示人者。正在本乾坤之道。翕剛柔之用已耳。

宗主疏述十二

雜卦傳所釋卦用。亦有與說卦傳同者。以其次序相同。功用不異。

故互參更可證明卦之本義。周易乾坤之後。即爲屯蒙。雜卦傳屯蒙。則移在比師臨觀之次。易卦屯爲難生。蒙爲蒙昧。往來之象。皆萬物初生之情。雜卦傳則曰。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則周易以物言。雜卦以事言。事物原相賅也。屯見者初見之象。顯也。蒙雜者。混亂之象。不分明也。而屯則不失其居。是不動也。蒙之者。則又有動作之迹矣。故屯如物之生。初現其形。不易其地。蒙則紛居之際。可顯其情。由卦象言。屯爲水雷合。蒙爲山水合。亦如比與師。以水先得天地生成。故乾坤之後。即接言之。而周易主靜中生動。水固已見生成之功。雷山更含動養之用。雷動而山止。是屯之用。重

在動。蒙之用重。在止。與比師二卦略別者。比以水上于地。師則地中有水。坤靜而坎動。地止而水流。則師有如蒙。比有如屯。雷出水而登于天。氣之升也。即物之生。推之爲事之啓發。情之動作。皆本夫氣也。山止而泉流。山下出泉。止中之動。與師之地中之水。亦猶山下之泉。言水者。汎指諸水。言泉者。專指地中之泉。泉亦水也。而必自暗出明。由內達外。若湖池所蓄。溝瀆所儲。不得名泉。以其來可知。去可見。无所隱藏。則无明與昧之別。蒙爲草昧之世。正如泉之由暗流明。其源何從。其流何往。不可確定。故曰蒙。蒙蔽也。有所蔽而不甚分明。如泉在山下。流出必非一派。又非如溝井之水。所

流易見。所行易知。泉固多清。亦有濁者。泉固多寒。亦有溫者。井卦井冽寒泉。則可見泉之性。已非一類。故曰蒙雜。言雜處于山中。非如江河之匯流。非如湖海之聚處。故曰雜。言其來源不一也。而曰著者。雜則不著。紛則難明。然泉既自山流出。則已由紛而明。由雜而著矣。故聚于後。亦若師而亂于初。則爲蒙矣。比之人也。蒙童之時。知識渾沌。是昧也。既成童矣。父兄之教師保之訓。以一其心志。開其茅塞。則又明于一切。得其歸趨。是謂之著矣。故蒙與師相關。師教之。則蒙者不蒙。昧者不昧。故雜卦之義。與說卦之旨正通。以卦言。震動而爲陽之初長。其勢迅奮。其志飛騰。在坎水之下坎。

爲險陷。而阻其進。故有難生之情。而陽直上。與九五接。其行至決。則屯之爲動可知。而雜卦傳曰。屯見而不失其居。居猶止也。動而不失所止。是動中有靜。亦如水地比。水流而地靜。互制以成其德。以其動而不易出。故其進也屈曲。此屯之能不失其居。謂其有守。而不遠于所始。一陽在下。本始之道存焉。因其中動外阻。則雖見而不變其本始。見指其志生。生者如草木之芽。必屈折以舒展。非一吐即長者也。愈生愈緩。緩以制其躁。震躁卦也。象雷之行。不有制之。將何所止。故屯之能止。爲震艮往來之用矣。震反爲艮。艮善止。由進言爲震。由反言爲艮。此一卦而顛倒之耳。屯不失其居。由

于震之反艮。則蒙之著。即由艮之反震。蒙本艮在上。內陷而外止。止而陷。將何著哉。著也者。著其動作也。蒙蔽而暗昧。不易著其動作。故曰蒙。而傳稱著。正以其艮止反爲震動耳。艮既爲震。止反爲動。則雖雜亂不可辨。而其行反分明。是止中有行。陽在外。失其本始。則順以動。而進无疆。不守其故居矣。故蒙之功。重去其舊。而謀其新。開其蔽。而即于光明。去其塞。而成其亨通。此蒙之需于教養者多矣。教之養之。使得其正。則進而有成。行而益善。則蒙者不蒙。昧者不昧。豈非造物之功乎。于人豈非師父之益乎。以屯與蒙往來。屯往蒙來。往爲難生。來則善育。互爲生成之道。竟其化育之功。

此兩卦之義于說雜傳中皆同。惟其辭各有指耳。以此證彼。乃宏其用。不可泥而失之。

宗主疏述十三

乾坤二卦。爲六十四卦之母。無論何卦。不能離乾坤。則九與六爻是也。九爲乾之數。六爲坤之數。是陽爻者皆稱九。皆乾所出。陰爻者皆稱六。皆坤所出。而乾坤不名。以九六代之。此即所謂簡易者也。乾之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繫辭之文。正明示各卦成位之由。即在九六。亦即乾坤易簡之義。易簡能得天下之理。即能括天下之數。理數者。表

裏之謂也。理在中。而數在外。知其外。得其中。故知爻之爲九爲六。即知理之爲陽爲陰。理者條理。理出于性。成于命。見于情。著于物。性命得其理。物情分其數。所謂分陰分陽。迭用剛柔者。此之謂也。陰與陽。天下之至道。柔與剛。天下之至情。故理指陰陽之道。數明剛柔之情。成之者。性也。著之者。物也。由之而有得者。德也。率之而有成者。業也。皆不外夫乾坤。皆不離夫九六。此九六之數。包天下萬物萬事而有餘矣。九六之外。則視其位。位也者。卦之體也。自初至上。六位成章。此即所謂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者也。位之與理。亦猶體與用。體存而用變。體一而用殊。初二三四五上六者。

位也。亦數也。而與九六之數別。九六視所受于乾坤者。而定其名位之數。則凡卦皆如是。不問其爲陰或陽也。然亦自有其陰陽。則奇偶之異也。初三五者。奇也。陽也。二四上者。偶也。陰也。陽者三。陰者三。亦合于剛柔之德者也。再加以九六之爻。可知其過與不及矣。故陽爻陽位。過于剛。陰爻陰位。不及于陰。皆失其中。斯見其害。故必取于應。應者六位相應。此重卦之相合。必有匹也。上下各三爻。而視所應。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一奇一偶。交相匹也。再合其九六。則明其得失強弱焉。如泰與否。乾坤各半。剛柔相當。而泰則互交。否則皆悖。如既未濟。坎離各半。陰陽相對。而既濟有濟。未

濟相阻。此則爻位之異。亦以陽與陰之時位辨之。交濟者得夫時。當其位。反之者。失其時。離其位。此吉凶利害所由分也。明乎此。斯明乾坤易簡之易矣。

乾坤爲易之門。而各卦由此出入。吉凶禍福者。即所由之道。有正邪也。升降者。陰陽之道。來往者。卦爻之機。卦皆自下上。而陽道升。陰道降。卦皆有內外。而內卦往。外卦來。來與往爲循環。升與降爲消息。周易各卦。一卦自有往來。兩卦亦成往來。合之四卦。或八卦。或十六卦。復爲一往來。皆本乎天地之數。无往不復也。天之道。无升不降也。一則由日月見之。一則由歲時知之。日往月來。東升西

降。寒往暑來。秋殺春生。无不循環。无不消息。人物生于其間。長于其處。亦不得易之也。故一榮一瘁。物故者新。一壯一衰。人老者死。如其數不可易也。易以象之。則知其情狀。明其原因矣。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人之餘氣不滅。而鬼神以存。性之真靈不泯。而仙佛以證。此道也。本乎太極之先而上之。原始反終。以歸于无極。修持之訣。所由傳也。生之者。必有殺之者。長之者。必有衰之者。氣使之然而形隨之著。形也者。物之生氣也者。天之宰。形氣合而生。見形氣分而物化。故逐于造化者。毋逃于造化之數。明于性命者。可奪于造化之門。不由此門。則不逢其害。不遵此道。則恆易其行。故修

道者。置身物外。運神太虛。不存于六位之中。不安于六合之內。此仙佛之真。超乎象也。易自乾坤始。乾坤既具。天地乃分。則在其中者。不得逃于其門也。故聖人示上智之大道。溯源太極。爲在乾坤之先也。自太極而分兩儀。而爲四象。而成八卦。皆有矣。皆後天生化之象也。惟反以求之。由有而无。由无而虛。方脫乎循環之圈。超凡形器之外。然豈易言哉。不有苦修。何來真道。不經大慧。何成大覺。此仙佛教人千萬言。而不可盡也。愈高愈難知。愈微愈不測。爲其極深研幾。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世人徒見其然而忘其所以然。則茫茫焉以生。懵懵焉以死。又何知天地之外。六合之餘。果何有

乎。故德業者。渡人之舟。登岸則棄之矣。福利者。載人之輿。至家則置之矣。易稱乾坤易簡。僅止于賢人之德業。不及聖神者。其意旨可深味矣。有親者不失其親。有功者不廢其功。則可大可久者。皆人間之所事矣。雖推其極。同于天地。比于乾坤。亦惟循乎變化。要其始終而已。何以語于仙佛哉。故易教示其門而已。由此門而進乎。見此門而退乎。則在乎人。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指形而上之道也。然易固盡其能事。示其典要矣。各卦爻中有超夫象者。聖人亦言之矣。人不之察。則將奚尤。乾之六龍。皆足乘以御天。至用九。則群龍无首。天之極也。果深研此理。即知乾坤之蘊。固精粗

備具。形神兩存者矣。何哉。一上一下。一進一返而已。聖人恐人猶未達也。特于繫辭揭出太極及形而上各章。其勉人于修者。亦至矣哉。

宗主疏述十四

性命受于天。即天地之中也。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則性命之源可知矣。中庸首節。即曰天命之謂性。尤可證性命自天所授。天无可言。強名之曰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教所示。恰與上說表裏。爲一則溯其源。一則究其成。亦如往來。上而下。下而上也。繼道爲善。成道爲性。性命原

无不善。故大學之道止于至善。善之與性善以用言。性以體言。一以貫之。中也。中也者。太極之本存。動而生陰陽。故太極無動。則无名。性之本亦无名。動而生喜怒哀樂。此中之用已見于物。著于事物事之所感者。亦即陰與陽也。必中其節。互相環抱。互相牽制。而後不過。此即中節。即和也。和之與中。亦猶體用。中則无名。和則有象。故性生情。情感于物。著于事。非物事之所爲。乃心之官之所觸也。故性靜而情動。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生焉。此易傳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與智者。性之德也。而成于智慧也。智慧之比物類。

事而竟其用也。故知不屬於性。而出于情。先天之知。謂之靈。或曰慧。以其不憑于物。不發于事。而自明也。此性之光。後天永不得顯。果有顯者。必澄然无物。晶然无爲。渾圓太極之象。即中也。中有其明。不假于耳目。不用其心志。此先天之真。超乎仁智之上矣。仁智自性出。而非性。自情見。而非情。情易動于邪。有知以辨之。有仁智以正之。斯長保其中和。而不徇于物欲矣。故性也。天也。道也。形而上也。情也。物也。事也。形而下也。處其中者。仁與智也。還返本始者。太極之光。无動者也。動則非其舊矣。故惟善得以歸于原返。其性道一而上下行。人之修道者。務求其上。此逆也。易者。逆數逆者。迎。

而歸之非悖道也。陰陽萬變迎而歸之則仍還于一。太極也太極永存。何物不明。何事不知。謂其先天之靈慧不可量也。

宗主疏述十五

易道以神形分兩大類。神也者不可見不可知不可測。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神之爲象難明。而其德則可見。神之德卽猶天之命。大道不可見而命數則可驗。故神與形一隱一顯。隱者以顯明。鬼神之爲德。經書多言及之。皆源于易。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氣隱而爲物則顯矣。游魂隱而爲變則顯矣。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爲神之无在无不在也。神之

无處不至。无時不格者。正以其隱。隱則无滯于物。无礙于方。比之氣然。氣尚有清濁輕重精粗純雜之分。神則一也。故曰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正直者神之德。聰明者神之知。而一者神之精妙。通乎天也。无高下。无遠近。惟感斯通。惟誠以靈。中庸曰至誠如神。至誠者猶至一也。一則不二。不二則不紛。不紛則不滯于物。不拘于方。此易之體。易所謂太極也。太極者太一也。至一不二。必動而後分。兩儀神之至一。必感而後通。天下之故。最一則最精。无不可入。至一則至大。无不可包。故通天下之故。莫之逆也。易何以必溯本于神哉。豈果如觀卦。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

教而天下服矣之言。乃尊神以立教哉。非也。蓋天地有其本始。人物有其祖先。生生之源自神出。則太極之先也。太極之先天地未見。所有惟神。神无形而居无方。故太極之先无天地也。而天地由茲出。人物由茲生。則溯其本始。惟尊乎神。尊者尊其生也。尊所自生。且推而上之。尊人類所自生。尊天地所自生。故在太極以下。尊天。太極以上。尊神。神一而其德不可量。故至尊之神。太乙即太一。亦太極之主宰。无極之真宰。始終乎道。包羅乎器。則形而上者。神之體。形而下者。神之用。神用无極。故至細之物。有神主之。至微之事。有神司之。非神樂爲之也。其生生之原。不可斷耳。故物物有太

極。事事有至中。在其中央。統御一切。无時不至。无方不臨。此則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者也。人之生也。神藏于心。先天之性命。心之靈知。神所主也。上通于腦。下繫于腎。則三寶之合。精氣與神來往之道。故上接于天靈。旁通于物靈。而在後天。七情亂之。靈乃日濁。知乃日昏。此人生恒情。而不悟者衆矣。故聖人以神道設教。將以啓迪之。匡正之。俾充其固有靈知。而約其物欲情識。情識與靈知。一屬後天。一屬先天。判然兩途。時相妨擾。故靈知日泯者。形上之道。日亡。則去天遠而距地近。久則愈陷愈深。身墮地獄。不可復拔。皆情欲之害。而罪惡之所爲也。修持之士。慎宜戒之。

宗主疏述十六

四傳最重要者。卽繫辭上下篇。原分十章。後人因顛倒錯亂。章節全失。無從整理。遂彙爲上下篇。實則上篇中有下篇辭。下篇中有上篇辭。語氣不接。文義難貫。茲既證釋。亟宜改正。惟已殘脫者。或加補正。或略修改。以符原來之旨。不過不欲過爲更易。有啓後人之疑耳。其校正之方。應按原本逐節講明。如全節無訛者。仍其舊而易其次序。如一節中有屢他節文者。則宜分別重訂編其次序。故校時頗費事耳。大抵一節一節先念。念後由壇批明。應在前或後。俟移改之後。再行呈壇校訂。因一次校正。恐有疏脫也。在原本

有出于

宣聖所釋者。類加子曰。有屬文王周公之遺者。則無之。然

宣聖亦紹述文周之遺。而引申其義者。讀之不必強分爲孰作也。

本來孔門十翼之說。傳之者。商瞿氏。至秦漢以後。始分多家。如京

房費氏之類。雖出于儒。而雜于道。及諸子百家之言。因周秦時讖

緯之說。風行。奇誕之談。日起。遂不免附會于易。以神其辭者。則占

驗之說。所自興也。然易道不廢占驗。觀于左傳國語國策所述。卽

可知之。占驗之術。卽本于繫辭以蓍爲卜。而其數則自天一地二。

至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諸語。仍不外河圖洛書之文圖。

書之數。實易經言數之始。亦古代言數之源。天一生水。是爲數之始。一與二應。即陽與陰孚之象。陽奇陰偶。一爲奇。二爲偶。奇偶合而變化出。此即天地生成之本數。亦即老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也。三者奇偶既合。而變化以後所具之數。三亦奇也。奇偶合仍爲奇。故陽長于陰。若兩偶合則仍爲偶。以陰偶數。不能統陽也。然兩奇合反爲偶。則陽之至反爲陰。此陽能出陰。而陰不得陽不能生陽也。故傳中天一地二之數。不獨言數。實關天地生成變化之例。凡奇皆陽。皆天數。凡偶皆陰。皆地數。而大衍之五十。偶也。而只用四十九。則奇也。偶者已變化之數。用奇則終返于始。

地順承天。由此可悟修持之道焉。由形入神。由命歸性。皆五十而用四九之道也。四九者七七之乘數。天道七日來復。則四九亦還于天之行。而五十則河洛中數也。中央爲土。地之數。五與十。五與十乘之所得也。可見物生于地。終歸于天。用與體不同也。不同者一數。亦即天之原生數。此數永存。恒久不變。此道家抱一之說所本也。

易經證釋

繫辭傳

總述繫辭大旨

宣聖講義

繫辭者。繫于易之辭也。易有象有辭。象示其數。辭明其意。得夫象者。不及辭。不得于象。則求于辭。辭以明意。非謂聖人之意也。聖人已作卦矣。意在象中。而象有所限。故名卦名爻。卦以掛之。爻以效之。皆舉一以概百。指一以包餘。而人不之盡知。則有恃夫辭。辭以盡卦爻之意。云爾。辭自卦爻出。則經中象象文言之所謂也。而繫辭則又繫于

彖象文言之辭。以其繫也。不稱經而曰傳。傳者。傳經者也。經中文辭。或詳或略。或多或寡。以其于時。不必詳則略之。不必多則寡之。而周易文王作也。時丁紂王暴政虐民。心非而口難說。乃委曲藉卦爻。以示其意。則有宜詳者。亦略焉。宜多者。亦寡焉。以明哲保身。言文賈禍。所必審也。辭不能盡其義。而易不克達其用。故周公補之。周公得諸口授。揣諸心蘊者。申之以己見。參之以舊聞。故象辭較明顯者。皆其作述也。而有未全者。丘竊取其意。而備爲之辭。此繫辭之由來。蓋本諸文周而卒成于丘。所紹述者。夏商之遺。古易之佚。重演其義。推廣其言。以期有裨于易耳。易者。易也。由不易以變易。此一生二。二生三。

之道與數所著。故以易名。而自太極始。然太極不在卦爻內。則易經中无其名。經无其名。傳述其本。故溯易之始。不得不自太極。易者。言數者也。數雖見于卦爻之位。稱乎九六之名。而其所先。未之詳也。易數之先。河圖也。洛書也。經不及河洛。傳則追數之。是傳之有裨于經也。爲其制度有殊。體裁不類。則經不載。而制爲傳。經不詳。而繫以辭。此繫辭傳者。易之餘義。卦象之詳解。而辭文之續也。

繫辭之文頗多。今已失其半矣。原本首節前。尚有數節。係述易之所始。今僅存後易有太極一節。若移之于首。則文氣不合。以首有是故二字。原承前節而來者也。苟更爲之補出。則尚須錄及以前數節。茲

擬就所存者。順其次序。約爲章節。其已闕者。可于講義中補述其義。而不加其文。則較易于證釋耳。原文上傳與下傳兩首節。本連貫爲一章。竟錯作兩傳之始。是亦使讀者有難通會之處。以皆總釋大旨也。易之爲書各節。卽續釋易經作者之心。而追溯聖人制易之大。其關於明天道者。明鬼神者。明卜筮者。明政治文教者。明性命者。明用例者。明得失人事者。明位時卦德者。各有分類。亦各言數與溯源。不相混也。易之有彖象。有卦爻。卽爲易之體用所存。有吉凶。有悔吝。則爲易之德用所在。有時位。有應變。則爲易之常變所分。有趨避。有順逆。則爲易之人道所重。故易者。天人合道。時位兼備。三才旣具。六位

周流有陰與陽。以定其剛柔生成之權。有往與復。以辨其進退藏否之道。有仁以長之。義以制之。禮以齊之。信以一之。有元以先之。亨以通之。利以濟之。貞以正之。是以有道以大之。化之。有德以規之。範之。有類以別之。有變以達之。則无用不宜。无行不臧。則天者亦毋違神者亦毋忌。顯者毋露。隱者毋藏。皆歸于中。底于和。主于情性。成于道德矣。故繫辭者。言文之精。易教之宗。不可不讀者也。

第一章

第一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

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宣聖講義

此係第一章提綱。以明易卦設象之綱要。立辭之大旨。而見周易成規。有異夫前易者也。蓋古代易本有三種。今猶存漢魏叢書中。一連山易。艮爲首。一歸藏易。坤爲首。一乾坤易。乾爲首。文王所仿者。卽乾首。坤次之易。故繫辭首釋其要。乾爲天。坤爲地。乾上坤下。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者定其位。位者八卦方位。乾上坤下。原係伏羲氏所作八卦方位。而傳至文王。始更創立離南坎北方位之序。後人以此稱前者爲先天卦位。後者爲後天卦位。實則非先後天。乃正變例。

耳。先天者正例。後天者變例。文王推伏羲之變。而爲是例。明易之爲易。包各變易。不變不爲易。變愈多。易愈妙。用愈神。故一變而伏羲方位成。文王方位變其序。而名未改。變其位。而德不易。變其用。而體仍存。故文王八卦方位。雖以離坎代乾坤。而六十四卦次序。仍以乾坤冠諸卦。此用變而體不變也。體不變者。易生于一。一生于无。无極而太極。无極不可說。太極可說。而不可分。太極生兩儀。始由一分二。故易之先不在易中。故曰易无體。无體者。卦不得列其體耳。體不變。則不得名易。以易者變易也。變易者生之又生。故曰生生之謂易。猶父生子。子生孫。生生不已。方謂之易。而易原本于一也。一者極也。極者

中也。中極者道之主宰。推而下之謂之天地。溯而上之謂之太一。故禮曰。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故就易言易。當自天地始。蓋天地已分。萬有已具之象也。天地既爲其常。則言方位亦以天地爲主。天尊地卑。不獨伏羲卦位如是。文王卦位亦當如是。而觀于宇宙自然之象。固亦當如是也。

天地既定位矣。則易之位亦定。易之位雖有變例。而其原來之位。不易。是以文王六十四卦之序。仍首乾坤。一如上世乾坤易。乾象天。坤象地。凡讀易者。无不知之。而周易之首乾坤。不以離坎始。與八卦方位有殊。其中奧竅。人多不知。故繫辭特揭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蓋天居高而自尊。地居下而自卑。此宇宙不易者也。不易者。所以主宰其變易者。乾坤既定于上下。則各卦皆由乾坤生。故一定字。明其爲位而不可移。雖以後易位有移之者。謂之變例。則可謂之易定例。不可也。乾坤者易之主。如一國之君后。君后之位。不可失也。失位則國亂。失乾坤之位。則易道混沌矣。故周易自乾坤開其端。一如伏羲也。方位雖殊。定位不亂。此繫辭首一句。概示其要義矣。不然。既稱周易。胡不以離坎爲哉。離坎固是代履乾坤之位。而不可稱爲定位。以君后之位。雖可假于輔弼儲貳。以攝行其政。監理其國。而不得視爲即君后也。故乾坤定位。實由天尊地卑自然之象來。互卦地天交泰。

地反居天上。以成交孚之用。此其德也。而非定位。若天地不畧。方爲定位。而以其德用。否隔不通。反失于生生之道。是位與時之異。正與變之分。而體用之不一也。易固重變易。況在後天者乎。故乾坤定于上下。乃天地自然之序。由此以往。則變矣。變則反其序矣。易其位矣。故離南坎北。而乾坤居于四隅。乾下坤上。而天地成爲交泰。此卦用不可盡也。而繫辭則溯其源。返其本。本源不失。德用斯昭。故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卑者地也。而在先。高者天也。而在後。是即地天交易之象也。不然。胡不曰高卑。而曰卑高哉。且陳者。言如軍伍之陣。必參伍相錯。行列相交。有序而不紛。有法而不滯。在前者。或後之。在左者。

或右之。進退有度。行止有節。則可見其貴賤矣。貴賤者。猶王與從。上與下。猶木之根與葉。水之源與流。貴者尊。則寡而統衆。賤者卑。則衆而奉寡。此貴賤由于其位。辨之。而此位字。則異乎定位也。定位不移。此位恒易。蓋換言之。即貴賤由茲別耳。卑者且上。高者且下。則貴者自貴。而不以貴驕之。賤者自賤。而不以賤辱己。皆辨于位焉。齊于等焉。而不可亂矣。動靜亦无礙矣。蓋交孚者。有其常道。升降者。有其常數。故曰動靜有常。動者陽。而靜者陰。陽剛而陰柔。陽與陰既明。剛與柔乃決斷者。決也。亦辨別之意。故曰剛柔斷矣。貴賤以位言。動靜以行言。剛柔以德言。而皆始于陰與陽。陽貴而陰。

賤陽動而陰靜。陽剛而陰柔。推之陽升而陰降。陽高而陰卑。皆以乾坤爲本。乾陽也。坤陰也。禮所謂轉而爲陰陽者。卽天地也。天陽之積也。地陰之積也。斯二者兩儀之象。而生于太極。故易者一太極所生所變所分轉者。則在先天也。後天也。伏羲也。文王也。何非同出而異名乎。同者不易。異者謂之易。易以不易。不易以易。則易之大綱要也。故常者與變對。有常卽有變。斷者與一殊。有斷卽有一矣。一同而斷。異常久而變速。細體斯義。自明繫辭之所指。

方以類聚。二句述易之爲類爲別。亦猶前貴賤之位。剛柔之德。各不混也。總括之。皆陰陽所生。陰有其類。陽有其群。易非一二物與事也。

愈分愈衆。愈生愈繁。生生不已。則易之爲類爲群者。亦日見其多。而德之爲剛爲柔。性之爲陰爲陽者。日見其象矣。易道不可量。而有位以辨之。易用不可窮。而有方以別之。易之爲象。不可盡舉。而有物事以包納之。易之爲名。不可備述。而有數度以統計之。故自天地既分。陰陽既判。卑高既異。動靜既殊。則爲名者有其稱。爲象者有所指。爲德者有可數。爲用者有能知。則皆如列之以方。序之以次。納之以等級。齊之以規範。而无不明矣。方者天地之所定位。日月之所循行。名有東南西北。四正四隅。謂之八方。而非一定不易者也。蓋由方定位。判之如在東向西立者。異夫由南向北者矣。以天地言。固有定。

人物言則无方。言方而執一者。將不能通易之德用矣。然方雖无定。而類可有紀。則在一方者。必其類也。方知赤道近者。氣候必熱。爲物者亦皆其地宜生。如寒帶近者。氣候必寒。爲物亦必皆其地宜生者。溫帶亦然。雖所生物多于寒熱帶。而其爲類自明。移其地則不良于生長矣。故類以方爲聚。天之道也。地之宜也。而物之以群分者。亦猶是焉。群者所共生共存。相得相愛者也。如陸地居者。必樂于陸。水中居者。必樂于水。水陸者地之異。而物亦以群分屬焉。是物之生。情性使然。未可強也。

方有其象。物有其群。方與類者。相生相制。而各有其情。相愛相仇。而各有其志。則所好者所惡者。由是辨焉。故吉凶生矣。好惡出于情欲。吉凶名于時用。此易之道。愈變愈分。而各有其趣合矣。蓋莫不緣于陰陽焉。陰者好靜而悅柔。陽者好動而慕剛。則所惡者。卽其所反。所仇者。卽其所嫉。如人之有善惡也。物之有良莠也。器之有成窳也。事之有正邪也。各是其是。而非其非。則皆爲類聚。爲群分。非其類者。不得近之。非其群者。相與拒之。故愛仇相因。生殺相應。天之有寒暑。地之有高窪。其勢也。數之所成。理之所至。而莫可一也。故吉凶由此生。好之者吉。惡之者凶。愛之者成其吉。仇之者成其凶。皆相反相賊。不得止之。此由二氣而生五行之時矣。二氣者異而已。五行則相生相

制一氣者辨而已。五行則相好相仇。故水木火土金相和。水火金木
土相賊。和者吉。賊者凶。不得其情則疑。疑則忌。忌則恨。恨則仇。殺之
心生。苟反是者。其情相近。其志相投。其行相親。其所爲和睦。則類也。
群也。同也。同則爲吉。否則類爲非類。群爲難群。則異也。異則爲凶。不
必求其果。但審其因。不必見諸行。但明其志。此吉凶之生。非時非位。
而莫違于時位。非數而實成于數。非道而分于道。蓋自兩儀既判。有
其一必具其二。有善斯有惡。有愛斯有仇。不可免矣。而德不孤。行不
獨。故曰類聚。曰群分。以在兩儀後。偶而後生成也。偶者陰也。陽重亦
偶也。則凡偶者非陰。卽過陽。過陽猶陰。過陰猶陽。故乾上九亢龍有

悔。陽之過也。坤上六陰疑于陽。陰之過也。過則反其類矣。故吉凶生
于異同。成于過反。而道貴得中。中則元吉。元吉至吉。无不吉矣。吉與
凶對。元吉无對。則猶至善。至善无惡。此性也。性至善而道元吉。故聖
人不擇乎形而下也。

夫物有象有形。而數有生有化。此天地既定之後。所可見者。所可言
者。天地者亦有其象數。有其生化矣。而最明著者。天之日月星辰。風
雲雷雨。地之水陸山河。木石動植。皆是也。而皆有其常與變焉。常者
謂之紀度。變者謂之運數。紀度者變而有常。運數者常而有變。蓋星
移斗轉。歲時寒暑。天之變也。而有常。風煙潮汐。高窪燥濕。地之變也。

而亦有定。定于位者變于時。常于道者變于用。故日月者升降代明。風雷者振落來往。山河者峙流分明。卑窪者高下留停。皆變而有其數。常而不失其用。在天有其象。則萬物亦象之。在地成其形。則萬類者亦形之。此易之爲易。已寓于卦與爻中。而其變化。由各爻可見之矣。卦有陰陽。爻有剛柔。數有奇偶。行有升降。列有時位。序有主賓。三極定其綱。六位敏其行。時位主其德。消息辨其情。故生也有其象。成也有其形。初也見其化。終也見其變。是所謂易與天地準者也。天地尙可由易見其變化。況其下者乎。故易者象形之事。象賅乎數。形賅乎道。形象者道數之別名。明乎道數。卽知其變化矣。

宗主附注

繫辭首節天尊地卑。卽指先天八卦方位而言。尊卑對舉。乾坤分位。非天在地上。乃天包地外。以尊者廣大之辭。卑者隘細之辭。由天地分立以來。乾坤自太極出。兩儀始判。無所謂尊卑也。後以漸化漸分。天者輕清。地者重濁。清則升揚而凌空。所包者廣。濁則凝固而堅定。所成者隘。故地在天中。而尊卑乃定。故八卦之象。亦以乾之一爲最尊大。而坤之一次之。一者一。所自變。變則較小矣。如人物初生者。必小于其母體。然漸長亦漸大。如其所生。是坤之德不能如乾之大。而易之位。遂有尊卑之分。尊卑既分。乾坤斯定。而

後天以生化爲本。定則不生不化。故周易卦序以未濟爲終。既濟爲定。生化將絕不得續。則易之用窮矣。道永不絕。易道永不窮。故定不足以盡易之用。而繼定者動也。動則尊者卑矣。卑者高矣。故曰卑高以陳。尊與卑對。高與下對。卑不及尊。高不及下。實古文簡略之例。稱卑既懣尊。稱高即眩下。言卑者反上。尊者反下。互相交孚。以成泰卦之用。不交則爲否。天道否塞。世道危亂。人道斯滅。更何易道可言。故位從于先。而用交于後。交則乾反下坤矣。高者自卑。則賤者反貴。貴與賤非定名。在上者貴。乘時者貴。得位者貴。故泰卦地反比天貴。爲天自降。以就地之下。此乾九四或躍在淵之

用。而其道爲革。故曰乾道乃革。革爲去故。以兌在離上。爲象兌出于坤。而離代乾。乾降則離亦不得不下。坤升則兌亦不得不上。此革之象。繼承泰也。泰爲正。革爲變。變革之數。當時之敝。故革命者順天應人。以人濟時。此卦用重時。而其德重動。故貴賤者以位明。正位當時自貴。非位違時則賤矣。故乾以九五爲至尊至貴之位。而革反以六二當之。六二者坤之正位。固不足與九五比。至革則反勝之。此湯武以臣而克桀紂之君矣。桀紂非不尊。非不貴。失其德位。違于天時。遂反爲賤。此貴賤之位。非定位也。與上乾坤定位不同。此義人多忽之。以爲先天後天之殊。乃伏羲文王之異。不知

此乃易道原有之用。體用自有之。伏羲著其體。文王宏其用耳。正如人在地下。視日月在天。以爲日月之位。高于人與地。而不知夜間日反入人地之下。晦朔月反行人地之背乎。此地火明夷。明入地中。日在地下矣。日在地下。人反在上。天亦如之。天反在人地之下。則觀天之定位。而謂永无變易者。誤也。故後天八卦。乾坤反在四隅。而推離坎主其上下。此貴賤之位。非原定之位也。明矣。動靜有常。以卦主動而動前有靜。動後仍靜。動固屬于變。然變不失其常。則以天道變而永不失其尊。如一歲四時變也。而年年如是。終而又始。則常也。一變一常。剛柔乃判。剛柔者。乾坤之德。故雜

卦傳首曰。乾剛坤柔。第二節。剛柔者。立本者也。亦指乾坤爲全易之本也。全易卦爻。皆本乾坤。皆以剛柔判其德用。則由其動靜言。動者成乎剛。靜者成乎柔。老子曰。靜爲躁君。躁即動也。在卦分屬艮震。艮者止。震則動。艮止爲靜卦。震動爲躁卦。而兩卦皆陽。陽在初則震。在上則艮。而顛倒之。則一卦也。皆兩陰一陽。陽在初者主進。故爲動。躁在上者主退。故爲靜。靜非退。而退終必歸于靜。此動靜皆由陽言。陽之進也。爲剛之長。反而爲退。則爲陽剛之消。即陰柔之長也。故剛始于復。終于剝。而柔始于姤。終于夬。此六畫卦也。剛柔一進一退。即一長一消。雖陰降陽升。而卦自下始。則在下者

无不進。在上者无不退也。進退之間。剛柔之道以判。震爲剛之長。艮卽柔之進。故艮者限也。限于其極也。若就陰卦言。則巽爲進而兌爲退。巽兌亦猶震艮。皆偏剛偏柔。失其中和。惟離坎得中。故離坎足代乾坤。離剛在外。坎剛在中。以爻言。少者爲貴。故陽爻少者卦爲陽陰。爻少者卦爲陰。此貴賤以多少分。非重陽輕陰之例也。故剛柔之判。必視卦爻之動靜。陽動于下則剛長。陰動于初則柔長。皆動變所成。不動不變。則无以別之。動變固有常度。則剛柔亦有至德。如乾純剛。坤純柔。剛柔不得相屬。則雖動亦无變。以其爲定中之動也。果屬則動必變。而消長以明。愈動愈變。消長之迹愈

顯。如泰否是也。泰否半乾半坤。而上下各異。乾下坤上爲泰。乃爲陽長陰消。而剛柔得其平。否則反是。蓋剛者君子之德。柔者小人之行。故泰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則反是。所謂道者。指其行也。若止則與之亦成反正。止與行對。卽艮震顛倒之象。順夫震則剛日盛。順夫艮則柔日加。故柔在外者道之用。柔在內者道之賊也。爲柔一味呵順。失其貞固之德。則无所守。此小人之貪祿位而行險之象也。故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剛柔雖各平勻。而內外異。是其失位與時之差。故位時者吉凶之柄。利害之樞。果乖位時。雖有智勇。无所施之。故卦本在位。爻本在時。位見其變。時見其通。通于時

者。永享其位。變于位者。恒失其時。時位故相因也。六二九五。謂之位也。九一六五。謂之時也。此易卦大用存焉。讀者識之。

首節在天二句。爲易卦爻取法之本。後文所謂法象莫大乎天地諸語。正爲此注脚。因卦象物。首自乾坤。乾象天。坤法地。故在天者屬諸乾。在地者屬諸坤。亦卽後文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之意。天在高。而日月星辰。皆天之象。地居下。而山河動植。皆屬地之形。是以日月之形。星辰之度。天道所見也。山河之狀。動植之情。皆地道所徵也。日月星辰。天時不移。則天者亦見其變矣。山河動植。无地不有。則地者亦已明其化矣。蓋變化出乎天地。而應于人。

物。天地垂示其範。人物依循其行。此易之所謂變化。卽自然之現象。不以時而殊。不以方而異者。天地之道也。隨時而動。因方而變者也。天地之用也。道與用猶體與用。各盡其妙。而不相違。此天有常變。地亦有常變。常變之數。概在卦爻中見之。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人物之所稟受。所率循。而亦隨其變化。以至无盡。故易爲人道立。人生天地間。捨法則天地。无以爲生。无以爲養。无以成。无以化。易之爲易。亦法則天地以示于人而已。故陰陽剛柔者。爲天地而定名。仁義者。爲法則天地而定人道之名。此人道重在仁義也。天之陰陽。地之剛柔。固必知之。必循之。而非如仁義之必身體。

力行也。故天之象爲人垂示。地之形爲人踐履。而變化者爲人法則。爲人率循。以辨其常變。守其中和。一之以仁義而已。故變化之見吉凶之所判。而吉凶之明德業之所成。德業者仁義之所爲條目。身心所奉行。行也止也。處也出也。莫不由之以見其德。著其業。此人道之于變化。非術其神奇。昭其怪誕。如方士之以術惑世。異端之以技愚民也。仁義之道不明。則變化又奚用哉。天之象。地之形。又奚爲哉。故日月之行。人不得而易之。星辰之度。人不得而改之。山河之勢。人不得而侮之。動植之生。人不得而蔑之。皆自然生成變化者。人知之明之可也。不得視爲神奇。目爲怪誕。則變者

亦常化者亦歸于正。此睽卦之所示。與小畜遇雨則吉。群疑亡也之所指。足以見人道別有重矣。見所未見。此見之隔闕。遇所不遇。此行之蒙蔽。非異也。故易示變化。正欲人知其正常。非驅人趨于變化也。此教祖立教之旨。務使人守其一。保其真。明于物。而見其性。以祛除昏惑。戒絕誕妄。則仁義長存。而與天地同其道矣。

第二節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謹按此節係今本下篇第一章第一節。）

宣聖講義

八卦成列一節。即承上節而明述易卦之制。由八卦推至六十四卦之德用也。卦以八卦爲綱。而始于乾上坤下。此首節方位之所由定。變化之所由生也。方位既定。則八卦成列。變化既生。則重卦成體。所謂八卦者。指未重之卦。即質卦。或曰元卦。以初畫卦時所製三畫之卦也。所謂八者。乾坤坎離震巽艮兌。而在伏羲之時。有此八卦。亦即有重卦所成之六十四卦。故名前者爲元卦。後者爲重卦。元卦止于八。重卦則八與八乘。共得六十四。而八卦亦有重者。如六畫之乾坤是。則名之爲純卦。蓋卦由本卦所重也。若其他各卦。則皆合兩元卦

而成。如坎震爲屯。艮坎爲蒙是。然純卦亦有非本卦所重者。如頤中孚大小過。則非一元卦之重。而爲兩元卦之合。其亦稱純卦者。謂與他卦由一卦顛倒成兩者異。則顛倒皆同。此卦象者爲純卦耳。故八卦之重。乃必爲六十四卦之象。重則變化見焉。首節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者。固概指天地萬物。而由易卦言。則可釋爲在上成象。在下成形。上下者。重卦分爲兩。自初至三爻。下卦也。自四至上爻。上卦也。下體夫坤。則地也。上體夫乾。則天也。由文明之初。二爲地爻。上五爲天爻。三四則人爻也。然變化之大本存乎天地。故三四雖爲中爻。而非正位。必以六二爲下卦之正。九五爲上卦之中。則仍

以天地分主一切而見變化之源耳。

八卦成列者言首節方位由位言為列由圖言為圓圓者取天之象。列者明地之形亦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意故八卦自有方圓之序。圓法天方法地而成列則本地位以推其次耳。因列而見其先後明其始終此所謂象在中者象者卦爻之統稱而此處則重在卦下句已明言爻矣。卦以象物而先自有其象則亦由卦之成列見之。蓋既稱列非獨有也。必連接上下。爻介左右。則由上而下者直列亦謂之行。由左而右者平列亦謂之伍。行伍者皆聚衆于一有其地位有其等類。此即首節卑高以陳二句之義。陳猶列也。位則分也。分者限也。

如人立于其處不移也。故曰定分守分不失則其列不亂。八卦之列不亂者以有天生之序也。故象由列辨。位由方明。而以卦言則所謂爻也。其初名儀。即陽儀一陰儀一一也。一一相列則卦成。斯即卦之象。卦不得外一一以為象。既有一一之列即可見卦之象。故曰象在其中。但此指三畫者言。則三畫者陰陽固分而未交。天地雖定而未合。則其所象者質也。所卦者原位也。故用不昭而德不廣。必因而重之。而後可盡卦之道。推易之情。重者加其一象。合為兩耳。則如乾者原為一一重之則為二二二。坤者原為一一一重之則為三三三。是重者三畫重為六畫。而陰陽始合。天地始交。蓋二畫極于三位。為奇者二。

爲偶者一。一與二不能交合。以不匹敵也。重之而爲六畫。則成六位。六則爲奇。爲偶各半。則相匹敵。而能交合矣。故卦之六位者。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皆爲應。則原相配也。初奇而四偶。二陰而五陽。三剛而上柔。皆合夫匹敵之情。不問其爲爻何屬。而以位言。則已孚于一陰一陽之道矣。然位者體。而爻爲用。位者主。而爻爲賓。位不易。而爻可移。位恒久而爻多變。故以六位之交合。而卦用以彰。却以六爻之隨從而時位以辨。則爲原體與變用之異。不稱其位。而重在爻。爻者非統稱每卦中之六畫。乃分稱一位中之兩儀。卽所謂一與一也。一爲陽爻。一爲陰爻。不問在何位也。在初則一者爲初九。一者爲初六。

是九六之名。爲爻之名。而初上之名。則位之名。故位以重而後爻可名。若未重者。則雖有一或一之象。不得稱九與六之名。以其未交未合。不得有生有成也。生成者。河圖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由一至十。爲生者五。爲成者五。若僅三畫卦。數極于三。將何生成哉。蓋天一生水。必得地六以成之耳。凡卦之稱象者。自四象始。稱位者。至六位終。而爻則雖有六爻之名。實僅陽與陰。卽九與六。則統稱卦爻者。異乎此處之卦爻矣。故八卦之重。而爲六十四卦。一卦爻之重。而爲三百八十四爻者。乃後人統稱全易之卦與爻。而非此節之卦與爻。此節稱卦止于八。稱爻止于陽九陰六。以其爲卦爻之本體耳。六十四

卦反其本始。仍歸于八卦三百八十四爻。反其本源。仍止陽九陰六二爻。故重者卦而爻在其中。象也。爻也。皆包于乾坤。乾之爲爻名九。坤之爲爻名六。不問在何卦也。明乾坤之用。即得九六之用。此乾卦有用九。坤卦有用六。其辭實貫全易。各卦爻而言。卦爻者皆必溯之。故繫辭首揭乾坤。以明全易之主宰。乾坤者固爲八卦之父母。亦卽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本根。而其爲類。則陽與陰。爲德。則剛與柔。陽與陰。无不相求。剛與柔。无不相推。求者情之合。推者用之敵。以其異也。異則相求。以其同也。同則相拒。同異之間。乃見其變。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由卦象言。則一與一之相交。互相抵排。相匹以

爲偶。相敵以爲仇。總不外剛柔之推盪耳。乾以交。夫坤。坤以協。夫乾。則八卦生。六十四卦成。一以匹于二。二以敵于一。則三百八十四爻出。皆其變也。不變不生。不出而不推。不變如水與火不相制。不見其功用。相制愈亟。生變愈繁。此一定不易者也。故變見于剛柔相推。而用成于陰陽相盪。卦也。爻也。不過因而象之。象雖可數。而其至也。无盡。此易之所名。以變易爲道。生生爲例者也。而皆本乎陽。陽者動。動則生矣。變矣。不動則何生何變哉。故觀易者。觀其變。觀變者。觀其動。而動之先有靜焉。知其靜。則得其動矣。動變不居。靜常可守。此形而上形而下所以分也。

繫辭焉而命之二句。爲義深微。人多未明。此繫辭非指傳乃卦爻所繫之辭。即經中彖曰象曰之文也。然何以稱繫辭。則以易之爲道。重在變易。變必有常。易必有宗。故八卦成象。必本于太極。六爻成形。必出于兩儀。而曰卦曰爻。皆示其有自來。如網之在綱。衣之有領。萬變不失其宗也。卦者掛也。懸之也。爻者交也。合之也。言如以繩貫物。以線串珠。有其類也。掛以示其有端。交以明其有組。掛爲單舉。則揭其總端。而以下皆順然成串。爻者合成如糾繩索綯。則順其始組。以下皆交合。釐然不亂。皆有本有末。有合有分。故易之爲道。必如此。而爲象爲辭。亦必如此。是以辭謂之繫。繫猶卦與爻也。繫其一端。而知其

他端。繫其始組。則得其終竟之統緒也。故凡易之辭。皆繫辭也。皆繫于太極。組于兩儀。而辨其何始何終。孰分孰合也。世之言文章者。必以起承轉合爲始終定式。天下之事物。理數亦如之。有首必有尾。有開必有合。則後天道數自然之例也。易辭更不得有違此例。故辭者指其所之之者。自此達彼。自始迄終之所由所行也。辭以繼象。象不盡者。辭以續之。則易之辭。卦爻之所推衍而延長之耳。故繫辭于卦。爻以宏其用。繫于易以大其道。而經外之辭。則又繫于經。繫于原有卦爻之辭。此所以亦稱繫辭。而今之繫辭二句。實爲釋經中之辭。明卦爻有不足者。則有辭在。辭之所指。正同于卦爻之象。卦爻辭三者

易經言解
一也而皆出于道數。道數者自天命之。則繫辭亦命之一。命者分辨之審酌之。以爲之名耳。名與命音近而義通。故稱名曰命名。命者定也。命之者定其名分也。以卦爻成于手。辭文出于口。命者口之所呼。名者聲之所示。故字從口。名與命皆有口在下。可見其所發者口也。繫以辭而定以名。則其動變可知矣。

動固對靜言。而易用重在動。靜則非易。以非關變易之道也。動而後陰陽分。此太極亦以動而生兩儀。動而後四時成。此天時亦以動而分節候。動而後吉凶明。比人事亦以動而見利害。故不動則无易。易以動成。而動者本乎自然。中有其力。无力則不動。易之動。則由剛柔

相推推則力生焉。剛者至健。柔者至順。順似无力。不知以順于健。其力益大。此則反動之力。如以石擊水。水雖不阻。而波四濺。所被之廣較石十倍。此柔力之勝剛也。而剛爲原動力。故不推不見其力。愈推愈明其功。卦爻者示夫動者也。有爻則有剛柔。有卦則有陰陽。而相摩相盪以成動。則天道以明。地道以生。人道以顯。故命其名而別其類者。動在其中。類之相及。有同有反。同者動于內。反者動于外。如兩堅相擊。其動者本體。若以堅繫脆。則動在被繫者。是皆動也。而爲變不一。動則有變。固矣。而變必屬動。則未然。蓋變有自變者。有爲外力所變者。有非變而終變者。其情各殊。故動與變亦若主賓。其地位殊

也。而易在明變。變大率因于動。此命名所關。指其動之源而已。如春夏秋冬名也。因而知天時之變。由于日之動也。其他事物亦皆如是。天時不得无變。即由日月星辰不能无動。動在變中。體會得之。而後有其名。名出則人皆知之。而以命之。則凡習易者皆知之。是亦垂象示義之旨。垂象于卦爻。示義于繫辭。則有名可名。有用可指。而命字又含有天命之意。天所命者。易從而名之。如乾坤天地也。天命之爲天地。易名之爲乾坤。如冬寒夏暑。日明夜暗。皆天命之。而人名之。天命之非果有所命令也。不過自然如是云耳。自然如是。故謂之天命。蓋非人所爲。物所使。則必有爲之使之者。則歸諸天。故不曰名而曰

命。言已夙定也。夙定者。人不能移易之。易亦不能更改之。此則命之義也。命而名之。卦爻而繫辭焉。則易之動皆在其中。而吉凶悔吝皆由之生矣。吉與凶對事之順。而成于利。發于善。而得其功者吉也。事之逆。而成于害。發于惡。而得其禍者凶也。悔與吝殊。行之正而有名者不悔。悔則先見其過矣。行之大而有造者不吝。吝者先著其蔽矣。蔽者不明。過者失中。失中者無論何過。皆必貽後悔。不明者无問何事。皆必有所吝。吝自物言。爲嗇爲小。爲暗昧。而悔則爲誤。爲愆。爲魯莽。皆易之所不取。若以修己言。則悔勝于吝也。吉凶悔吝。皆以動生。不動則无吉凶。亦无悔吝。而悔與吝者。心之所

感吉與凶者身之所逢。是吉凶在物。而悔吝關乎己。悔則聖人所重。吝則愚人所爲。蓋悔猶不失爲善。改過者吝則終于惡矣。故卦用內貞外悔。皆爲常例。貞爲守正不失。悔則知過能改。以在內其志未亢。其情尚約。則能自慎。在外其志易驕。其情自傲。故恒于咎。咎者不知悔。悔則免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若吝則雖似惜之。而不甘于自懺。文過飾非。矯辭強辯。以重其咎。則爲道之所忌。故悔爲近善。吝則鄰惡。此其別也。而在未動時均无之。以其成于行。啓于思。偏于情欲。誤于辨識。則由知與識之殊也。知者良知。性中之靈。不以物感而具識者。情識。情欲之使。則由物感而生。故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

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可以明吉凶悔吝生乎動之義。動由物感。不與物緣。則心不動。而好惡不生。則何吉凶之來。悔吝之見哉。惟其有動。則不免矣。

易以動變而後吉凶分。悔吝明。此由人事立言也。蓋吉凶悔吝。惟人道有焉。若天地萬物。雖有生成變化之數。而无吉凶悔吝之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也。山高水窪。寒涼溫煖。此地道也。物在其間。或生或殺。順其性而已。故无吉凶。无悔吝。惟人則擇于天時。辨于地利。審夫物情。揆夫數理。始有吉與凶。悔與吝。以應之。易爲人道立極。亦以吉凶悔吝定人之行止。別人之良莠。此易道立辭。首重在此。而

關乎易之用者。雖重吉凶悔吝。却有其不易之道存。則超乎吉凶悔吝之上。爲人道之經常。大道之綱要者。卽所謂元亨利貞與仁禮義信。一屬天者。一屬人者。其詳見講乾卦文中。乾之四德。轉爲人之四德。德之不失。數不能干。是以吉凶悔吝出乎數也。數由德生成變化。德之不充。數乃生焉。德之不備。數乃成焉。德之不常。數乃變焉。德之不臧。數乃化焉。故不充者初有失也。不備者繼以過矣。不常者反爲惡矣。不臧者淪于咎戾矣。此吉凶悔吝必視所動占之。所謂言行忠志所至也。如自乾惕則可免咎。自貞固則可无悔。自順時以樂道則吉。自違天以悖德則凶。皆以其動辨之。而必有一定之規。至極之道。

以示其本始。俾守正而不趨于邪。向善而不懼于惡。此易之爲教。有其本矣。其本惟何。則傳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者一也。總括之。皆剛柔也。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剛者乾之健。陽之尊也。柔者坤之順。陰之卑也。而仁以達之。義以齊之。仁義亦一陰一陽。仁合天。義法地。而推之。則仁如春。无不生。義如秋。无不成。生成之道。仁義之別名也。易以人爲重。故略陰陽而詳仁義。而以天遠地近。人道師地。先利貞。故以剛柔爲本。

舉剛柔足。賅于天人之道固矣。而就易卦爻言。雖有陰陽之分。未明其德。若以剛柔論。則顯然于其用矣。剛者堅全強固。統名之健。柔者

和易軟脆。統名之順。健者上舉。順者下沉。上舉者輕清。下沉者重濁。是其德相反相成。如金與土。金剛而土柔。金以化氣。土以吸水。故至真之體。愈見其飛揚。下墜之質。愈顯其濡滯。則順之極者。反志于升。健之成者。反覆其下。此剛柔之德用。足包形上形下之類。而以定其中和之道焉。爲剛不離柔。柔樂偶剛。斯竟其生成之功。全其變化之用矣。故易以剛柔立本。本者如木之根。水之源。出于先而成于後。發于上而推于下。如太極也。兩儀之判。卽一剛一柔之分。陽剛與陰柔。互相合抱。而各周流不息。此所謂本也。蓋兩者不息。愈重愈生。愈行愈變。故萬有皆自此始。萬類皆由此分也。而以象言。則仍一與一也。

一者剛也。一者柔也。一一合則生息無窮。一一分則生化乃絕。故易之道本于是。而人與物之用亦本于是。二者不可缺一也。孤陽不生。獨陰不長。剛柔亦然。用之于事。必兼賅措之于物。必並至合之于數。必俱備揆之于理。必同盡。此如夫與婦不可不齊。男與女不可獨貴。而易道揚陽抑陰。故先剛後柔。先後者序也。非分也。類也。非有軒輕也。別也。非有貴賤也。明此則明剛柔立本之義矣。天地尚不能不合。剛柔以生成。而況人乎。人物之性。固有偏于剛與柔者。然不得其匹。偶則不良于生成。不達其變化。故言人道。必齊其不齊。平其未平。調虛濟盈。裒多益寡。庶孚于易立本之旨。故易之言剛柔。非徒因其數。

而致之用必先辨其性而適于中和。中和則无偏无過。則達乎立本之道矣。蓋中和者性之正情之適。剛柔恰如其分矣。喜怒哀樂者剛柔之所發而恒易偏過爲其徒順夫情未審于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言二者等重輕齊多寡猶一夫一妻之喻也。一剛一柔莫爲增減則生成之德不盡而變化之功无量矣。

變通者趣時者也。此語乃補述易重變易之旨而非如前數語提綱挈領重要然以易言則爲明數之本。易之爲用原爲明天道以立人道。因天數以制人事之宜。卽地利以辨物生之通。則所重者一曰時。一曰位。六爻之極時在位中。乾卦首稱與時偕行。是時者易之必重。

而三言數之必知者也。時者首爲天時。卽春夏秋冬一歲四時。推之則日月運行。寒暑晝夜之異。更推之星辰躔次。日時始末之度。皆時也。而關夫世運者。有治亂之時。關夫道運者。有隆污之時。關夫方宜者。有行止遷留之時。關夫修養者。有出處顯隱之時。皆時也。而其及于平民日用。家族社會。吉凶慶弔。各有所宜所否者。亦皆時之辨也。又如鄉村生息。農工貿易。各有所利所否者。亦皆時之別也。則自黃帝始作甲子。將年月日定之于干支。以五行分別其生尅。而後言時之道以備擇時之術。彌精。此易道言時亦恒用之。如蠱之先庚後庚。巽之先甲後甲。革之己日復之七日。及睽卦之癸。震卦之辰。皆十支之

所宜為吉凶之所判者。是時者自天時始。迄人時終。人時者尚書所謂敬授人時。是即黃帝甲子之類。而禮王制月令更告人民以時。无非明時以示人行止。因時以指人趨避而已。趣時趣字。即趨避也。趨古通作趣。趣時猶隨時。亦即與時偕行。與時偕極。所謂先時者殺无赦。不及時者殺无赦。皆上世重時之令。亦即易道趣時之教也。趣時而曰變通。則以變見于天。通成于人。人以順天。合曰變通。天示其變。不可易也。人求其通。有可趣也。故前半言變。今更及通。通以應變。則吉凶主于我。利害成于人。而時不為災矣。在卦大畜時也。无妄災也。知其災而戒无妄。災亦无害。得其時則遵大畜時。益有功。此易卦爻

辭所明示者。總不外為此時之用。明其常則知其變。常變皆得。則可會通之趣。以避則行止。皆孚于天。出處皆合于道矣。

宗主附注

八卦成列。列字不可拘執。乾一兌二之序。以為伏羲八卦依次為列。後文王八卦則變其位。是八卦之成列。若依前者則與後異。遂有謂但從伏羲先天之序者。不知皆謬也。此謂列者。乃卦爻之成式。如三畫之乾。上中下皆一。坤上中下皆一。離則上下為一中。為一。坎則上下皆一。中為一。震則下為一中。上皆一。巽則下為一中。上皆一。艮則為震之倒象。兌則為巽之倒象。此八卦之象。由其列

爲式而知之。故列者排列也。一陰一陽。上下排列。而成一卦。則卦之象。在所排列之中。故下句即曰因而重之。言因所排列之式而重疊之。故乾重爲☰☰。坤重爲☷☷。以下六卦皆然。皆由三爻變爲六爻。爻既加倍。爻用乃明。蓋三爻之卦。陰陽難勻。交合不均。則生化莫見。爻者交也。交字下爲爻。故交合始見爻之用。六爻既交。爻用乃著。故曰爻在其中。言爻即在此重卦中見其用也。重卦者三才之備。而陰陽之和。三與三合。故爲六位。後文有詳釋之者。而三位變六位。則爻與位自分。爻有剛柔。位有奇偶。爻之剛者乾之九。柔者坤之六。而位之奇者初三五。偶者二四六。以其分也。故定

名各異。下不曰一而曰初。上不曰六而曰上。卽爲防爻位之名稱混也。如初九初六。若曰九一六一。則易與之混。若上九上六。曰六六九六。更不能辨矣。故初與上之稱。實爲爻位之易辨。且又含有時與地之義。時者初爲始。位者上爲高。皆三段。則時分初中終。位分上中下。舉初略終而終自見。舉上略下而下自明。故初爲下。上爲終。此以一名兼兩用也。由此可以知剛柔。別變動矣。剛者陽之數。初三五位之剛。九則爻之剛。二四上位之柔。六則爻之柔。如是柔與剛皆可判然矣。以其位所加之爻剛或柔也。則相推如既濟未濟之例。既濟者爻位之剛柔同。未濟者爻位之剛柔異。是兩卦

所生之用大變。又如泰否。剛爻皆在上。或在下。爲爻位之得失所憑。故爲反類之卦。其他剛柔相錯。則皆相推。如九二六五爲最。六三九四次之。以九二反乎坤之六二。六五反乎乾之九五也。六三反乎既濟。九四亦然。而反同于未濟。是相失也。故失與得。交與分。各有其利害。而正與變亦然。凡相異者相得。同者相拒。一得一拒。變化自見。此即卦爻示變之概也。

繫辭二字。即自名辭始。如卦爻象象之類。皆辭也。凡卦初未有名。僅著其象。如乾爲☰。坤爲☷。未有乾坤之名也。後聖始以辭名之。名之而曰命之。古人命名之義通用。如大學見賢而不舉。舉而不

能先命也。命字即名字。名與實對。稱名則不得其實。故有名即可見其情。而知其動變。如有乾之名。則知乾之爲用。乾陽也。而志于動。一動一靜。變化生焉。故動變由名知之。而吉凶由時辨之名。以象情。時以明變。此相因而生者也。有天之名。有日月星辰之名。則知天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度。鑒于天道。辨于行度。則時以明。時明則吉凶定。吉在得時。凶則違時。易以趨吉避凶爲用。則必趨時。此偕時隨時之義。爲全易最重者。時以變動爲本。不變不動。則無時可言。歲有四時。氣候之變動也。日有十二時。日月之升降也。人亦以時行止。依時作息。此明時爲人生不可忽者。吉凶固自時辨。德

業亦以時成。雖有智勇。不得失時。失時則爲災眚。此大畜之所貴。而无妄之必慎也。大畜畜其德。厚其積以待其時。无妄戒于欲。飭其行以淑其身。此易道于人行藏進退之要也。故自卦爻成列。剛柔分明。天下定于時。人道順于變。而不失其本。存其仁義者。聖人也。性與道之所見。莫外于陰陽。莫過于太極。人道應之。以誠以善。善則性命永保。誠則陰陽不賊。故利貞尚矣。无妄者貞也。誠也。大畜者利也。道也。偏于情則害于性。偏于利則戾于貞。故易以乾首揭其旨。爲欲正性命。保太和。而後明易。而後不違于道。此一貫者也。

繫辭之義。夫子已釋明。而關乎辭字。尙有最重大旨趣。人多未解。古人稱辭不獨文章。言語亦辭也。而要以名辭爲本。易之辭義。自名始。如卦也。爻也。彖也。象也。皆名也。皆謂之辭。有辭乃有名稱。有名乃有分類。亦猶人物之名字也。名者實之賓。有實必有名。故名實一體。卦爻之名。有卦爻之實用。彖象之名。有彖象之真義。此命名爲易第一事。乾之名☰。坤之名☷。有☰☷之實。乃有乾坤之名。其他各卦爻皆然。故聖人制卦爻。先命名。如父母生子。先命以名字也。名字既定。族姓以分。後人之姓氏。皆由前人名字來。此亦生生不已。如天之生物也。名固爲辭之要。言亦爲辭之本。聖人重

言如重其名。蓋言猶名也。必與實行相符。言者表也。行者裏也。言行一致。則觀其言。即知其行。行以成德爲志。故行與德。本末也。始終也。言辭之所貴。即由其實行及所成之德業爲準則。德業不至。言辭奚用。孟子曰。我知言。與浩然之氣並論。而後文列舉知言之道。諛辭。知其所蔽等語。正可證明言即辭。而辭即易之所謂辭也。以辭之出。必有其行。必著其德。或善或惡。必見于事。昭于物。或利或害。必發于外。存于中。故非徒言也。言之即以定其是非。辨其曲直。故貴乎觀。而重夫知。知與觀者一屬己。一屬人。知在己。觀爲人。如人之有言。我觀而解其意。是觀也。如我對人言。先自審察。而出

以示人。是知也。知言者。言不違行。觀言者。言必有指。則盡己盡物之道。中庸成己成物之義也。成己則能知言。成物則能觀言。知者仁也。觀者智也。不仁則言无可取。而害隨之。不智則言无可存。而亂隨之。害止于己。亂及于物。皆身之灾。如孟子所謂不動心者。一則養氣。一則知言。此知與觀並及也。由我言爲知。由人言爲觀。與佛之止觀有相似。皆道功也。皆關修養者也。故養氣能定其心。而知言克格于物。故心不動。以不動遇動。則萬事萬物无不瞭然矣。易之命辭。亦與此相同。亦欲人以不動察其動也。故曰動在其中。言知辭則辨其物。知其變動。而我以不動待之。此即佛家定生慧

之旨定者不動。慧者察于一切動變而自明也。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物以去其蔽。則物情可盡。致知以審其言。則心志自凝。此表裡工夫。即在一息間見之。一呼一吸之時。萬事萬物同集。苟不克自定其心。將何以待其紛而辨其真耶。不動心者。定之至也。定至則慧矣。故名辭者。乃欲得物之情。命名者。乃欲盡物之性。得其情。盡其性。則物我同成。仁智並至。則何動變之慮哉。此繫辭命名。非僅爲明其稱謂已也。

動變之源。由于生化。不生化。則無動變。有動變。即有生化。此天道也。動變既見。利害自分。而吉凶悔吝。即自動變中來。此天數也。聖

人明道以成己。明數以成物。則物我同盡。物我同性命也。性命形三者。人物之生所同具也。而命形無不殊。性則一也。情生于性。即由動來。爲感于物而動也。故性永定。而情時動。情動則好惡愛憎生。七情六欲。皆出于情。皆感于物。而莫非生于動。有好惡之心。愛憎之念。則有喜怒之志。憂樂之情。則有利害之分。禍福之辨。則吉凶異數。悔吝殊行。此皆心感于物而後生。非心自有者。故不動心。則物不感于我。則好惡愛憎不發于中。則喜怒憂樂不易其志。則無吉凶之別。悔吝之萌。則利害不關懷。禍福不繫念。此修道之哲。能格物致知者也。孟子所稱養氣。亦爲求其常保中和。而非如養

勇之徒。奮其剛厲之志已也。然修道者亦必剛。如易之乾純剛。不爲物所役。夫子所謂振也。慾焉得剛。可見剛必寡慾。必不動于情也。情欲者柔之類。以其生于物好。發于嗜慾。而干心中正氣。亂人之真知。惑人之靈明。汨沒人之性命。此養氣必先戒焉。戒乎柔之害剛也。剛以主動。則動不背道。爲陽之行升。親乎上者。氣自清自淨。則情欲不能害物。好不能侵。此修養者以剛制柔爲本。然柔亦不可去也。柔之爲道。隨剛則盡其利。奪剛則見其害。此陰必從陽。陽必先陰。易之乾主坤。坤順乾者。正爲人道立本。而以人之動靜之相成也。剛動而柔靜。動則易失。靜則有常。故純剛則慮其失。

純柔則憂其害。二者得中。而有先後輕重之分。則盡善矣。故剛柔爲立本。由不動制動來。不動則柔可養剛。而不奪剛。雖動亦常靜。此道之極則。在內能剛。在外能柔。在先以剛。在後則柔。然後本立而道生矣。故易爲教示人以動靜剛柔四字。所謂本也。然其用則在能通。變而通之。則在能辨時。時與方者。變之大則。時在變中辨之。知時則知變矣。必有以通之通。以應變。變乃有常。如四時之變。必以歲通之。歲有常也。時雖日易。爲歲則同。此變通之道。必隨時爲法。不獨趨吉避凶已也。時固有宜否。行自有吉凶。然聖人非徒以此爲教。必以時之變。明天道之有通。以人之通。應天時之多變。

方不隨生化之數。消長之情。而與物同盡。修道者依時制宜。則有功。隨時定行。則有德。而不違時。不失時。則有道。違者逆天。失者過物。過物者。合過不及。言皆失中也。則禮所謂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以仁孝皆能盡其性也。盡己之性。成物之性。則不過矣。故不失時。如農民春耕秋穫。爲不失時。則五穀成熟。物盡其利。此不過物。即能成物之利。遂物之生。而以成人之利。養人之生。如天之雨露之功。溫煖之利。皆時則爲利。非時則災。故大畜爲時。无妄爲災。災之與時。即由失與不失見焉。不失時。則物著其用。而樂其利。此變通之道。在于趨時也。時自天定。而人能明之。以易之所示。

也。易以時繫于爻位。知爻位則知時矣。成剛柔之用。知時位之則。所謂變通者也。變由數來。通則理也。理數相得。變通之能事異矣。

第二章

第一節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謹按此節係今本上篇第十一章第五節。）
宣聖講義

是故法象以下至莫大乎蓍龜止。應分出。其後易有四象至。所以斷也。亦分出。祇錄前後二節。此明易之本原也。原尚有數節在前。以今遺失。但就存者。即是故易有太極起第二章。蓋第二章係承第一章而來。第一章提其綱要。示全易之大旨。第二章則溯其本源。明易之

所成。是故云者承上之辭。以易之初无易。无易则无卦无爻。而无易可也。易无所始乎。无所本乎。其本始何也。则太極耳。易有太極一語。至精至微。在一有字。有與无對。而易與一對。易生于一。有生于无。故易者變易之象。而有不變不易者存焉。即太極也。不變不易。非太極之全。乃太極之先。先者无名。或名之无極。此道家所傳述之辭。而實則太極之體與用耳。太極之前无物。有何名哉。无極之名。不過狀太極之本來面目而已。蓋首章已示及動靜有常矣。動之先爲靜。靜即太極之體。而有靜則有動。動則太極之用。太極何以動。以在後天生不已。必先動而後生。而已靜亦必動。爲徒靜无靜之名。有其一即

有其二。則動者靜之至。而必易也。靜極生動。爲氣使然。氣見則已有動矣。故未見氣者。永靜不生。既見氣者。待動時生。動則爲易。生則爲有。故曰是有。有則非復无矣。一有則萬有皆成。自此有字以後。則爲有者不可盡數矣。而此有字。實最初之有。有者何。太極也。太極之體用。皆曰此有字。言有用即有體矣。有動即有靜矣。有易即有不易者矣。故有名即有无名。有生即有无生。有與无乃分。而天地乃自此有出。陰陽自此有殊矣。故易者。言其有而略其无。明其用而藏其體。推于上下。而溯諸一。引伸變化。而立其極。極者中也。一也。○也。渾圓而晶明光其中。包羅无窮。大之則彌六合。小之則藏于无形。故曰極。以

其至也。至極无以加。謂之太極。大與太同。太者至甚之辭。而太極者物之母。天地之本氣也。故一動而陰陽分。亦名之太一。元氣之胞也。道書作无。稱爲純剛之氣。佛所謂金剛不壞之身也。而爲氣至剛。爲物至柔。以其已含兩種因素。謂之元質。元質者亦名之玄。玄者不爲世間所有之質。而在虛无恍惚之間。若有而不可近。若无而有其形。若堅而飛。若脆而晶。此元精之所見也。而該神用。用无根。故在卦不得象之。在易不得名之。象其所生。名其所成。是曰太極。而兩儀分。象有之本。天下之尊。萬物之母。陰陽之神。神曰太一。至清至凝。尊嚴无匹。惟道之宗。渾淪之體。光耀太空。懸于至高。立于至中。包于无量。或

升或沉。達于无根。可幽可明。望之不識。就之不親。遠之益近。分之益真。故爲道體。玄妙爲名。溯源返本。萬化同欽。真空兩忘。庶乎有成。故太一者。神之至神。天之真靈。細入人物之身。大包天地之外。而无在无不在也。故曰物物有太極。而莫非此易有之太極也。

夫易有太極。已明示易卦之所自出矣。而後人尙以爲太極不見卦爻中。疑傳所稱非易經之旨。實未溯其本也。易卦自乾坤始。而乾坤自一一成。則一一何自來乎。推原其本。即可知易之有太極矣。一與一者。太極已動之象。陰陽已分之時。一爲陽。一爲陰。合之則一。故太極未動。无以見陰陽之形。亦无以得一。一之象。卦既由一一組成。

則可知各卦皆太極所生出也。乾坤之象初爲三三已合一，一而三之更重爲六則成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則合一，一爲六爻矣。三六雖不同而其本于一，一則一則皆出于太極亦无不同。故易有太極一句乃明易之源而推卦爻之所自出耳。且天地間萬物萬事莫非有也。有則有所始。始于太極。无始无生則不及太極。太極既成則衆有以名。故是有者必自太極。而太極者愈動愈變。爲有愈衆。則太極爲天下一切之本源。不獨易之卦爻也。易之卦爻則概其大者而象之。自太極之動。兩氣以分。而非純平氣也。有氣則有形。有形則有質。故不曰氣而曰儀。儀者擬儀之辭。兩儀者陰陽也。而以畫象之。即一與一。爲其初。

自太極出。故曰是生兩儀。是字有自是始之意。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辭終于未濟之有孚。失是。此是字與是生兩儀是字。恰成一終一始之象。其爲義至深微矣。蓋未濟之失是。正指全易之終。既失所始。生之太極。而復于渾沌之前。而是生兩儀。則正指全易之始。實由太極之始生。而成以後變易之象。故易字不獨爲文字之用。且爲易之用。易始于此是。而終于未濟之是。此是字下繼以生。明生生之謂易也。未濟是字下无續。而前有失字。明易之終終于失。此生之道也。生生不已。乃見易之用。不生奚有易哉。故太極一動而後生兩儀。兩儀之生。一切生之始也。以前无所生也。以後則生生不已。

故易之用自。上而下。自一而衆。自无而有。自无生而衆生也。皆自簡而繁。自寡而庶。自微而顯。自神而形。故曰易无易也。簡易也。始也。簡也。終也。易也。此四字爲全易之樞紐。而存于乾坤二卦。乾知大始。承此是生者也。坤以永終。結彼未濟之失是也。乾以易知。推此由一而衆之道也。坤以簡能。本此由无而有之情也。故易之用。惟乾坤著之。以卦爻不得列太極。則必自其既動之陰與陽。已分之一與一爲之別焉。則乾坤之所自成者也。故易有乾坤。亦足推易之太極。溯易之始終。簡易之義矣。

兩儀既判。愈動愈生。愈分愈繁。故兩儀之後。乃四象。四象者。亦陰與陽。而有交合之情焉。四象爲萬物組合之始。生化初著之時。蓋兩儀者。一陰一陽。猶未交也。一剛一柔。猶未合也。變動既頻。交合斯見。以陰與陽異類。異則相慕。同則相仇。此已見情之用矣。情志之間。分離以類。組合以辭。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必由其情志辨之。无情志者。不生分合之感。不成交互之用。太極本動爲道。動則情志生焉。故好惡之心。愛憎之念。皆動之所爲。動則七情著矣。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即太極之原體也。動則非原體矣。而情欲因之。故中也。一也。極也。異名而同體。惟有其異。斯分于中。中分則爲兩儀。兩儀分則爲四象。四象成則。交合之情見矣。

四象既判。交合益多。四象者。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以天地生物。愈生愈衆。其爲陰或陽者。愈交愈雜。故四象之後。卽生出八卦。此八卦係三畫者。爲伏羲所初製者。卽由太少陰陽。再加其一。共成三爻。名之曰卦。爲其變化。恰得其八。故卦亦八。而爲四象之倍。蓋天地生化。皆自奇生偶。由偶加倍。故太極奇也。兩儀偶也。四象則倍兩儀。八卦又倍四象。非人所爲。本乎自然之序也。若以次論。則當如老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說。所謂太極生兩儀者。一生二也。兩儀生四象者。二生三也。四象生八卦者。三生萬物也。然八卦不足盡萬物之象。故必重之。重之則成自乘之數。而六十四卦以生。三百八十四爻以

出。而後萬物可以象矣。不過萬物萬事。事包物中。爲數甚多。而易何以概納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不見其不足。則所謂象之而已。象者。象夫陰陽之氣。二五之精。以溯其本源。而推之。可無盡也。故卦止于六十四。爻止于三百八十四。而天下之事物。皆備矣。備其象而已矣。故卦爻不以物名。不以事稱。稱名者寡。取類者衆。天下雖大。生物雖多。爲名雖衆。而其象則止于此。卦爻之數。則所以謂之易也。易者。簡易。簡易者。執其端而推之。撮其本而順以致之。則一數足以盡天下之物事。故太極尙焉。太極者。一也。至太極之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生生之序。變易之情。已見首卷圖象中。不必再

述。讀者按圖觀之。自明其生變之由來矣。

八卦之序。以伏羲所定者爲本。卽由四象所生之定序也。四象既生。八卦則四象在八卦中。亦猶兩儀既生。四象兩儀在四象中。溯其本始。則自太極兩儀。四象無不在八卦中矣。八卦既列。而太極兩儀。四象皆消。非消也。納于卦象而已。故卦有太極。有兩儀。有四象。而統之曰易。此易有太極數語之真義。人多忽焉。八卦未重。前僅二爻者。可見四象。可知兩儀。而既重之後。爲六爻者。則不易見。不易知。爲其更生更變。遂漸迷其本來矣。然六爻仍以一一組成。則所謂儀與象者。仍在卦中。不過非兩與四已耳。兩者倍爲四。四者分爲二矣。故六爻

之卦有三才之稱。三才者天地人而皆偶之。則一陰一陽之道。不偶不生。不成。不變。不化。生成變化。必自偶來。故卦爻皆偶。六也。八也。偶之本數。四也。爲之始。六也。爲之終。此卦爻之數。以偶生變。以奇明本。故陽數一三五七九。皆順序。而無移。而陰數二四六八十。則交錯成。四二八六。亦盡其變化之能事。不變。不足以象物事之生化也。生化既繁。爲偶者亦隨之變。變易其本來。而天下萬物皆可得之。萬物之生。有其類也。有其方也。方與類者。皆以偶合。合而後生。交而後化。此八卦之列動變之成。而天下之吉凶定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者。生化之機。所謂順逆也。順者吉。逆者凶。然其變也。則順者反凶。逆

者反吉。則以時地辨之。所謂位也。位者六爻之位。皆賅時。時有二位。六而合之。亦三時。分去來今。位分上中下。皆二也。而合乎三才。則亦如初。與二爲地爻。五與上爲天爻。三與四爲人爻。二五天地中。備剛柔之德。兼陰陽之道。故人有性情之別焉。性情者利貞之本。利爲用。貞爲體。內外之道也。而吉凶由此見焉。蓋數者天時所定。地利所宜。惟人事應之。人外無所謂吉凶也。吉之謂利。凶之爲害。本于情言。則利之所包也。利者行之所見。若貞則以守爲本。守正則无吉凶。而亦有之者。遇夫時位之變耳。變則反常。非常之時。與位其德皆與常者異。故泰否二卦。爲反其類。以反乎正也。正爲泰。反正則否。否之爲行。

小人之利。君子之害。泰則反是。故吉凶之定。由卦爻定之。非一定不易者也。必視時位之所合焉。八卦雖有常位。而無常時。以其動變。則反其常。故常者猶人之恒情。變者猶人之病態。不可同也。八卦固已交合矣。動之則交合益多。則其動變益大。動變者三爲之應。以其本三爻也。過三位則謂之應。猶主與客也。亦往來。下卦往上。卦來。其行異也。如主與客相向而行。或相背而馳。其行皆異。其所感者亦殊。此吉凶之定。必合時位辨之。時位者卦之大用。而以位爲貴。下位與上位。或曰內外。皆包主與客來與往之情。則得正者吉。失中者凶。此吉凶于常時亦有異也。

吉凶既明則所行爲者自有所擇。擇其宜而就其便。則事半而功倍。故曰吉凶生大業。大業概一切德業言。與後文盛德大業對舉者略異。以大業包括至大之謀爲。即大功大德所成者。大之意。易之爲用。原重人道。以人合天。斯爲德業之本。而凡百爲莫不由是致其成焉。故國有事必先卜之。下此者亦必擇其時日。辨其方宜。明其利害。預知其得失。故吉凶之數。必先審焉。吉也則動。凶也則靜。吉也則進。凶也則退。行止之師。居出之範。皆以卦測之。此易之貴夫占也。而其要仍在時位。時位在夫常變。利害之別在夫先幾。易以教示之。則動定有其則矣。故吉固關乎德業。凶亦有所備焉。至其成功則天也。爲時

位不可失。失則違天。天之所予必成。天之所否必敗。聖人乃以易卦示之。卦爻之動變。天之數可見矣。

宗主附注

第二章繫辭指明聖人作易之所本。以太極之變生八卦。以河圖洛書之推衍生數。以神物蓍龜之利用。生卜筮之術。而兼觀察天地之德。象日月之光明。四時之變通。萬物之成用。以定爲易之卦爻辭文之制。爲器用典則。以作禮樂。以明道德。以興事業。以著政教。皆有所本原。非聖人自爲之。而必聖人方能取法焉。故象形以爲物。象氣以爲數。象道以明用。象神以通靈。凡天地已有者。皆象

之以卦爻。申之以辭文。演之以卜筮。教之以道義。精粗具備。民用以便。大細兼著。人道以立。此易之作。聖人之功。易之成。天下之利也。天地不爲人生物。而人必賴物以生。以育。物雖賴天地生成。而心依人之選擇取舍。以見其利。此天地人物四者。相須以生者也。无聖人則天地之道不明。物類之用不顯。神明之德不昭。而人生之不全。物育之不達。神用之不大。則德業不立。性命不固。生化不備。則人道苦矣。故聖人者。人道之師。天神者。聖人之師。此三者皆尊。天尊于自然。神尊于變化。聖人尊于智慧。爲其先乎聖人。不得知天神之妙。後夫聖人始得明易象之精。是聖人之功在易。其教

在卦爻。其義在辭文。中有數與理。道與德。形與神。性與命。而皆存于物。物表也。而數者在裏。故卦爻亦物也。物相雜謂之文。故辭文物之精密者也。爲易以易簡括繁難。以一統无盡。以明察幽。以近效遠。則必有所始。始者何。太極也。極者至也。一也。中也。故易有太極。而後八卦生。而後六十四卦成。而後三百八十四爻出。而後吉凶定。德業成。而天道以始。物情以著。而後人道以立。民生以備。物利以宏。而後國得而治。天下得而平。世界得而恒。永不壞。此易之太極。極乎一切矣。極乎一切。而无不備。返乎原始。而无所餘。則貫通上下天人。涵濡萬事萬物。莫不在此極中矣。

儀者型也。象者像也。卦者掛也。爻者交而效之也。皆會意之名。而非定名。則以易之所象。皆取其類而名之。猶統名也。陰與陽曰兩儀。以陰陽非物也。非氣也。非有定名者也。而或爲物。或爲氣。或爲數。或爲形。或爲神。凡在後天者。皆分此二者爲類。如乾爲陽物。坤爲陰物。奇爲陽數。偶爲陰數。男爲陽形。女爲陰形。神爲陽神。鬼爲陰神。皆相對而成名與類者。故謂之儀。猶型也。模型者。作以象物。非真物也。故兩儀非名。而爲擬儀之名。象與卦爻亦然。此前章所謂命之者。命之名耳。有名以便稱謂耳。天地既判。陰陽既分。則生化之迹以顯。則所謂儀者象者卦者。皆由此生化不已。各成其類。

各爲之群。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言莫不屬於兩者。四者八者之所同。或異而已。天地之先。渾然无有。天地之後。芸芸並陳。是其本始者。必極簡。至單純。此即太極。此太極猶未動也。動則分。而二則兩儀生矣。再動則又爲二。此四象生矣。三動。又各爲二。則八卦生矣。自太極爲奇。而其後皆以偶生。自八卦以上。爲一陽一陽之合。則皆生二。而其後則由八之自乘。以一變八。而六十四卦成矣。故八卦爲生。六十四卦爲成。以其分合日繁。爲儀與群者。日離。故一卦八變。而取卦六爻。六爻者重卦之體。八變者變卦之用。是由天地之後。萬物生生不已。不得復如前之純矣。簡矣。陰陽既錯。五

行以生。生成既分。奇偶兼具。故數之始爲一。而河圖之生成則一與六合。蓋不合不生不成。生之而又成之物。乃有形氣之全。生者氣之存。成者形之具。苟生而无成。如人流產。如物夭折。不得謂之生也。故數必有奇偶之合。而生必依天地之和。和合乃見生化之功矣。故變者生于動。動則異其原型。改其本像。而又生出一類。此天地生化。皆由二五構精。而所生化者。皆備二氣五行之原素。行與氣亦擬儀之名。謂之氣者。以對形言。謂之行者。以其流走无定也。故五行行于天地間。遇之成物。合之成數。而微妙複雜。已與原生時大異。則以其動必變也。故一卦六爻。周流无已。非僅限于六

位也。故卦有八變。六位之外。餘一變以非原體所生。故稱曰魂。游魂歸魂。皆氣爲之。而自有其方。則依氣之所合耳。物終返始。道行返本。故游者必歸。歸而後復于原體。此行之極必止也。動之極必靜也。震艮往來之謂也。而屬於八宮卦序。則全依洛書之方位。洛書九宮。中央之外。所周流者八宮。故八變而復合中宮。此太一之神所歷也。亦即太極之象所包也。故極之始包天地。極之終立于中央。人物各有此極。事業各具此中也。推而衍之。其妙不可盡述。

第二節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

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係今本上篇第十一章第七節）
宣聖講義

易之所始。有仿于天者。有仿于神者。有仿于造化自然者。有仿于性道本來者。故首節示其所始。自太極以推八卦之由成。次節著其所法。自神物以盡理數之變化。後更本天道與性命以闡易之玄微。且旁及鬼神與精魂以廣易用之神妙。此皆聖人之所取法者。而象之于卦爻。演之于圖表。釋之于文辭。使後世知易之道大矣備矣。上觀天象。俯察地形。明盡人物。幽及鬼神。推其變則六合无外。返于本則退藏无形。故易之爲用神矣。而其大焉者。天地日月。山河動植。其妙

焉者。性道精魂。奇偶變化。固无論矣。就其本始。則八卦之出。卦爻之成。外有其象。中含其數。内存其氣。微通于理。此形象精氣有表裏之分。而道器理數有微顯之別也。故自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始見。易之爲表者顯者。更由神物變化。河圖洛書益見。易之裏者微者。則數有所本。氣有所行。理有所寓。形有所成。精有所寄。神有所靈。非徒爲吉凶禍福言也。而吉凶禍福在其中。非徒爲占卜推測用也。而占卜推測附焉。故法象者易之所重。圖表者易之所宗。天者易之尊。神者易之靈。惟皆著于卦爻。達于文辭。推之于數。驗之于氣。玩其理。則得其道。明其奧。則知其妙矣。是故天生神物。以下均指天人契合。易道

以明。天有其神人。翕其誠。誠明所至。乃通乎神。故人之靈者爲聖。聖之至者爲神。天也。神也。聖也。其靈一也。而形異焉。聖人天所生也。有其本來之慧抱。與神同之靈。致其性中之靈。達夫天地之真。此拔于萃。出于類者。非盡人所幾及焉。故以聖稱之。而天道自聖人明。人道依聖人成。固有其本始矣。易特述其原則。可見易之制。非人之功。天所啓也。易之成。斯人之力。天所示也。天者至尊而无爲。至高而无形。至神而无情。惟著于物。以見其所爲。顯其所形。達其情而啓示于人。昭其靈而附寄于物。故有神物之出。而天可通。神物者。物之神。非盡物皆神也。亦猶人之聖耳。人之聖。殆能知物之神。天生之矣。惟人則

之聖。人之智。合乎物之情。而及于入之道也。神物者。非怪異之類。木言石語。怪也。變也。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不與怪變同。故顯其形。不爲誕。示其象。不爲奇。以其合于理。徵于數。其氣至和。其精至純。无害于人。无毒于物也。故聖人不相駭異。不爲驚懼。且得之爲寶。敬之如神。則以其與性命同焉。天道一也。猶龍鳳之祥也。芝草之瑞也。必與聖人期而後出焉。故曰神物。天所生也。而其爲用。亦必有造于人。有功于世。有益于時。有重于物。故聖人取則焉。而其最著。即河之圖。洛之書。河圖負于龍馬。洛書呈于元龜。非龍龜之所爲。天之命也。神之靈也。故聖人觀之。而定易之數。而成易之用焉。此河圖與洛書皆

易經講義
數之所本。天地生成之所率循者。正如太極生兩儀四象。有其自然之序。發乎自在之情。動乎无爲之行。不可易也。易則失其用矣。故曰神物天所生也。

天地變化者。風雲雷雨星辰。山河水陸。一切變動皆是也。而聖人效之以卦爻。爻者效也。因爻而生變化。以爻爲爻。又爲效。效其變化。以明陰陽消息之數。此天地之所示。人道之所感。有關於行止者。故易之道。以此重重。其動變。明其吉凶而已。天垂象。見吉凶。則四時寒暑。風雲旱潦。星辰之度。日月之行。有其常變。見其灾祥者。皆關於吉凶禍福。聖人象之于象數。示之以變易。則卦爻之推衍。皆以位明時。以

數明氣。氣有盛衰。數有消長。時有善惡。位有當否。皆易之所著。爲人道之所師者。是以人道必本于易。易必本于天。天必變而變見于物。人隨時而事應其變。故數者。事業之本。德也。道也。依數以立。以達。而數首見于圖書。此圖書爲言數之始。太極爲明象之原。象與數者。易之大用所存。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非象。亦无非數。不過象中有象。數中有數。推而衍之。不可盡矣。河圖洛書爲數本體用之綱要。詳生化之根源。已見首篇圖象講義。不再述。

第三節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

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謹按此係今本宣聖講義 上篇第十一章第六節與第二節前二句。）

法象者前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及第二節天垂象見吉凶諸語。所指以其行有法度。止有常經。行止之間。著其變化。皆可象者。故曰法象。天地之大。无物不備。天地之氣。无時不周。天地之數。无處不昭。天地之道。无事不有。故言法象。必自天地。而其下者。則莫能過之。而法象之所重。亦即易用之所先。易之卦爻象也。而必取則于法象。取

則于天地之法象。爲其變而有常也。異而不一也。通乎一切而可指也。合乎萬物而能神也。而莫非道也。氣也。數也。理也。形與象也。形象乎其外。氣數附于中。道則行于其間。理則存乎其變動。蓋理與道體用也。言道者示其總名。言理者數其條目。聖人言道不言理。後人言理不及道。不及者不能通之爲一耳。故易言性道。即後人之性理。理者如人之血脉。萬脉並行。而其爲血一也。然自有其異焉。則所謂文理也。如木之生。或幹或葉。皆有其文理。此文理者。生生之源。上下之所繫也。消息之所由也。謂之爲道。亦无不可。若與數同位。則宜稱理。而不宜稱爲道。以其爲物衆。爲類多。密而有章。往而有復。果謂之道。

恐人疑道不若是其繁也。故理無盡數。數亦無盡。數之所成。必以理。理之所行。必有數。此合于法象者也。若非法象。則數不及理。理不孚數。異端邪說。神奇誕徒。以數駭世。而忘其有理存焉。此後人言理以證數。實儒者之宗法也。道之末流。及其他不正之教。則昧焉。謂其原悖于道也。道以生理。悖道无理。故數象不可爲法。言辭不可爲典要者。失易之義。易之言數。必賅理。易固重數。而尤重理。元亨利貞。理之綱也。仁義禮信。理之名也。皆附于道。見于性。性命所由昭也。命者數之微性。者理之寄形。者氣之行。斯三者。人之生物之育。爲其本也。故氣至則形立。數定則命建。理明則性成。所謂一陰一陽之道。推而衍之者也。成性存存。卽指此三者。故二存字。一指存命。一指存形。後人无能釋之者矣。

夫易之爲道大。而備皆仿天地自然之象。萬物生化之情。而範之于卦爻者也。故天地之法象。卽易之卦爻。而四時之變遷。卽數之變化。數象本乎造化。變通因于四時。此本節首稱法象與變通。皆仿自天地四時者也。天地之道。變動不居。由四時知之。而四時成歲。周而復始。則變者復于常。動者有其靜。合言之曰變通。變指其動。通言其常。通者通于一切。爲其簡易也。爲其一也。簡易則適于變。一則歸于常。此四時終始。永如斯也。春夏秋冬。溫涼寒暑。天不二也。人物感之而

有異耳。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乃物之生，非天生之長之收之藏之也。而人亦應之，人與物附于地，以生以育，以衰以死，雖數之修短不同，而形之生化則一。故一歲者天地之紀，物爲之變而不息，百年者人之期，天有其命，予以數而不可違，爲其變也。然有不變者，性也。理爲之主，故氣有消長，形有壯衰，命有天壽，非天爲之，乃自感于時也。如草木感春溫而出芽，夏暑而繁秀，秋而成實，冬而枯凋，其所感者天時，其所變者物體，此皆變與通所包。通者變而不失其本，故通于性命，通于天道，守其一，執其中，則不隨時以生死，此通字爲道功所重，即達也。達乎一切，不囿于近，達乎變化，而有其常，則天地同紀，豈

時之能與易哉。故時也者，順之爲生，逆之爲害，知之爲利，通之爲道，所貴在能通耳。前章所謂變通趣時，正是此章變者時，通者亦時，時乃天道，用天之時而不違道，則時利于人，此德業由時立也。因時以生，悖夫天道，反時以行，戾乎性命，則時者賊也。草木同腐，鳥獸同盡，亦時爲之，故趣時者變而通之，違時者徒逐其變而无以通，如立于巖牆之下，而不知避，涉于險阱之旁，而不知止者，咎不在牆與阱也。時亦如之時之宜者，康莊平地，時之不宜，巖墻險阱，何擇何從，貴乎能通通則遠其害，受其利，行于善，止于惡，以長保其道，正其性命，保合太和，則前之所謂乾惕者也。故變通者以天道之變，示人道之通。

通與變皆道也。皆易之用也。日月運行不息。有朝夕明晦之分。有冬夏寒暖之異者。天也。而人因之以定其時。此人之時。合天之時。以天之象。合乎人之象。易之所爲。即在于是。故法象不空懸也。變通有實用也。知之者。聖人也。聖人則之。非爲己也。將以牖世。言如天之生物。不自私也。地之載物。不自吝也。故易道以人道爲重。天地之道。垂而不用。人之道。用而不窮。故三才之稱。備于卦之六爻。六爻之極。天人之道。備矣。天以神啓人。人以物明天。此法象之必因物著。因人明天。人則有而不知。无物則知而不有。此虛實之異也。神在虛實之間。爲之導焉。如圖書者。物之顯。而數則神之所示。如著龜者。物之用。而靈

則神之功。明圖書之數。知著龜之用。則惟聖人耳。

天垂象者。曰日月爲之紀。星辰爲之列。風雲爲之動。寒暑爲之用。皆應天時。及于物。顯諸數。統名之法象。故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爲日月之象。在其明也。明生于日。而被于月。星月星之明。即日之明。在卦爲離。如火地晉。爲明出地上。地火明夷。爲明入地中。可見天之明。以日明。易之明。以離明。乾爲天。而乾非有明也。天以日明。此後天離代乾由來。離猶乾也。合其時位之坎。乃成日月代理之象。故明兼日月言。月則象星之一也。月又近于地。比星之明。大視夜間之月。有如晝之日。不過有熱與无熱異耳。離爲火。故日有熱。坎爲水。故月无熱。

无熱則无生化之功。此月之明。不關乎四時寒暑。而萬物生長收藏。不隨月之圓缺朔晦。可見天之明。獨日著其功。月則惟有代明之利。代明者。人亦能之。如燈燭之光。時至今日。更用電火之照。其明于暗。功較月或過焉。而在古昔。則以月爲夜明之最著者。惜有朔望之分。圓缺之別。不克如日之永不暗也。然月之圓缺虧盈。亦有應于人與物者。如海之潮汐。人之血脉。魚之聚散。花木之疏密。皆隨月而生。其異同。此則明之用也。明有其力。如燈之光。亦有力在。設風襲之。則失其力。物障之。則失其明。如日月之食。及雲霧之蔽。煙霾之隔。皆阻其明。而失其力。是變象也。變與常反。此所謂懸象著明。指其常者。如卦

之既未濟。晉明夷。其最著者。既濟離在坎下。成其蒸騰之用。未濟火在水上。成其交濟之功。晉以日升地面。見其光明之景。明夷日入地中。成爲晦昧之象。此時之所異。明亦隨之。故天象之于時。爲常變之所本。不得執其常而忘其變。更不可駭其變而失其常。此法象云者。必有法度以成其象耳。卦爻者法象也。而亦寓常變之形。一移易間。常者變矣。此泰與否爲反類也。泰否皆一乾一坤。而上下殊。其象乃反。諸卦多如此。故以卦象日月。正如人在地上。視日月。日月之升。人見其明。日月之墜。人見其暗。日月未改。而其行有殊。則地上之人。有向背之異也。向背也。遠近也。皆不類。則執不類以謂日月。又惡知日

月哉。故變者貴乎通也。則變亦常矣。此時用之所先。四時也。十二時也。皆不同。則其成用自別。然爲時固多變。而爲天者有常。朝夕雖不同。而今猶昨也。春冬雖不一。而後猶前也。此君子通變之有道矣。觀日月之明。知晝夜之有異。驗日月之力。知近遠之各殊。此懸象之可貴。而在人之能會通耳。

崇高莫大乎富貴。此語至關重要。人以爲富貴之人。崇高于衆。爲人所仰望。此世俗勢利之見耳。豈易之所謂哉。此所稱富貴者。富指大業。貴指盛德。即後文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盛德大業至矣哉。所稱既名盛德。則其貴以達乎天爵。而非人間祿位可知。既已稱

爲大業。則其富已備有萬類。而非人世財產可知。蓋位者德之所寄。有位必有德。无德而有位。此竊天之命。爲害必大。故位非貴。德乃貴。貴德以爲仁。行仁以利生。此天道也。易亦如之。有財者必有用。无用而有財。是賊物以利。爲殃已多。故財非富。用乃富。此一節與後文天地之大德曰生。一節正相表裏。守位以仁。天地之生機所存也。聚人以財。天地之利用所在也。故稱爲崇高。此義見于泰與同。人大有。大畜。數卦。泰之財成。同人之于野。及大有之豐于物。大畜之育于德。皆明天之以位貴人。爲其能仁民也。天之以物富人。爲其育物也。操天地生成之權。握人物發育之柄。則其崇高孰與比哉。故辭特揭出之。

則以富貴者福也。天所予也。天子之者將以代天而大其生生之德。共物而成。息息之功也。生生不已者。天之正。息息相通者。物之利。此富貴之所能爲。非富貴則有志未逮。故豫卦見其旨。无妄明其義。豫之奮豫。而重制禮作樂。以有位也。非有其位。不得儀禮。不得成樂。中庸亦言及之。而尤重在德。有德始稱其位。而稱貴。貴以位爲表。以德爲內。內之不充。表將奚存。无妄之物與。而重在因利制宜。與泰之輔相。大地之宜正一義。有物則有利。有利則有用。用與民同。利與物共。不私其財。則財皆生利。不私其利。則利盡和義。利用及于萬物。物亦同成。此成物之智也。亦見于中庸成己之仁。而後貴。成物之智。而後

富。富貴之名。乃孚于崇高之譽。非謂徒居高位爲貴。徒有財物爲富也。且夫天下之所以運者。有其動力。或曰勢焉。所以推行之以无限。進展之以至速。其力惟何。曰位與財。位者在上。命之以順。如風偃草。財者厚積散之以方。如水行舟。以聖人不輕視之也。有位以先衆。則天下從之。有財以養民。則萬事舉焉。故位之貴。貴在能令。有財之富。富在能用。守位不失者。必有恒德。守財勿散者。必有吝心。恒德爲德之大者。吝心爲害之先機。故吝于財者。亦必吝于德。吝于德者。雖有成業。徒益其咎。則悖夫易之道也。貴而有德。則能下人。富而善用。則能成物。此一往一復。恰相應也。尊者以自卑。積者以自散。乃孚道用。

易經講義
合天時者也。天之寒極而自春，暑甚而自秋，以成其平。此能散其積也。道以虛玄而在于日用，深微而通乎人情。此高而能下者也。易之爲旨，正師此理。

天之生物，非爲人利，而人因之成利。此人道合天之德，而克充其用也。然必自聖人始。聖人爲人中之靈，其性不違天，情不悖性，命不戾數。形不賊命，心常清明，志永凝定，故順乎天而無爲，樂乎道而無求，行乎中庸而自深遠，通乎常變而守其極，故取物之則以爲人之用，因物之力以成器物，有其利而人用之物，具其力而人器使之。此人與天地齊，聖人之行也。聖人非必富貴也，而富貴應屬乎聖人。蓋非

聖人無以成富貴之名，非富貴無以廣聖人之德。古之逸士固多淡泊名利，遜隱草木，不求聞達，與物浮沉，其甚者恐富貴之污己，去之務速，防勢位之敗德，避之務遠，爲聖固同，而其爲德則異，以其昧于天道，生成之德，囿于遺世獨善之說，自趨于寂滅而忘人，徒了其生死而小道，斯非易之所稱聖人。易之聖人，分爲大人君子，德位並至者，大人也有德而位不逮者，君子也。此所稱聖人，概二者而多屬有位之大人，有所作爲以爲後世師，有所建樹以爲天下法，不以難而自畫，不以苦而自休，則天之生生不窮，日月之日夕恒明，星辰之終古經空，四時之曆歲迭遷，寒煖溫涼如其時，風雨霜雪如其令，無爲

而无不爲。故人物生焉。孳息繁育。振古如斯。而无絕焉。此天之心。聖人亦以爲心。天之功。聖人亦以爲行。故有天生之物。則知其德。而備之。以致其用。覽于物之靈。而通其神。取其象以成易。取物之利。以爲天下利。本物之用。以成吾人之用。天不虛其生物之心。地不費其育物之力。人則不負天地生育之功。及物之生長化育之性。而後人以制其德業。物以達其利用。此聖人之爲聖也。聖人而富貴。斯不悖崇高之號。大哉之讚矣。

聖人之德。同于天地。功合于日月。用盡于萬物。利普于天下。後世此自易教見之。而其爲易。非徒畫卦制爻。繫辭命名已也。必有其實用。

昭于衆。有其大業。明于物。有制作文物。彩于天下。有政教禮樂。垂于後世。斯推易之道。極易之用。仿于卦爻。擬于名辭。而後著其所爲。底于有成。此後文述庖犧氏制作全章所指者。莫非聖人以易成用。以象成器。以卦爻成利者也。故此處備物致用。立成器。立字下。應脫有一象字。言立卦象以成器之形。如火風鼎。取鼎卦之象。成鼎之器。而以爲亨飪之利是也。其他各卦立象成器。大都類是。又不獨成器爲利已也。更推而成用。制爲事功。如水風井。因井卦象水在木上。以爲汲水之器。且因汲灌之利。民衆同集。又推爲市物之用。以便民交易之行。增民生養之力。此事功與器物同其利。皆聖人取易卦爻之象。

參諸天地生成之德。萬物生化之情。而盡其用。致其利者。聖人之于民物。其功德莫與大矣。然聖人不自爲功。不自爲大。而立其制于卦焉。啓其義于名辭焉。此易之成。必聖人在位者。蓋天下之物衆。美利无盡。用亦无盡。就物以興利。以備用。或有難盡。故必設象以總括之。有一象足。賅萬物萬事之行情。足容萬物萬事之利用。爲卦爻名辭。揭其類而已。凡此類者。皆可通而一之。不畏其繁多。不虞其複雜。不憚其幽邃。不計其巨細遠近。苟以象衡之。无不觸類旁通。此所謂易簡之道者。卽在以一御萬。以寡包多。引而申之。有不盡矣。故繼之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云云。皆述

聖人之于易。將以網羅天下事物。提挈人物德業。凡有名有形。有生有成。及一切作爲行止。利害禍福。无不以易致之。而其所宜依則。著龜也。著龜亦神物。天生之以爲聖人用。聖人通天之神明。物之靈。而後致之于用。此易之所本。而卜筮之術所由興也。卜筮固非易之大用。古人則有賴焉。以決疑。以擇行。以立德達道。以制事立功。故卜筮者。易之示民以神道。斷人事者也。所謂探賾索隱者。亦基乎此。賾者。繁瑣紛紜之謂。隱者。玄微奧妙之謂。探之以達于一。索之以卽于明。神者。微而人則顯。事者。雜而道則易。易與顯得。則天下之理盡矣。卽以著龜之靈。卜筮之術。足以探之。索之。是人之靈。有資于物。人之智

慧有合于神明。微之顯。繁之一。斯易之道也。而鈎深致遠亦猶此義。深者不可測。遠者不易達。幽邃謂之深。寥濶謂之遠。而鈎者鈎稽。如以鈎釣魚。魚處深淵。人不得而捕之。則賴鈎釣以出之。鈎之如懸物之具。舉其端領則紛雜皆成條理矣。致者送而達之來。而近之如運物于異地。移器于他處。必有以致之。故致者自此至彼。由遠而近之謂也。大學致知致字與此同義。致猶至也。而必有所藉。謂非自至也。自至曰至。待于力曰致。人物之力。至其未至曰致。致遠猶達遠。言使近者達于寥遠。无所阻也。鈎深則不顯者亦呈。致遠則不近者亦至。必有所益。益于易。益于著龜。易啓其道。著龜示其方。人與物合其智。

力而已。爲何以必探蹟索隱。鈎深致遠。蓋將以明事物之宜否。與行止之吉凶。而成其德業耳。故下繼三句。即言易之所重。仍與第一節吉凶生大業相應。大業生于吉凶。則吉凶必有所定。吉凶既貴先定。則所以備爲定吉凶之著龜尙矣。著龜之功。足以探蹟索隱。鈎深致遠。爲能以物明神。以靈與事。即顯其不顯。明其不明。達其不達。成其未成。而神用之所始。及聖人德業之所著。皆有賴于易。有待于著龜。是著龜者。亦易之大用所存。而爲易言數之本原。與河圖洛書有同重也。下所謂豐豐者。豐豐二字之義。即委曲盡致。此古人常用之辭。如詩豐豐文王。委宛曲折。无不周到。從容綿密。无不契合之象。蓋天

下事物多矣。各有其情性。各具其功用。各極其繁雜幽深之態。各別其生化動變之形。有不可遽知。不得驟明。不能盡悉。不堪概舉者。惟易能明之。知之。悉之。舉之。爲其有著龜以達其情。抉其奧。搜剔其毫末。陳列其端緒。爲其能探蹟索隱。鈎深致遠也。爲其能委曲于事理之間。宛轉于物情之內。而得示其利害。辨其禍福。以定其吉凶。俾成其德業也。故著龜之用大矣。而不依聖人之知能。而必本易道之簡易。而必合乎天契乎神。致其靈于物。昭其理與數者。此易之象。包天數氣。行以理用。通乎天道。合乎神明。而自聖人取法爲始。法則雖啓于天地。規範雖存于圖書。著龜而取以爲用。因以爲利。則聖人也。故

疊疊者物也。亦人也。神也。亦數與理也。文王有其不已之德。易道有其不息之功。故皆以疊疊稱。斯古人命辭之微旨也。

著與龜皆天生神物。而特具靈性。雖物也。而通乎神。人之欲通神者。必藉之以探天之數。知神所示。明人之命。知時所合。故著之用見于筮。龜之用見于卜。卜筮者。人與物合其靈。以接于神之器也。著草生而有文。自呈其數。如圖書然。固亦圖書之續也。龜本靈畜。洛水元龜。洛書之所顯。而其爲類。非止元龜。凡天下之龜。皆有其靈性。著其神兆。就龜而觀之。則得其所示之機制。龜而卜之。則明于所應之數。故易之道。必以著龜而後大其用。爲物以數告人。而能契于卦爻也。揲

著之法已見後不贅。而關乎著卜各術世有傳者。由來久矣。非盡龜之靈耳。以人之誠託物之靈通神之德。三者爲一。則天命如繪。大數如列。一切可指諸掌上。蓋誠在人。誠則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所謂見乎著龜者。誠之著也。誠則一一則神。神則无不知。无不能。此人性之所存。真知必依誠而後顯。不誠則蔽于物。障于識。發于七情。徇于六欲。而莫能致其一。則不靈。不與神通。不達于物。不感于數。與理不順。乎性與命。則氣先逆。氣逆則靈明以泊。知覺以亂。則心失其宰。而外見諸形。故曰誠于中。形于外。外形者善。則顯其善。惡則顯其惡。五官百骸四體。皆有其微。斯謂之象。氣象恒相應也。氣正則象安詳。氣

亂則象昏澀。中外之相及也。如此故聖人先固其中而立其誠。誠中一也。由體言曰中。由德言曰誠。故誠者生之終始。始于誠者天也。終于誠者人也。人皆有其始。而鮮克有終。則聖人教之。使復其性而歸于誠。則明道爲亟。明道者先明數。明數者先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知字合精粗表裏言。故通神之前知。知之至也。佛謂之神通。卽論語知命耳。順從心所欲是也。皆慧也。靈也。不誠則不能至焉。故聖人述易以著龜補人之知。匡人之不逮。藉物之靈以益人。師神之德以解惑。則易之卜筮尙矣。

著龜之用。皆易之所屬。而以明乎數。知乎時者也。易之象卦爻。亦爲

明數知時。而不可盡天之道。則有待乎著龜。著之取數。非如卦爻。故別有揲著之法。而取象于歲。周天之數。三百六十。歲之爲日。亦三百六十餘。是歲之數。卽周天之數。以日周行天一度也。周者圓周。天形圓。故包一切地之爲象。則非圓。雖在天中有若卵黃。爲形圓而非真圓。如天也。蓋其成用有缺。則其爲數不圓。圓則无缺。如月之望。圓也。而前後皆缺。月之體固圓。爲明。則有圓缺之異。地之用亦然。爲體。若圓爲德。則方。方者本乎洛書。四隅四正。爲方者八。故曰天圓地方。方亦非四方也。如洛書八方。又如方形之器者。六面其數皆偶。大圓有奇。故周歲之日。三百又六旬。又五日有奇。而合之夏曆。則有閏也。著

之法乎天。故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法乎地。故曰卦之德。方以知此。著與卦之用。一圓一方。一神一知。互相應也。合之乃得天地之全數矣。不曰數或體。而曰德者。正以其爲象耳。象則非其物。而卦之象地。无以用言。地體不可量也。地數不可得也。故以卦象其德。而自成方。此地方之說所本也。方也者。以方定宜。以位明用。則水陸之異。南北之殊。高下之分。氣候既差。德用自別。形勢既異。數理亦分。故圓者得其渾然統名。方者縱其各別屬名。此著之數。圓而神也。卦之數。方以知也。神也者。貴乎通知也。著者。貴乎析著合乎神。故達天德。卦合乎知。故明地利。天高不可及。所達惟其神。而統稱之地。卑可遍歷。所知可

盡其方宜辨其生物而析名之此其異耳神以取无形知以察有質神以通微知以器顯神以盡形上之道知以極形下之器故一神一知天地之道備矣此著龜之用與易之道相倚相成不可闕一者也易以爻成卦而卦爻各有其用合則卦之用分則爻之用爻雖分而分中有合則時位之所關主客之所別來往之道之所辨消息之數之所明也故六爻有其義焉義者與德同而不同德者同名義者異類故卦曰德爻曰義義猶利也用之宜曰利理之宜曰義此理數異名理曰義與利用一也六爻自初始至上終終始之外爲位者四爲時者二時二位四乃爻之要義位體乎地故偶時本乎天故奇非僅

指三四兩爻言也凡六爻皆有時三位四之辨而其實用則自一至五爻三五同功二四同用一奇一偶而三五合亦偶也故位多于時時以去來今分其序位以上下左右分其別上下或亦稱前後且曰上下橫前後豎其實一也時位相隨方宜以辨時位相失利害以明故得之者剛柔協和失之者陰陽乖戾爲先後天不同也主客往來不一也升降消長不類也而爻皆有以象之象其用耳象其用使知所宜不日而定其進退行止示其吉凶悔吝故曰六爻之義易以貢此易字與前簡易易字有別言包簡易變易而重在明其變耳變則无常无常則難明而六爻有以明之明之者貢之也貢猶公也公諸大

衆明告之也。古者獻納曰貢。賦稅曰貢。皆以己公諸上之意。六爻以所有時位。明示其利害。以公告于卜筮者。而无隱。此則易之所以通神明。天以示人。有必資于爻者也。六爻初上无位。故人不及。自二至五。人道始終。三四中爻。人道表裏。剛柔消息。于此見焉。故察其所占。觀其所處。利其所應。則行止進退之道畢矣。蓋數附于爻。氣存于象。理寓于上下。用微于時位。卜得其一。則知其餘。故曰易以貢。言自下而上。自近而遠。自卑而高。如貢也。而各盡其變。變而不違于爻。不戾于象。不失于時位。則貢者得其利。有其功。大其德業。如國以貢而富足。民以貢而安和也。本乎自然。出于本心。則无怨无惡。聚之以道。取

之以度。則可大可久。此六爻之用不匱。而全卦之德无窮。卦以爻成。爻以卦聚。如民與君。如僕與主。各盡其職。各守其位。則卦爻皆適乎道矣。

宗主附注

法象二字。最為精要。凡有象可觀。皆象也。而非法象。法者有定有則。永久不易。有紀有度。可以稽計者也。如人間法律。有一定規範。使人皆能知之。守之遵行之也。故法象自天地為始。舉凡天之所屬。地之所有。如日月星辰。風雲雨露。山川草木。禽獸蟲魚。亦皆有象可紀。有數量可稽。而附于天與地。是天地者。法象最大者也。然

既曰法象。自非以其象貴。而在因其象以爲吾人法。則何在。在于易。易之取法何用。用以明道數。道數者。大之彌于六合。小之藏諸一心。以人物之生。而有性。有命。有形。皆法象也。皆仿于天地。適于陰陽。和于鬼神。通于上下。故心爲之宰。身爲之輔。心身者。猶天地包羅萬有也。五官百體。氣血精神。无非心身統之。易以人道爲主。則取法天地。以明人生。天地分于太一。人生分于太極。一也。陰陽者。生活之總紐。而大細无不有之。則猶天地之有日月山水也。氣之所行。形亦見焉。數之所賦。命亦寄焉。性之所存。道亦寓焉。故道者。通天人。性者。達鬼神。行與言者。則賅夫理。體與用者。極其數。數。

也者。與生俱生。一定而難易。然氣有移改。數亦變焉。則由親乎上。與親乎下有別也。天地即二氣所結。輕清者上升。重濁者下沉。則以善與惡爲辨。此分陰分陽之域也。陰惡而陽善。故上下異其趣。而歸宿異其位。歸者如水就下。恒易動于惡而趨于陰。惟有聖知之士。知性之宜高。道之貴上。則逆行之。逆則爲反。歸言反其歸。趨之道也。故曰易逆數也。既逆其行。亦逆其數。逆則超乎數。而達于无生之生。此仙佛之界。必由修致之。易之逆數。自其象見之。即一卦六爻。不自上始。而自下始。由下以上。愈進愈高。此爲反天道之行。而以求適于性命之真也。

物之爲用。人用之也。而用有其利。知其利者。惟聖人。故重在聖人之能發明。以爲天下後世利耳。如上古穴居野安。有巢氏始發明巢居之制。則仿于鳥而利用木枝。上古茹毛飲血。生食諸物。燧人氏始發明取火。則因木生火而得熟食。及取煖之利。后稷教民稼穡。始有五穀。黃帝教民宮室衣裳。始得安居蔽體。神農嘗百草。始知藥物。岐伯論病理。始知醫方。皆所謂備物致用。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而皆先得之于易。後文亦已詳溯其源本矣。此聖人之知能。而取法乎天地。因利于物者。故德業日大。富貴日隆。富貴德業一也。故爲之所瞻仰崇高。如日月經天。山嶽峙地。巍巍乎莫與

並矣。故易取象于卦。艮爲山。兌爲澤。天地定位之後。即繼以山澤通氣。通氣者。通天地之氣。以成生化之用。艮一陽在巔。是天之氣下降。而爲山。兌一陰在上。是地之氣上升。而爲澤。山澤者。富貴之所出物之所畜藏也。故山天大畜。澤地萃。畜則物畜。萃則物聚。皆富貴之聚。而爲易卦取法乎天地。山澤之利者。天地主其生成。山澤成其發育。則物之用不可盡。利不可窮。故澤无水曰困。山有火曰旅。是毀其畜聚。而敗其物之利。失其物之用也。故備物者。天地自然之功。而致用則聖人之力也。立象成器。聖人因易卦之制。而爲天下利。則人類之福也。故本節所講。皆推本聖人法則天地利。

用萬物。以易卦示人。而明教天下後世者也。

宣聖所講微旨。自易揭出道之本體。世人始知道之爲道。並非模糊恍惚。莫可究詰之物。此實中國言道最初最精之話。與老氏所說互相表裏。老氏稱道曰。无名強名。正是由无入有之紐。亦即由太極而兩儀之象。太極无也。兩儀則有矣。有其氣而後有其數。有其名而後有其形。故一陰一陽。氣也。亦數也。名也。亦形也。而後微妙不在氣數形名。而在一道字。以名之兩儀。名之陰陽。皆有偏頗之弊。惟以道名之。則通貫上下。挈提萬有。會合神形。推運一切。无不可也。故道者發于太極。至于无盡。日用尋常不能外。精微奧妙

不能分。大之包天地而有餘。小之入无間而猶細。以其名之順乎理數。行之達乎天地也。而其用于人也。有修持之謂焉。有行止之謂焉。有處世接物之楷模。有成仙證佛之階梯。則視其所遵行。所澈悟。所底止。所成就。而異焉。故言道萬端。而尋源則一。一者何。一陰一陽而已。陰之與陽。已爲後天。既分之後。非復先天未動之時。故人物之生。必自陰陽交合始。合則生。離則死。則陰與陽者。不得孤立。不得獨行。而何以修鍊之士。成功之日。不復有陰陽之分。此非陰陽之孤獨也。亦非其分離。則爲工夫火候化而一之也。雖化而一。仍有其原質。如化學之物。雖已變爲第三種。而其原有

之物仍不得失其一。故化合之功。即修道之喻。修持之妙。即由有還无。由二返一之象。此即以出者入之。去者歸之而已。陰陽自太極分。其成也。仍歸于太極。故曰道者返本復始者也。

夫道既以精粗巨細通乎一切。則凡有者。舉不能離道以生以存。以育以成。此中庸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而推之于人。則自生始。與生俱生。生之所有。即道之所賦。然道无定形。无定行。易特申之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二句即足代表道之定形定行。行謂之善。形謂之性。性也善也。道也。三者一也。而易分爲前後三段。即初名曰道。中名曰善。終名曰性。此三段乃人之一生。始終

具備。不得或失。失則失其生矣。失其生者失其命也。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命與生。皆自天賦。而天者。賅神形氣數。爲之主宰者也。非如天地之天。天地之天。指上之蒼蒼者。此之謂天。發于无形。統乎有形。包諸生成。主其育養。而直通于人心。凡心之動。天即感焉。此神之所召也。理之所應也。數之所孚。命之所立。莫不由天。易不稱天者。以有太極代之也。太極太一。天之至尊。神之至崇。生成變化。莫不主之。故有生者。莫不自此出。氣也。而有非氣之屬。數也。而有非數之類。名也。而有无名之名。形也。而有无形之形。斯造化之至神。宇宙之至精也。于人亦應之于心。通之于性。合之于善。故

易之三句。實以人爲準則焉。舉人足以概括萬物矣。人爲萬物之靈者。以其神能通天。性能合道。善能制數而已。故舉人。凡天命之生者。皆可由是推之。

第三章

總述全章大旨

宣聖講義

此章爲闡微闡明天人性道之奧及人天修養之要。應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起。下至成之者性也。其下將後文誠性存存道義之門移來。爲第一節。皆明性道本始。有合于易者也。其後應將天地之大德曰生。一節接作第二節。最後則仁者見之謂之仁等語。俟順講至此。再予核定。以道與性有名而无形。形在于德。德有四。以仁爲首。仁禮義信。達夫四德之德。通夫人生之心。而在易則以位爲主。時爲用。物以爲利。人以生財。皆本末一貫者也。而又分內外兩大類。即中庸成己

仁也。成物智也。數語所本在易。不言智稱之爲用。顯諸仁。藏諸用。用也者。智也。智藏而不靈。則民德歸厚。故不諱言利。而諱言智。中庸揭出智字。以申述易辭不盡之義。所謂智者。仁之效也。有仁始有智。仁不見。无以智稱。是聖人慮後世。徒逞聰明。好行奸巧。以欺民罔物。致天下紛爭。而莫知所屆。故老氏曰。大智若愚。智而若愚。足見智之宜藏矣。藏者爲修持秘訣。與前講逆字有異。曲同工之效。蓋藏爲退休。爲隱遯。如文中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正是藏之要着。書曰。夙夜基命。宥命。亦退藏之事。不獨隱居獨善。所貴即秉國鈞。理萬機。正位乘時。亦必有退藏之道。誠以一動一靜。天地之樞機。一進一退。位時

之橐籥。有其一。必存其二。此即一陰一陽之謂道耳。顯之與藏。仁之與智。相環成抱。永不遠離。故智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無爲見其藏。有爲見其顯。斯道也。自古聖授人心法。有如堯舜。薪傳昭垂。萬世不得易也。而二者合之爲中。即太極也。中者包動靜。賅顯藏。備仁智者也。故執中無偏。則顯道也。藏亦道也。仁德也。智亦德也。在人爲性。在生爲心。在物爲情。在妙爲神。皆合此二者以成之。上聖下愚。異也。而生性同。剛強柔懦。異也。而心情同。爲自天命。無或加減也。能明此。自明天道性命之學矣。

易雖始自太極。太極不見其用。必至動而分陽陰。兩儀既判。德用乃

步經言集
章。故在周易言道。必自陰陽始。周易爲繼以前各易。推衍其變。故略體而重用。先有名而後尤名。蓋陰與陽者。以天地爲之表率。陰陽而在易則爲乾坤。乾陽而坤陰。卦自乾坤始。則乾坤以上推易所包舉。然不得不溯乾坤由來。更不得不明天地法象。天地既定。乾坤成列。則所謂生成變化。皆自此分別繁衍。此所謂道也。道猶路也。猶木之幹草之根有所始。有所終。而共達其生存之道。舍此不克也。故述天地間萬物萬事。皆以道範之。如人之有行。必由路也。路有來去。道有陰陽。一也。而茲所謂道者。固從聖人爲所生所成。所變化之路。却直探其源。逕求其本。爲易之爲易。固以易御難。以一明衆。通其源本。固

自易而一。則所生成雖不可極。所變化雖不可知。而探之于初。索之于始。則不過一陰一陽而已。此兩一字。一則示其本。一則明其量。本始之一。即自二以下皆一。所出分量之一。即兩者等量齊觀。无多寡輕重也。故兩一字含有深義。不然胡不曰陰陽之謂道哉。明陰與陽不孤生。不獨成。不自變化。必與其一合而後著其功用焉。則一之所尚矣。一之與一。合而爲二。奇而成偶。如人之男女。物之雌雄。原相匹配而克諧和。苟有多寡則不和。有輕重則不匹。以分量爲數之本。數始於一。而推之无盡。知其一則知其餘。自太極生兩儀。已見天地有其綱縕之氣。人物含其孕育之情。不可苟也。而天地好生。人物重續。

皆自然之妙。不得強也。人物爲延其宗姓。繁其族類。以求生存永久者。皆氣盛而數至。理備而情同。故名之道。言其不變也。道之不變。其用則曰變。爲不變。方爲道。變變方爲情。人之有生。亦本是例。故此道字。謂之天地之道。謂之人道。亦可以其无差殊也。一陰與一陽。日行而不止。相抱而不離。則生成愈多。變化愈廣。以其終不悖。夫是一也。悖則害之矣。何以先陰而後陽乎。此尋究生成之原。必自陰爲載育。如人物必抵于地。而後能生成變化。故初生之時。陰在陽先。陰先非尊之也。以太極之動。陽自分爲陰。其先元陽靜也。動則陰出。非陰以涵育之。則陽愈動愈飛。孤高獨拔。不得與陰偶。則不生不成。不變化。

此河圖之數。天一生水。必得地六成之。无成則生亦徒生。先不能生乎。故天一地六。地二天七。以下五行之生成。亦即此一陰一陽之匹配孕育也。而數有大小者。序也。非量也。以生者在五之前。成者在五之後。或以爲有多寡輕重焉。然天地因已定其上下位矣。天先地後。亦序也。此陰先陽後亦序也。男女雌雄。各有其位。明其分別。其尊卑而不得謂之尊陰抑陽者。易道重陽。不以此分。其分位也。一陰一陽。初生之迹。以後生成。皆如此出。推衍曰繁。生化曰亟。天地无爲。人物自分。合爲太和。立以中極。順逆來返。皆循是律。故名曰道。永不變易。悖道之生。生亦同滅。生生不窮。息息相及。此天地造化之形。而人物

繁庶之迹也。故太極者道之本體。初无何象。晶明渾圓。精氣恂恍。有動則分。有靜則長。如輪之轉。乃孕萬象。由无入有。自簡而衆。一陰一陽。互神其用。道本无名。名其所動。以人爲則。乃得生成之正者。父母構精。生育以定。有陽以翕之。有陰以闢之。兩者相助。斯見所爲。悖夫是例。逆天違性。善惡之分。性情有止。故明道非徒明也。習易有所成也。卦爻之合。始于乾坤。生成變化。包夫陽陰。此人道之本。物情之根。細釋辭旨。著見其精矣。

第一節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宣聖講義（按此係今本上篇第五章前三句。與第七章末二句。）

一陰一陽。道之大則。而道无名。无形。无行。名之道者。以其有是道耳。欲知其形。欲得其行。必求于德。德自道生。如物之有功用也。德可驗諸行。徵諸事。以明其所爲所成。故曰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德之總名。凡德皆曰善。生仁義禮信善之一也。亦德之一部。而仁爲之首。然仁者即善之見于外。而初著其用。存于中。而先立其體。故仁善一也。而有大小之分焉。道之著也。見其善。藏也。歸于中。大學止至善。即執中也。中與善一體而異名。則亦體用也。而何以謂之繼。則明夫所自之意。道原善。而人不能見其善。必待善已成行。方克知其爲善。則太極

既動陰陽以分道行。既昭善惡以判。有善則有惡。亦即有陽則有陰。陽善而陰近于惡。反不得不用之以相成。惡者成善之具。无惡不見其善也。而易爲人道立則。不敢干于惡。惟求于善。故道之推衍。或不免于惡。而人之明道。則必止于善。此大學之教。實本易此節。繼字來。言繼道者善而已。雖道不偏廢陰陽。而人必就止于善。善以近陽爲。溯其本始。原如是也。蓋太極未動。純乎元陽。初无陰也。則人之志于道者。亦必本太極之未動。保元陽之永存。則惟善以明其行。有善則惡亦與俱化矣。善惡皆泯。陰陽復同。是由衆而一。由初而成。仍太極之象。亦中之本象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即此善。

字之境。尋常善字。均與惡對舉。惟此善字。純善也。即大學之至善。至善尚何惡哉。故純陽无陰。純善无惡。此不易之理。然何以仍取與惡對之善爲名哉。此後世爭論性善性惡之癥結。爲不知先天无名。有名則當從其善者名之。决无以惡名者。且此中尚有精微之旨。前講性善時。亦曾提及。茲更詳述之。

氣也。數也。物也。凡有人體。如陰與陽。奇與偶之類。分則各存其名。合則獨存其一。所謂一也。仍本太極之初。兩儀未判之象。故陽與陰合。仍爲陽。奇與偶合。仍爲奇。爲其一。純包其二也。故善惡既合者。所存惟善。不得以惡名之也。至易喻者。惟數爲最。如一合二爲三。奇也。三

易經講義
合四爲七。奇也是。即陽能統陰。善能概惡。而實生生不易之理。以陰原自陽出也。陽與陰並行者。後天也。善與惡並存者。人情也。而先天獨陽。性道獨善。故善爲道之大則。不得以惡混之道。至清靜原非惡所能屬。而此處繼之者善。則推原本始之行。由道以下則爲繼。由行以返則爲成。繼者直接而來。中間无物。如曰道者善也。至其返歸。則可曰善者道也。道之與善如母子。如根枝相連相續。共見其用也。故繼道之名曰善。遵善以行。知善而止。即在道矣。豈有他奧妙哉。而純善之成。必自超越善惡之上。以不得復有此須惡念也。一念之動止。如太極之生兩儀。善惡均備。若純乎至善。則念念皆善。不獨无惡。亦

不復知有惡。不獨不知有惡。亦不知有善矣。故事執于善惡者。皆形而下之事。不足語于道也。道本自然。惟天則之。天何善惡哉。故繼之者善。一句實聖人名之。以教人知所本始耳。人生本始。莫外于道。而分于道。以存于人者性也。性與善亦同體。性无不善。而善之所見。正性之所呈。佛以明心見性爲教。見其善而已。善之不渝。性亦不失。故曰成之者性也。古誠成二字通用。成性者誠也。誠言其中无物。而所謂成之。即成道也。繼道以善。成道以性。此人道本末始終。由生而終。在此三語。亦儒教教義所本。中庸將性字加于道上。乃爲人脩道言。以人道爲重耳。若就一切人物言。應以本節次序爲則。蓋有道則有

善有善則有性。苟返而還之。則明性所以成道。止善所以見性。三者一以貫之。而有終始來去之別。自道生者。不獨人也。其生或難免于惡。則其性或難成于道。爲其秉賦有殊。情識不一。此聖人設易明教。必以道爲歸。善爲行。性爲生。此成之者。成道也。成人成身也。成物也。皆包舉焉。爲其率天道。發于善也。此義中庸演之甚詳。如成己仁也。一節。皆推論此旨。爲誠者非成己而已。必達于成性。達于成道。性道者。无物我之界。人己之殊。惟有仁智之分。內外之別。果成矣。人无不成物。无不成仁。智同至。內外固誠。此推性之本德也。性之本德。維何善也。至善以明性。立德以凝道。則人道畢矣。

成性成字。仍作成。以承上成之者。性也。來雖古通用。原該誠字義。如中庸誠者曰成也。誠者不獨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皆同屬一義。誠即成也。不誠不得謂之成。既成。未有不誠。欲其成。舍誠末由。故字作成。義仍兼誠。非二解也。以道言。爲溯始之稱。以性言。爲歸還之號。爲性在人。與生俱生。固矣。而能以其受者。仍歸之。以其始者。終成之。則鮮矣。故鄭重申之曰。成之者。性也。言率性以返于道。方謂之道。方謂之成。而成必由誠。不誠何成。故道爲統名。善爲其行。性爲其成。亦其始終之名。始曰生言。受性于天。即道也。即一陰一陽之交。和平勻。而得其中體也。繼之者。善。即有生以後。必遵之行。必由之道。善亦道之

別名亦即中之別稱。大學止至善。即中庸也。執中用中。皆止善也。皆遵道而行。順生以育者。故道在行。謂之善。在成。謂之性。亦謂之成性。或成道。成性者。就一己言。成道者。就一切言。成性也。成道也。一成无不成。故內而成己。外而成物。莫不備善。非有殊途。成道既屬之人。且貴諸性。則人之可貴。性之宜保。不待言矣。而必法夫陰與陽之和。和則得其中矣。喜怒哀樂。七情六欲。陰陽之偏勝也。不得其平。則不和。不和則不中。則違乎性。悖于道。將何成乎。爲其不能誠也。誠之始。自誠意。大學誠意章。首曰。毋自欺。自欺背于誠。爲其失真也。真者。天真。或曰。性真。亦曰。真氣。亦曰。元真。皆此真意所本。真意既失。真性亦漓。

真氣不固。元氣不保。將何誠哉。故道家修持曰。修真。成道曰。成真。仙曰。真人。天曰。真境。即性道發源之地。天神主宰之都也。性謂之真。即曰。身外天真物。惟性爲真體。真即誠。故成真者。心无雜念。神志永定。所謂一也。中也。皆此象之別名。故自易言。陰陽分而又合。謂之生。自人言。陰陽既合而化于一。謂之成。總名之曰。道耳。道之爲道。固有不必皆善者。然此所謂非道之道。道之道。老氏曰。道可道。非常道。足見道亦不盡爲善。而此處擇道。合性言。則无不善者。蓋道乃統名。性乃无形。皆不可見于外。可見者。惟其所發之德。所行之功。功德云者。即善之見也。善亦非皆欲見于外。內藏于心者。亦善也。而人未之知不

易經言解
以善名。故必徵諸行。行者思之。結果行之善。思未有不善。而思之善。行則或未盡善。是以考道之善。必先視所行。此則通天地。貫日月。合歲時者。非獨貴于人。天地之道。无不善。日月之行。无不善。歲時之序。无不善。其有未善。非本原也。變也。變則非常態矣。如人瘋狂。病之變也。非性之真。則不得執以爲言。後人強執性惡。或善惡混。或半者。皆以變爲常。以病爲真。謬之甚矣。性固善。亦不必以善名之。以性无形。无名。不得加以區別之辭。如道有陰陽。其成也。陰陽化于一。復歸于太極。則太極之象。有何陰陽之差別哉。然元氣純陽也。苟名太極。謂之陽。或可。苟名性。謂之善。或可。故執性善者。較性惡爲賢。吾故曰。性

相近也。不加善惡之名。今易以成道爲性。是已成之後。不能有善惡之分。惟在未成之先。則必稱之爲善耳。性爲善。與易之扶陽抑陰。言孚于自然之道。非聖人故爲之。故繼道者善。體道者陽。道雖賅陰陽。而生生不已者。陽之德也。无陽无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溫和爲陽。寒冷爲陰。故生爲陽。殺爲陰。以殺爲行。天下更何道之可言。以兵戎爲爭。人類更何生之可樂。故君子重仁義。輕征伐。先禮讓。後爭訟。皆順易之扶陽抑陰。適性之至善。无惡而已。性成爲道之全。全始全終。全受全歸。易固指人類言。但含靈之物皆然。以其行善而致誠也。守中而蹈和也。執一而還靈也。故其成也。亦爲真體。无異于神。人之不

善者。反爲愧焉。人生有性。人未之見。己未之辨。混混噩噩。茫昧生死。與物何異。與草木何殊。此則爲順數之類。道之下者也。道本有上下二途。後文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下者器之屬也。其分在于形。故人物之生。有三重焉。曰性曰命曰形。性至精。命介乎精粗之間。形則粗之屬也。然形亦分三品。上焉者合乎性道。中焉者兼于命數。下焉者惟形而已。故形之具。爲生之表見。而非生之本源。本源者性也。而必有命以御之。形之與命。不可須臾離。離則行尸走肉。徒有生而不知所以生。則廢然木石而已。聖人尊生。則三者兼重。故一則率性。二則知命。三則踐形。斯三者一貫之道。不可闕一。闕一

則生不全。生不全。將何以成道哉。故踐形惟聖人能之。以其不悖夫形之生也。故此節曰成性存存。二存字之義。前已講及。卽一指命。一指形。存命則命能自立。存形則形克自全。全形之道。爲道家所最重。而有偏于枯寂。不合于天性者。儒宗存形。自德見之。而始于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卽存形也。推之五官百體。何一非父母之遺。何一非天地所賦。則何處不宜愛護哉。故无尺寸之膚不養。既无尺寸之膚不愛。而其至重且大者。厥惟精氣神。尤以氣爲形之主宰。血爲形之生源。二者關乎存形之訣。其說甚多。而以養氣爲徹始徹終工夫。蓋氣固則體強。氣暢則血和。氣足則精充。氣凝則神定。此爲

養生存形者所必重也。

儒家養氣之訣亦傳于道。而自農軒迄于堯舜禹湯文周之數聖者莫不精于是道。故神形充實。精氣煥發。享高年。樂其住。適其體。所謂無爲之治。則由是推之。治道也。無爲者。道之虛靜守一。與佛之真實不虛。其妙奧正同。惟虛能實。性靜能真。惟一能大。故養生之道必自養氣始。內則合于性道。外則健其形骸。而必先誠于中。誠中者見于外。充實而有光輝。則外形具備。神氣自完。上通天神。下達物類。莫不成爲一體。此一貫者也。余自養氣有得。回也不壽。授之于參。參傳諸偃偃。乃傳授及軻。軻所謂善養浩然之氣者。正指此也。而易本章之

義亦與軻所述者印證。所謂道義之門者。即軻所謂配義與道。无是餒矣。集義所生。義正則氣自壯。義亡則氣亦消。此消長之數。正與易之卦象同。陽消陰長。則氣日邪。陰消陽長。則氣日正。斯剝復二卦之所示也。剝之陽微僅存。故謂之剝。即氣之日削也。復之陽育漸長。即氣之日充也。而此陰陽消長之機。莫外乎道與數。道見于性。數見于命。合之則始。足于形。形者性之所存。命之所附。无形无生。雖有性命。何與于人。蓋人之有生。爲有身也。而萬物亦然。有身方謂之人。或物。如无身則神也。鬼也。无形可捫。无質可驗。虛玄縹緲。別有其界。而非世上之人物。則不得與人物交接。縱有靈焉。亦不得逕現其形。若无

形而現形。是怪也。妖也將害于道。何益于人。故有身者必寶其形。有生者必全其形。內經有寶命全形一篇。即寓人類踐形之術。所謂修道之第一事也。形之不全。神將焉託。命將奚立。性將胡明。故形爲生之要器。雖非生之本。亦與生同重。氣也。血也。肌肉皮膚筋骨。五官百骸。无一非形所屬。設有一不全。即爲生之殘疾。是病也。病人非人類之常態。故有病必療。神農黃帝發明醫藥。即爲欲全其形。保其生。以延年益壽而已。故易首揭之。以明道之重生。生之重形。性也。命也。皆麗形以存。以育。以長。以久。成道者必自踐形始。修道者必自全形起。而存形存命。所謂存存者。非徒存也。必自道義成。道義之門者。非謂

成性存存爲門。乃修道義由是出。如室之有門耳。門猶類也。道其統名。義則條目之一也。

道義之門。道字與上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字略別。蓋上道字道之總稱。此道字則指人道言。人道固不違于道。而與宇宙間之道有大小遠近之分。人道者人類必由之道。出于性。合乎命。存諸心。見之于行。故內而思維。外而行止。大而普及天下。細而成于一身。皆人道也。此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者也。本章言道先于性。中庸言道後于性。微不同者。即一屬天道。一屬人道。易溯其源。故自道生性。中庸明其生。故由性名道。其實亦无多殊。如大學止至善。善字與本章善字亦微

異本章述道之總行。大學明道之歸宿。有若始終本末實則爲善一也。善以行自先善以成善以始自先善以終苟有行成不一始終不稱者非道也。亦非人道。君子无不慎終如始行成若一者自德言之。昭于外者固可稱。藏于中者尤可貴。詩所謂不顯惟德及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皆玄德也。玄德不昭德之至矣。而人道則首重明德。故大學之道曰在明明德。明德及于物則至善止諸躬二者一貫。大學爲述求學次第。不得不自明德始。明德之成乃爲玄德。文王之至德大舜之玄德皆德之極而无名无形已復于道者也。德自道出苟成道何用德爲善之與性亦猶是也。性之已成何有善名故有善名性

之未復于道耳。人道之重義亦然。義者德之一而與仁表裏。天地先仁。人物兼及于義。此處不稱仁者以上之善字及道字上包括之。且仁者成性之所貴而義則踐形之必先也。蓋形包心情形之爲害多屬于情欲情之不約性固不充而身先敗爲欲之能害氣血及百體也。約情之道惟制之以義義者宜也利也。乾卦曰利以和義又曰利者義之和也。即言義之宜于行利于生而和于情性也。義以制行則喜怒不偏哀樂有節斯爲形之利。因義以厚其養氣之力益其明德之功。故好義者有勇見義不爲无勇也。義舉能服衆義聲能格非。義氣能全德義心能斷欲爲其有勇有決至直至剛不爲物撓不爲情

屈故養氣者必配義與道。即本章所謂門也。

第二節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謹按此係今本下篇第一章末節。）

宣聖講義

今講第三章第二節。以紹述第一節之義。以天道人道分別言明。而注重人道。人道原法則天道。天道包天地言。天地之道者。自然之條理也。而人道者。設定之綱目。此微不同。實則一也。蓋人道不得離乎天道。天道之範圍固廣。人道之運用亦無窮。天道之精微固難知。人

道之極則亦莫覩莫見。則所謂造詣不一。成就各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其等殺耳。然一鱗一爪。何非天道所分。有修有爲。總是天心之見。故賢聖循其大者。遠者庸愚率其細者。近者各致其道。各遂其生。即各成其性。各踐其形。至不齊也。齊以不齊。謂之大則。以殊途同歸者。終必一也。而在恒一視之。則猶難強其同。泥其迹。此上智下愚之所分也。上智下愚。生同性同。而命不同。形不同。以其秉受之差。因果之別。父母遺體之異。家庭境遇之分。遂有不能一者。而非才之罪也。性情之所出。而良惡至懸殊。心志之所思。而聰昏至差異。此无他。命之所定。形之所生而已。命賦于天。形成于親。而心之所司。神之所

合氣血所攝肌膚所榮。美醜不齊。強脆各別者。皆形爲之。故形者後天之本。如一家之室。有樓閣園亭之勝者。即有華門圭竇之居。有雕刻文藻之美者。即有葑屋茅舍之陋。此雖何地何時。不得強而一之也。然形雖異。生則同。爲生者。天道也。非人所能主宰。人與萬物皆天地生生之始也。有如屬于男女雌雄之媾合。生之先也。則由天地陰陽之綏縕。男女也。雌雄也。何非陰陽。何外天地。故生之者。父母而命之者。天道也。本節既述陰陽之道。成生之源。故以下即述天地之德。生生爲本。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語實明世間一切生之本源也。何以天地以好生爲德哉。則亦陰陽之道。自然而然者也。陰與陽也不合

不生。合則无不生。孤則无合。並有則无不合。以其情之互求也。如男女愛慕。雌雄和聚。不教而能不遣。自至爲其爲生之所驅也。生也者。宇宙之大本。人物之生生相續。宇宙亦繁榮不敗。使不生也。何宇宙哉。故生也者。天地之大德也。

生生不已之德。既自天地見之。人道仿乎天者。亦以生生爲本。而人道之生。非如天地之簡而易也。則生之者。必有育之者。長之者。必有教之者。生育之不匱。則必有食以養之。教訓之及時。則必有止之者。故父母生之。育之。必待師長之教之。君上之食之。无必有主之于上。以爲衆正。尊之以位。以爲民望。則以人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前既

易經言解
言之矣。良莠之不齊。徒教不足以化之。則有待于政。賢否之不一。徒恩不足以馭之。必有賴于威。政爲衆正。威爲民畏。此德于天之日星。七政齊其度。天以雷霆一震。示其嚴。政刑以濟。教令威儀。以肅觀瞻。有德以爲之範圍。有權以行其命令。此則國之必有尊。君主是也。天下必有主。帝王是也。而所以尊之主之者。則在于位。位者分也。分定則尊卑明。位立則主臣別。無論其國何如其政何似。雖君侯之名。易以統帥。帝王之號。易以總領。其爲權之所屬。位之所尊。命之所發。政之所出。則皆不得有殊。以衆之意志。不能不使之一民之心思。不能不令之齊。而去其不良。以保其善。糾其未正。以儆其邪。是皆國之所

必需。治之所必重者。則尊位之所保。不綦大乎。故不欲其生。則无宇宙。有生不求其安。則无國家。有衆不統于一尊。則亂。有民不御以至度。則危。危亂之邦。不得謂之國。之人有生而不能全其生也。生之不苟。則養之必以正。此頤爲養正。民習之所先也。育之以勤。則教之必以時。此蒙爲初教。人生之所始也。勞民以食之。則井養之義不困。率衆以群之。則師貞之道當崇。而最要者。示民以禮。和衆以樂。禮之爲用在履。上下以辨。民志斯定。樂之成制在豫。帝祖配享。神人以和。此皆易之教。而莫非溯于天尊地卑一節之義。此處更申之以聖人之大寶曰位。斯語也。上承天道好生。而人道則求生之所安。遠紹大道。

有序。人道則定。道之所尊。安之全之。生乃可貴。尊之定之。道用乃明。此以位爲寶。非自私也。位者。天地定位。于卦曰九五六二。乃內外至正。至中之地。而爲道至極。至一之本。蓋不徒以帝位言也。凡一國之尊。一家之長。一族之宗。一群之首。皆有其位。皆聖人所寶也。推而言之。不獨尊有位也。卑亦有之。故曰位者分也。各守其位。各安其分。則天下平而國治矣。且所寶者非位。而在位之中正。位非中正。則僞也。竊也。將奚寶哉。故中庸曰。有其位。必有其德。正以位爲天所命也。天與人歸。方稱乎中正之位。故寶者寶其德也。承上天地大德來。德之所明。位必至焉。明德及天下。天下咸服。則位正而永固。故下文曰守

位曰人。人猶仁也。二字古无異用。人之不仁。名曰匪人。人以仁爲本。亦本大生之義。生之本曰仁。故果實之核曰仁。人而不仁。是失生之道。故半體殘廢曰不仁。由此可見人仁一而二。二而一也。有仁以治其德。自有人以守其位。舅犯曰亡人。无以爲寶。仁親以爲寶。亦深知此節之義者也。生而有位。則生者安全。位而有仁。則位者永久。而仁也。人也。皆以中正爲本。尤以中爲先。爲其爲太極之體。道之先也。堯詔舜曰。允執其中。即明示執中即守位也。中之有失。天祿永終。以堯舜聖人也。深契乎易此節之奧妙矣。

守位者人。已詳前講。此人字固。賅上下君民一體言。而尤重在有職

者則爲守位耳。有職有位。无官職即无定位。雖人民皆有其位。即分也。而非爲官守。則非必爲聖人所寶。官守其位。人盡其職。各忠其事。共勤于公。斯上下和睦。明良相洽。盛治之本也。然在古者。聖人在位。作之君。師君固有位。師亦有職。觀于師卦九二一爻。以一陽介五陰中。其位獨尊。此即師之本位。以非九五。故非君而爲師。師雖尊嚴。而權不逮君主。故在下爲長。在上則視若賓。以與君匹配。而有上下之分耳。他如卿相之臣。輔弼之官。亦有如師之尊貴者。故有師保傅之稱。則君王儲貳。亦當以師事之。爲重其位。必崇其遇。尊其職。始善其事。不可苟也。自卿大夫以下。凡在公者。或吏或屬。苟有定職。皆有定

位。皆以人爲重。以守位者。人之不良。職于何有。故人必仁。仁而後稱人之名。仁而後守人之職。此不易者也。然士夫僚宰。貴賤固殊。軒輊有別。而其奉公供職。受祿瞻生。則无不同。古者農爲立國之本。故凡民皆應耕而後食。惟在公者。祿代其耕。非他。俸以養廉。食以保生。既不得分力農耕。則不得不恃諸祿養。聖人養賢以治民。凡職藉祿以自養。其義一也。故守位在人。而聚人在財。非財无以供其俸祿。則官不奉職。吏不司事。國將奚國。如減其祿。而責以職守。是教之虐民而貪賂也。民之奉公有定額。過此額者。皆苛政。租稅徵庸同也。設官吏不能養其廉。欲其不貪。不可得矣。故治國必先理財。有財而後人

聚之此一端也。推而言之。百事之舉。皆需于財。百工之勞。皆須有給。則養官吏固爲聚人之先。而興大業。成大功。亦皆聚人之所必重。則莫不有待于財。泰卦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足證財之關乎聚人者大矣。財以爲用。則國不匱。而民不貧。爲取之有常經。出之有定制。先事豫備。未雨綢繆。則府庫充盈。而上下富足。此善治國者。首重財用。而非濫用糜費之謂也。大學所謂小人爲國。則務財用。此鍼砭時弊之言。非治道不易之論也。有財始有用。前已明示之矣。所最重者。在以財聚人。而非以人聚財。故又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可見聖人于財用。實有至當之度。至公至平之道。

以處之也。財聚人者。不獨以財相結。示其恩惠。而在以財成用。得其功效。故財之與人。相爲聚散。彼聚此散。不可同獲。可同獲者。必所聚非人所用。非正。小人以聚斂爲能事。君子枉之。貪夫以耗費爲豪情。志士不屑。蓋悖入者悖出。奢侈爲貪之源。吝嗇爲貧之因。以其失財用之正。而徒徇在位之私欲也。

此語最要者在聚人。換言之。即在散財以聚人。大學二句。正本此旨。蓋以財聚人。則必先能散財。故此人字概一切人民。言散財之道。不止以祿予人。以俸分官吏。而在輕其賦稅。薄其徵收。先民而後己。重民之生。而兼裕國之用而已。而賦稅所得。徵收所積。又非以之自私。

必先擇于所用。以用爲財之要義。无用之財。乃棄財也。天之所予。而暴棄之。則咎甚矣。故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理財正見財之有理。必有條不紊。宜聚則聚。宜散則散。一之于道。而无所私。則財理矣。理財之要。仍以用爲先用。之得當。不悖于財。用之失正。是非暴棄。卽爲吝嗇。蓋不正之用。必爲私欲所設。而糜濫之費。亦同于吝嗇之財。守財而惜與人。多積而靳散衆。是紂王鹿台之類。府民之怨。敗國亡身。財豈能自私乎。理之者。正欲去其私。而就于正。順夫時而成其德業耳。愈有積則德業愈大。此大小畜之義。畜者育也。育民育物而成之。既畜既裕而散之。斯免乎負且乘。致寇至之災矣。而必曰正辭者。

正以理財必先正名。辭猶名也。名正言順。則事易成。功易大。設不正。將何以示人哉。紂王之積。无以諒于國人。雖有鹿台。亦不克保。此正辭必所先。辭者使衆喻之。而毋疑。故誠于中者。言必信。辭于欲者。辭必支。爲口與心非。將何以昭其德。達其道哉。而聖人爲財用以利天下爲旨。既利及天下。當以天下人之心爲心。毫无所私。何辭不正哉。己身作則。足以率民同正。故禁民爲非。亦隨理財正辭而發。民之爲非。亦爲有私。徒欲利其一己。自必行于不法。非法之行政。刑所禁。而訟獄之起。亦必自生活始。故在噬嗑卦曰。利用獄。以得食。則易爭。見財則易惡。黃金之貴。人所愛也。肉食之供。人所甘也。皆自逞其私。寧

易經言解
无爭乎。此囿囿之興。即在食肉得金之際。天水訟一卦。由于父子不親。親而不親。非私利間之乎。故聽訟者。必審其辭。辭之不正。情必不實。則爲非之證也。聖人先禁之。散獄爭訟于无形。而遂生成以合道耳。故關此之政令。謂之義。義宜也。利也。而由利生利之正者爲義。不正之利非義也。此義字承上節道義之門來。以道字詳釋于前。此處申釋義字真詰。是非曲直。推義以辨之。誠僞善惡。推義以別之。故財用正爲義。不正則非義。非義之財。入固不可。出亦非宜。名辭正爲義。不正則非義。非義之辭。對上固不可。對下尤不宜。民之爲非。必教之。未至。命之未達。或則上之多欲。官之有私。民乃无所憚矣。故民以爲

非者衆。責任位者。而以自反无作。則官先禁止之。禁暴以安良。禁非以彰是。民知善惡之辨。邪正之分。則爲非者自化。是乃時措之宜。故爲義也。夫財不正則咎隨至。辭不正則信不立。民多爲非。則衆不安。生皆在位之責也。果于此。克盡力焉。庶乎能體天地大德。而全其生。能保聖人大寶。而守其位。能集守位之人。共守其國。能用聚人之財。大成其德業。此爲時義不已大乎。故義者德之辨也。而生成者必賴義以扶持之。匡正之。以情欲之易害性。而私利之易敗德也。故義與道表裏相須。而在踐形養生。尤以義爲最貴。无義則氣餒而神馳。心偏而思亂矣。此義字與上道義二字恰應。道義爲成性存存之本。此

義爲全生致治立德成業之原。一爲返本復始之道。一爲遵道成德之功。合而參之。自明其蘊矣。

第三節 總述全節大旨

宣聖講義

今日續將第三節繫辭證定。以今傳本錯落太多。且原文較他節長。後人未能明瞭。茲分兩段。第一段係顯諸仁藏諸用。下接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故君子之道鮮矣。第二段係顯道神德行。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以下仍照

今原文直至陰陽不測之謂神止。此第三節全文。欲求明顯。尚可自生生之謂易起。分作第二段。因生生之謂易以下。皆申釋易與天道人道脗合之處。猶是承第一節第二節來。第一節一陰一陽之謂道始。故第三節以陰陽不測之謂神終。始終皆明陰陽妙用。第二節以天地之大德曰生始。第三節則以生生之謂易承之。亦天人契合之精微。而第一段以顯仁藏用。明聖人退藏之道。不徒自潛。不關於民。故禁聲言吉凶。與民同患。然聖人潛修爲本。簡易爲先。愈外昭其德。愈內密其道。此即中庸闡然日章所本。故至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人莫測其高深。惟君子祇覺其平易。故以君子之道鮮矣。爲一段主旨。

第二段則承上來以聖人顯仁藏用而對物則不自藏其德業必顯其道神德行愈顯則人愈易遵循而所顯者有淺有深依人之聰昏賢否而異其見故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聖人不限以仁知之名而百姓則日用于仁知道用之而无所覺亦由君子之道鮮來日用不知而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是民之由道順帝之則不識不知朝作夕息帝力何有无思无慮以遂其生以全其形以息其機心以安于天命此可見聖人之盛德大業已至極矣蔑以加矣此段與上段正相對勘上言聖人與民同患此聖人之胞與之心此言百姓不與聖人同憂則人民安生樂道之狀蓋有聖人之憂患始換得百姓

之安樂有聖人之神功始做到百姓之道生也而上言以顯而隱其道曰鮮此則言由顯而大其德業日至一顯一隱一鮮一廣亦相映成趣可見人道之與天道精微奧妙惟聖人能之聖人以己之潛修成性復道更以我之育德致富有之業成日新之德由道言則鮮而又鮮由德業言則盛且大一昭一晦止闇而章矣此兩段精義入神以文久錯亂人多莫明其妙而不與聖人同憂句解話不通牽強附會實誤後生俟講時再詳闡其義以下生生之謂易更由人道及易道明易原賅天人之道易成于聖人唯聖人明易此易簡之理見于乾坤後文專釋乾坤二卦時更爲詳也

第三節

顯諸仁。藏諸用。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故君子之道鮮矣。

宣聖講義

（按此前二句及末一句見今本上篇第五章中五句見第十一章第二節。）

顯諸仁。藏諸用。此一語爲最顯與藏之別。佛家有顯密二教。儒家亦然。有顯方使人知道之當行。有密方使人知道之當隱。行藏隱顯。乃人生處世最大節目。而有關於世運治亂者。有關於一人進退者。有關於其他因緣者。爲因不一。爲道則同。蓋顯之與藏。猶一年春夏之與秋冬。天道因春夏而生育發揚。因秋冬而收成藏息。人道法之。亦

不得有其一而舍其一也。然此處之顯藏。又概括人道終始不同。爲行藏爲進退。皆不得悖此顯藏二字之義。則所謂重在修己。主于立誠而志歸納于成性復命返本還原則出處一也。榮枯一也。爲政則德澤施于萬民。爲教則功業垂諸萬世。在上則以道善及天下。在下則以德善諸一身。其顯藏同。其初成亦同。其進退同。其潛遜亦同。則以人道所必重者。如佛之顯密限于教。而儒之顯密包諸人已。概諸終始。舉不有違。何哉。无顯則德不昭。无密則性不保。保性以密。如女子之守貞。明德以顯。如宗師之傳教。一爲內行。一爲外功。合而言之。皆道也。故顯仁者以仁昭乎天下。天下莫不歸仁。藏用者以知守其

中和心性爲之永固。用字有指爲道之功用者。而不知道之功用。何待夫藏道之功。已著于物。方名曰功用。既著矣。又安能藏。故用字實指智慧言。前已略揭其義矣。蓋在古昔。人習于道。不尚于智。不重于機巧詐僞。不偏于耳目聰明。故老氏有塞其兌之語。兌者銳也。人之聰穎黠慧。謂之銳敏。謂感覺速而思應靈也。反之者。則謂之遲鈍。鈍之與銳。即愚與智。昏與聰。古人不以銳敏爲能。故不露其智巧。此即崇本厚性。篤行守一之君子。老氏所謂大智若愚。此愚字。正爲藏其用之稱。藏其智巧。人見之若一无所知。此誠璞玉渾金。未加鑿毀者。故爲道所最貴。

溯自上世。迄乎唐虞。民心純樸。世道和安。毫无爾虞我詐之心。不欲用智尚巧。以毀其性。悖于道。迨三代以下。人心日變。世風日澆。于是爭尚智巧。好爲機詐。以欺人。而不知先欺其心。以愚衆。而不知自蹈于愚。故天下爭言智。春秋以降。智之爲用。更重于一切矣。于是四德之外。加一智字。合成五德。讀諸書史。可見其變易之迹矣。若在上古。易乾坤四德。仁禮義信。曾未及于智。仁以孚。春禮以應。夏義以成。秋信以藏。冬之四者。可謂之至德矣。後世將以智易信。而列信于五。謂備中央土德。實非道也。然世習已久。雖有賢者。不能易之。果尋討其義。仁也。禮也。義也。信也。誠爲德目之一。若智將可屬乎。謂智爲德于

是人類苦矣。蓋德者道之所生。而有所成。必益于身心。和于性命。昭于人物。而皆悅服。施諸行爲。而克成濟。故名之德。以有成也。若智則惟一種用之使利。如栽木然。智者不過使之速長而已。其長育成用。非智也。必待夫德。如五穀培育。有需人之智。而其收穫豐歉。則天也。春祈秋報之法。感神始獲。有年則智之爲用可也。而非德。既非德。又奚貴哉。然上世藏用。亦非全棄其智。如老氏之絕智去聰。老氏之言。爲修道者。德爲至高之行。若在平民。仍難企及。故藏智非屏棄之。乃深藏之。既名爲用。已可見其必有所用。有所用而不以爲尙。則合乎藏用之旨。如持利刃而不露其鋒。雖近人人毋畏焉。以其藏也。藏則

在身而无害于物。有用而无傷于德。此藏智之真義。後人多未明瞭。用而能藏。正欲大成其用。如天之冬藏。正欲春夏之發皇也。果不藏于先。則一洩即盡。安能成大用乎。故大智者外若愚。舜帝大智。而所以能智。則在好問察言。隱惡揚善。執兩用中之數者。實其善藏所得。善藏其智。乃成大智。彼若聰明自用。恥于下問。剛愎自估。偏于己私。更何智之足稱。故藏智外若愚。知者固知之。不知者亦問而知之。以知問不知。以能師不能。庶乎大智若舜矣。故藏智即藏用。用而不廢。而智不露。則功成不居。不居則永保之。此重在與上語顯仁藏用。重有仁以顯其德。則守位有本。藏智以大其用。則得民有由。故堯舜之

身經言解
世天下歸心。人民徒見其無爲而治。而不知實由顯仁藏智。仁智原性中所出。內外之別。然智者必先有仁。且必以仁顯。无仁以顯。則雖極智。亡國喪身而已。世未有以智始終其祿位者。雖謂之智。亦必賴于仁。蓋善保祿位者。非用智。乃能以仁成其智耳。无仁將何成乎。故成已成物一也。而有仁智之殊。然智不足以獨成。此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仁陽也。智陰也。以陽率陰。尚不違于道。如以陰抑陽。是欲生之而先殺之也。生之與殺。亦仁與智。仁无不生。智則用殺。故秋冬肅殺。天之智也。而非天心。天心好生。終以陽爲重。生不殺則數无節制。而天地大德曰生。總以生生不已爲本。故智之用。不可棄而不可

顯顯則將何置仁。顯仁藏智。天經地義。亦易教不易之理。故藏用以成用。藏智以成智。聖人法則。天道始于此。以六字示其奧焉。讀者其毋忽諸。

聖人以此洗心句。即承上文藏用而來。藏用非徒爲人物也。而其大者實在爲己。即修道也。修道何以必藏用。此義言之最詳者。莫過于老子。爲道日損。損而至于无。豈非退藏之效乎。退藏云者。非僅身體行止。實以心思簡密爲先。心之不思。行亦无加。心之少欲。身亦无碍。爲先自塞其兌。絕智去聰。耳不聞。目不見。心无所動。則神充而氣固。思无所牽。則情約而性充。性情者。修之體用。體性而用情。換言之。即

中和也。中爲性之本象。和爲情之至德。和而不過。則情不害性。而後道永固。命永保。形神永全。而後神用無極。道德不違。以其純乎真誠。毫无外物。屬于其間。則心寧而志壹。念不妄。而正大剛明之氣不渝。則所謂成己之本。亦即成人成物之原。成者誠也。而必始于一心。故藏用爲先。藏其心。藏心惟恐不密。不密則今藏而明露。先藏而後洩。藏之謂何。故退藏者必求其密。而于密字有二義。一則藏密。謂防閑之母。疏也。一則細密。謂思念之母。間也。而又包括密之時。與地言。非易也。密之時。以當密而密。不得作爲密之地。以得密其密。不畏窺侵。如處深山窮谷。人跡罕至。則地密矣。如守安和作息。永有制度。則時

密也。故修行之士。日有常課。重道之人。舉有定經。何哉。爲欲密其心耳。密其心而身從。身密則形神更无一疏。則何患外物之來干乎。故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生焉。可見好惡因外物之干而生。爲耳目之官不密。感觸之力常牽。爲其心之未能先退藏于密也。心之官善思。欲愈多。物愈衆。凡聞見所及。嗅察所至。苟有所感。先動其心。心動則情隨之。縱矣。情縱則身形與之傾矣。則求之必多。求而不得。則機心以生。于是惡念日盛。秀衍日充。天性日沒。命日剝。形毀神亦離散。遂以生爲徇情之具。生而徇情。尙何道德可言。心身皆以情害之。則雖有智。終不足滿其所

易經言解
欲則惟圖謀損人以利己。殺物以養人。心念殘忍。天下皆不仁矣。故仁不顯不能明德之大。智不藏不能保道之全。藏而不密。猶之未藏。以其易爲物乘也。物之來入。退避若浼。猶恐有失。故必以藏密爲重。而尤在于先洗其心。

洗心二字。精義入神。在他經亦尙未有。以此乃易數內功至要之訣。凡修行之士。欲先退藏其身。蔽其耳目。杜其五官。于物不相染。似已近乎道矣。然猶未也。爲五官百體器也。必賴心爲之宰。心不能靜淨。雖聾瞽殘疾。亦无所益。心之爲物。出入无鄉。縱有智慧。不能絕其所向。縱有勇力。不能禁其所思。易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足見心之

難自把握。無論作息動定。外若无事。心實忙而不息。此爲後天生生理數。不可強者。而爲道爲性命爲形神。則決不許任其自出。自入。自收。自放。而況出者衆。入者少。放者易。收者難乎。故聖人特于此揭出洗心之教。聖人以此云者。乃承上三章。明道正命保性存形來言。數種作功。必自洗心始。故直接上文。藏用顯仁。以見退藏之道。必有所爲。而欲達成顯仁藏用之效。尤必有所重。洗心者。如以水濯物。先去其垢。如以火淨物。先焚其污。蜀地有火浣布。正如此。洗心務求其潔淨純朴。毫无所染。如玉之晶澈。如水之清澄。如鏡之无塵。如物之无穢。心已淨矣。洗之之功見矣。而其爲洗。不待外物。則又異乎水。

火之浣濯矣。蓋性自飭其心。自戒其念。念无妄起之慮。心无被擾之時。則雖耳目聰明。无害于方寸之寧靜。感觸銳敏。而无傷于忠念之純。一何哉。先自洗其心矣。洗心而原有之污穢皆除。後來之紛紜不起。永守其一。永執其中。則雖隨後天生之功。不與情欲同肆。則雖應造化生滅。而不逐物好同淪。此以心治心。實在善于自洗。洗字從水。水之爲物。益多害亦不少。在人善用而已。退藏于密。純然洗淨之心。如明圭藏于櫝中。美玉潛諸潭底。則光輝内含。清明在躬。文藻中耀。神用无極。簡言之。至誠之境而已。故密藏非永藏也。藏之久發之大。藏之密。昭諸遠。此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內達性情之真。外著中

和之德。心无渣滓。則私欲不生。志无紛擾。則物好不瀆。此內功澈始。澈終工夫。實在洗心二字。然心固亦物也。而非物。以有神在中。非血肉之心。此所謂心。今所謂腦。爲思想之主。知覺之官。如一國之君。天上之神。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心之令。百體從心之令。則所關乎埋數及道德者。自重且大。故以聖人之洗心藏密。而後吉凶與民同患。民之與我。雖若異生。實皆同性。聖人既洗心退藏。似與民无涉。而心念純一。超乎氣數。更何吉凶之患哉。不知此語正是道用終始。若有人己之分。實无物我之界。何哉。後天生化。既在陰陽推衍之中。不能逃五行生制之數。設人人能逃。則已爲道治之世。更何易之演哉。愈

見其生化之聚。愈覺其利害之切。如置身水火。欲徒得其功用。而毋虞其災害。至不易矣。故易以吉凶爲重。言吉凶將以示民趨避。聖人固不患吉凶。而人民則未能免。而欲皆免之。非聖人不爲功。欲明天數。先明天道。欲明天道。先明白性。三者一也。惟聖人能明之。故洗心藏密。心若無爲。而其德則時與民相接。民之所患。我亦患之。民之所安。我亦安之。故修心者。修己。而其旨在安人。成己者。誠身。而其終在成物。何哉。顯仁藏用之道。固如是也。成物安人。皆顯仁也。成己自修。皆藏密也。佛氏潛修。爲度世也。老氏遠走。爲救民也。聖人心與天同。天无不生。聖人之心无不成。故吉凶同民之患。正是人道之極則也。

民之蚩蚩。知識罕及。惟聖人示之。則趨吉避凶。使皆樂其業。而遂其生。安其居。而育其性。則聖人生成之德。與天地參。夫豈易言哉。然聖人並不以爲功。行之而无所思。思之而无所滯。天道自然之象。即人道之所法也。

吉凶與民同患。非徒同也。而言同患不及吉之同樂者。是皆藏有深意。蓋吉凶者。本陰陽之消息。值時位之宜否。故有吉則有凶。即有患則有樂。聖人僅稱患不及樂。可見仁心有同于天。无有限量。所憂患者。惟民之凶。若已吉矣。何憂患乎。聖人與民同生。民之憂患。即己之憂患。不特此也。民所未能豫知之憂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似與聖

人無關而聖人則豫爲憂之。先示其吉凶之來。再告以趨避之方。務使人民永安其生。樂其業。以享天年而食帝德。此聖人之心。永不盡。而其所以示民者。永如斯。何哉。聖人有其誠矣。誠至如神。吉凶之來。先必知之。中庸所謂預知之道。即在聖人之誠。而其誠之始終。正是上句所謂洗心退藏于密。蓋精神內固。智慧永湛。視聽八荒。靈通六合。惟其愈靜則愈明。愈淨則愈精。精明之生。皆由洗心藏密來。果不能豫自知之。將何以示民乎。苟知之而有未盡。又安能正民之趨向乎。故先有其內。中純淨晶澈之靈。方足以顯諸天道于无形。覺諸天數于未來。此聖人藏修實爲天下人民安利之圖。其潛退實爲天道。

天數。察其變化。恐人未能盡告也。則示之于易。易以神道明人道。以天數辨人行。何去何從。孰凶孰吉。易固皆揭之于卦爻矣。蓋與民同患。不有所爲。將何免民患哉。不有所考。將何以教民信乎。无徵不信。况涉未來。聖人非惑世誣民。索隱行怪者。蓋知之則不見其惑。辨之則不慮其誣。示之有物。則不覺其隱。言之有道。則不嫌其怪。故雖前知如神。非其神言。觀如字。即可知其旨矣。雖未來逆數。非悖數也。觀逆字。即可得其妙矣。蓋未來生諸現在。現在生諸已往。彰往察來。則來者在指掌矣。神道出于天。天道出諸自然。人道秉賦其間。性命所通。神形何格。性命既止。則神用如臂使指矣。神道无私而微。大道有。

微有顯人道顯而不隱。三者之間以一心運之而正于性命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句即洗心藏密之果。變化在握則何天數不知。吉凶不明哉。

聖之與神以造詣論原止一間之差。而聖以顯教神以隱通。此處既云吉凶必先知之憂患必先防之。則所以致此效者必以聖而追于神。故其下明示之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以神知二字分來往二道。其實一也。知字知來讀原文知以讀去聲。即智也。古文无智字。凡智皆作知。此言智以藏往。仍與上文退藏于密及藏諸用之義來。藏用即藏智。已屢詳之矣。此以智爲藏往。人多未解其旨。神以知來與智

以藏往。兩語恰相對。本神與智。知與藏。來與往。皆對待而生之辭。不有往安有來。不有顯知。安有藏密。推之不有神。之彰來。安有智之藏往哉。此二語正申明上文深義。以神爲聖功之極。運用靈通。无遠弗屆。則凡未來之數。聖人不及知者。神則知之。此神也。非天神。非物神。乃人心中之神。出于至誠。爲其靈明不測。奧妙難言。故名之神。非神奇神異者也。佛家靜坐至第四禪。即得種種神通。如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夙命通等。皆由極靜中得之。非有術也。凡人之生性中。別具一種真靈。其所知所覺所能。皆超乎人力之上。而以被後天情識蒙蔽。使不得顯其靈明。故不能達乎神道。通諸未來。知所不知。見所不

見聞所不聞。能所不能。非神不自顯。人不使之顯耳。余于論語亦略示其效。所謂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正與佛家禪功同。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靜不失。則天性永存。天性永存。則靈慧自顯。所謂成性存存者。所謂各正性命者。所謂致中和。所謂曰誠明者。皆此靜功。皆能顯各人之神。發未有之慧。故有未來天數。在靜中早已知之。不待著龜也。易用著龜。乃爲一般人言。若聖而神者。吉凶禍福。固已瞭如指掌。且能轉移天數。變易星辰。以至誠之功。合上天之德。天人合一。則凡小數皆能改移。此中庸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二句。即由神用得來。天地尚依吾之誠。定位。萬物尚憑吾之

德化育。此非空言所辨。必已達乎中和。並至誠明不移境界。大學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一節。亦不外此道。定靜安慮得者。恰分五等工夫。而安字即位育之功。慮字即前知之功。得則統一。切言无不得也。无不得者。德之至。而道之凝。則出神入化。通幽達明。既明天之所以爲天。亦可直超乎象外。而不復爲數所拘。爲吉凶所束縛。何哉。至性之生。非一般人之生。生與天地同壽。猶其末者。其至也。世間不得限之以數。則何吉凶禍福之憂患哉。故神以知來。僅示神用之一格而已。果充其量。則旋乾轉坤。猶餘事。聖神之德。可深言哉。故中庸述君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此示神用之无盡而已。神

以知來後文尚有申述。所謂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卽推本此語而詳衍之。俟講時再及。至智以藏往。中含精義。卽在藏與往。何以往且藏。何以謂之藏。何以藏往爲智。此皆後人未嘗明釋者。以往對來。來卽可知。往自无不知之理。而必藏之者。止以其關乎智耳。此智字乃後天之知識。非先天之靈明。先天宜顯而人藏之。後天宜藏而人顯之。爲欲顯其多才多知而已。然害于其德。悖于性道。故必藏藏往。正如將已往史事。藏之樞府。備諸參考。且藏往則往與來糾紛。來者亦曰往矣。往之又往。藏之又藏。使後世知所稽查。天下有所鑒別。前者後之師。往者來之本。果明乎往。何患來數難明。故有神

慧以知來。則吉凶如指掌。有智用以藏往。則得失如列陳。不使天下有迷。後世有感。而人民皆安生樂業。和睦娛快。而聖人不有爲。順乎數而示之。存其史而教之。則人民有所遵循。而世道永享平治。故曰君子之道鮮矣。言不自爲功而功多。不自爲德而德廣。卽在神以二句。明乎此。則明君子原不賴多道。愈鮮愈見妙矣。

顯道神德行。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按此首句。見今本上篇第九章末節次七句。見第五章。）

宣聖講義

易經講義 卷之三
顯道神德行此五字一句。而道神德行四字一字一指。皆宜顯也。以
上有藏用。藏智藏德。及退藏于密諸語。人或疑聖人之道。除顯仁外。
无他可顯。故此示以顯道神德行。見聖人所宜顯者正多。爲其不用
藏而必顯也。道之宜顯固矣。一陰一陽。消長進退。天已顯示其成生
化大原。而爲人道尤宜本諸善性。存其形命。以體天地之道。而開人
物之基。故道顯則天下咸明道矣。人民咸習道矣。所不易解者。惟神
之顯神者本隱。何以宜顯。此義惟易有之。易之觀卦。觀天之神道。聖
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正顯之謂也。以神道固隱。而聖人則宜
顯之。以設教以示民。使民之有尊。而天之有宰。人性之可通。命之可

接。至誠可感。道用益彰。故顯神者。非術神尚異。導民以迷惑也。神之
自顯。靈時與通。聖人與天神同其神化。則一切生成位育。皆由此以
致之。人固自有其神矣。而苦于蔽于物欲。役于情好。紛紛擾擾。蒙蒙
昧昧。以生以存。以衰以盡。則數之所囿。而人之神力。无以主之。故宜
顯其神。昭其用。用與道一。靈與天通。則更何患乎智之不齊。識之不
敏哉。故顯神非神自顯。乃人顯之。人顯之者。非顯其奇誕怪異。而在
顯其聰明正直。聰明正直而一。乃德之見于外。施于物。以神原无形
无質。將何顯哉。不顯其德。則神道晦矣。村愚俗子。焚香頂禮。其誠信
有可取。而非以語于能顯神者。神道設教。乃易經不二之義。此无論

何時何地舉不能悖。悖則逆天而違道。失性而損命。而其率教无本。則雖有知有能。亦不足以立于天地。稱爲三才。故神道之教。不可廢也。各地宗教。皆同此旨。民生需教。受教需本。无本則教非教。民非民。國非國矣。德字在宜顯。其義已甚明。亦即上文顯諸仁。仁字之旨。仁者德之本。在易乾卦元亨利貞。元者仁也。而屬於乾之首德。稱爲乾元。與坤元同。可見仁德實一。四德之首。稱仁已賅諸德。稱德尤必溯源于仁。仁德之顯。乃天地之大德。即德也。德以生爲本。不生不成德。而人道尤重。帝典曰克明峻德。凡政教文物。制度禮樂。皆德之顯。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不字乃不字。古通用。大也。詩文曰不顯

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文謨武烈。无非大顯其德而已。聖人以德示民。以仁安生。德之所顯。天下歸仁。不求自至。爲其克自明也。自明即自顯。顯德以垂于天下。天下咸仰其德。百辟所刑。人民咸被其澤。故德之顯有其物也。非空言所辦。德之流行。謂之曰化。德化普及。人民又安。故教明峻德。黎民於變時雍。民在德化之中。如坐春風。化日之下。各遂其生。適其服。樂其業。无思无慮。不知帝力。何哉。聖人之德。齊天地也。乾卦九二。見龍在田。釋曰德施普也。以九二之克普施。始達九五之飛龍在天。天人造化之業。故德與業如花之有香。泉之味甘。其被于物。无不心悅誠服。德又可易言哉。聖人所造。苟不至德。至

易經講義
道不凝焉。故德之顯，乃承神道而來，且爲性命之本。性命之正，无德不足以致之。道固統名德，則條目以乾四德。仁禮義信，足括一切。後人條分縷晰，爲類益多，爲名益繁。一以貫之，德而已。故尚書稱咸有一德，一德概萬行。此德之與行有別也。故德字下行字，人以爲重複，或疑爲平聲。實則行之與德，亦猶仁之與禮義信。綱目之殊而大細之異，行者重實踐，未能實踐，不得爲行。行猶行路，必步步前進，着着踏實，毫无移易。所謂修身踐言，謂之實行。禮重實行，故明揭此義。夫德之大包一切，或有失于細者。若行則不許也。以行者起于日用尋常見諸言語動定，不論年之長幼，位之尊卑，各有其行，皆宜顯之。顯

之非術能也。非自詡爲賢也。而在一作一息間，舉有法有度，跬步不苟，毫末不易。此爲先習其實踐，將以大成其德也。德者積行所成，不積不足以成德。故顯行爲顯德也。顯德指其大者遠者，顯行則指其近者細者。聖人恐人忽視之也。故特舉所宜顯之義，使後生學者不失其矩矱，而循致荒其德也。

以上四者，皆宜顯而顯之云者，既非有心爲之，則人民見其顯而不覺其迹，明其用而不滯于物。故在上若无爲，人民亦不知其何爲也。以此聖人示教，原无定程，所懸則于民聽民之自悟。爲各人生既不同，類情識自有高卑，形命既殊，造詣自有深淺，爲人道不齊，而必齊之。

則必使民苦于教矣。故見聞所及。修養所得。任人之賢否。而各赴其所期。此正以不齊齊之之道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此知字即智。爲仁與智。原皆性中固有。成己成物。尤爲人道所師。仁者見其仁。則以其天性本多。智者見其智。則以其秉賦獨靈。然而仁者必智。智而不必皆仁。以仁爲道中首德。包括萬善。果已見其仁。則又何德之不見哉。此二句乃聖人明教。無類率民以誠。各如其分。則生成益多。化導愈遠。天下人固同此性也。惟教之有方。自化之無垠。聖人在位在野。心無異也。而在此則兼取君師之義。君師古屬一人。凡所示者皆教也。而首本于易。易以神道設教。則凡受教者皆

神所陶冶。保其真性。養其真誠。誠明不渝。神人合一。則人功即神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天神之靈。時通于人。則仁也智也。性之德也。人自領悟。不待鞭策。故教簡而民易從。化寬而下懷服。非故使之也。故聖人不以爲功。而莫與爭功。不以爲能。而莫與爭能。自然之功。無爲之能。則教不待力而自行矣。夫聖人已爲示其全生樂性之道矣。更以其神知啓民之神知。則何用思爲。順乎自性。各適其生而已。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百姓日用而不知。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三語人多未能明解。上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固已明示聖人有教無

類視各人造詣而得德業之大小。仁智皆德。而分顯藏。由士君子言。自有其學問力行。若百姓則不足語于此。百姓天真未泯。知見有限。則所求者亦惟日用而已。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即足證百姓惟安生樂業。无憂无患之求。既不必語以仁智之高深。亦難以使吉凶與同患。日用飲食。至平易之事。亦人情之恒。愈簡愈易。得其生愈易。愈暢達其業。蓋聖人非欲百姓怠惰。无爲安閒偷逸。故凡聖王在上。必先勸農事。來百工。勞民而不使之苦。勤民而不令之怨。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人皆自食其力。家皆豫儲其糧。雖荒旱不足爲憂。灾害終有所補。此井卦勞民勸相。爲唐虞三代所仿。

行農業既豐。工商亦裕。民生日適。飢寒不聞。此則聖人教民苦心。其功業莫與京矣。既生之食之教之。誨之養育之。以爲成材。器使之以盡其天賦本能。此何人所爲哉。問之百姓。百姓不知也。爲潛移默化于平日。栽培陶冶于无形。教行如風。着物无迹。德行如水。潤物皆滋。此不知之功。正由聖人苦心碩畫。早隨民之生而求其所以生。念民之質而求所以葆其質。誠如此。則何望百姓之知哉。

鼓萬物云者。鼓有鼓舞振作之意。而鼓之用以聲。聲聞于外。物亦感焉。如此鼓字。即動作之使勿息也。指作者如書作新民。以我之力。致民物之力。而成其用。則物皆爲百姓所利用也。利用萬物。正是聖人

易經詩解
勞民勸相。以達成物我同利。因民物之利而利之。本萬物之力而強之物之利。無盡民之生愈肥。物之力不棄。民之用愈足。所謂理財正辭。即爲利盡萬物。力周民用。物力之富。不可計也。凡水陸所產。地面所生地中所藏。无一非物之力。即无一非物之利。亦无一非民之利。與力國亦因民物之利與力。以成其財之道。以達其富強之圖。以開發其實業。更裕民之財。以企圖工商益多。生產益厚。不索于民。而國用不匱。不苛于物。而業務益宏。此聖人理財。在使民知鼓動萬物而已。物之棄于地也。豈非如蟄之伏乎。一與鼓動。皆自宜其利。自供其力。民斯遂其生。家斯樂其業。在一姓則爲富族。在一鄉則爲縉紳。在

社會則爲富貴。所謂崇高莫大乎富貴。亦即由盡物之利。動物之力。來此鼓之義。實有深微焉。若在今日。尤爲孚合。今日一切生產。一切企業。无一不假于發動機。發動機者。豈非鼓動萬物之要具乎。鼓動者。不獨爲設此以盡一面之利而已。必日用尋常。推行日遠。一方之物利皆盡。他方之物利亦然。一地之物力具呈異地之物力亦至。故一鼓字。正如春風鼓舞萬物。使遂其生。光其用。而无遺憾。禮曰。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聖人只知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毫无畛域。存于胸。自使民物甘獻其力。人民非自能鼓舞之者。示聖人之力。先備其鼓動之器。更充其鼓舞。

之功使民亦日用而不知。日用不知。物利與力俱至。固非偶然得來。亦无非聖人之所憂慮于平昔。籌思于事先。故百姓雖日動作萬物。振起實業。實則百姓不用憂也。百姓不用憂。以聖人不待其憂。先予之樂耳。上文吉凶與民同患。見聖人以百姓爲一人。此處利用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更見民之樂生安業矣。

民皆樂生安業。則上下和睦。人民親善。相顧相惜。以生以育。此天地生成之德也。而非天地所能爲。必假手于聖人。以使人民盡得享天地生成之德。則聖人之盛德大業亦至矣哉。盛德无垠。大業莫比。此謂至矣。何謂盛德。何謂大業。則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富有

者。即所謂盡民物之利與力。財用自能盈餘。則富有不待聚斂。不假苛征。民樂輸而无怨尤。物盡用而皆充實。此誠富有。亦即泰卦與大有之象。至于盛德。更非謂一舉即已者。必使日新无疆。聖人日新其德。人民在其溫煦養育之中。如春之光漸。溫漸煖。生物隨之俱盛。此天地盛德。聖人亦如之。以己之德日新。使民之澤日遠。德流不已。澤沛无垠。此大小畜豐卦之象也。合之爲盛德大業。分之爲國計民生。民既安其生。國既葆其盛。豈非人道之成。治道之大乎。故此二語。明示盛德大業。非易言也。惟聖人能之。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固屬聖人特立獨行。上契天心。下通民物。所爲无爲。而日見其功。所

易經言解
作无成。而日見其效。何哉。與天道化也。天之盛德不可見。于萬物之生成見之。天之盛德不可聞。于民物之利知之。天之不言而品物亨。事功宏者。止如天之盛德大業。聖人則之。以爲人道之本。而後盛德日進无疆。大業日宏不已。人民在生成之中。獲物力與利。以成其所圖。于是聖人之盛德大業。又推爲百姓之盛德大業矣。故特贊之曰。盛德大業至矣哉。稱至哉。足見其蔑以加矣。易于乾元稱大哉。于坤元稱至哉。明乾坤二元天道之達本大用。一切道德謀爲舉。由此成。由此遠。由此推于天下後世。而无紀極。與此盛德大業稱至哉者。止是一義。夫德而曰盛業。而曰大。豈尋常功行作爲。企圖成就所能及。

哉。推其至極。則位育之效。返求于身。則誠明之功。一事一動。皆足以安民生而養物力。一經一緯。皆足以彌綸大經大法。以爲民則。民固不皆无知。而其在盛德大業之中。雍融和睦。日夕作息之內。安定康熙。不知天爲之耶。聖人爲之耶。抑我自己爲之耶。故百姓日用而不知。與堯衢之歌。天保之什。何莫非民情流露。純乎天真。于國則共享富強之功。于民則同遂安和之樂。既无貧富之別。更何貴賤之嫌。故稱爲太平之年。大同之世。而以大有爲豐年。泰卦爲均富。蓋不獨富。何來貧乏。不多求。何來嫉妬。均平之至。天下无有不太平。百姓无有不富足。不待用心牟利。而利自增。不必苦計謀財。而財自裕。則此盛

德之效大業之功。聖人日進而不休。百姓隨之而不覺。國不聚斂。而用自裕。興業益多。民无苦痛。而作業日勤。供億自易。上下皆樂其樂。而利其利。以保其安和。朝野皆親其親。而賢其賢。則達于平治。此上古邇治之道。史册有可覆按者也。故此盛德大業。取法于天。推成于聖。而終必賴人民以共光大之。發揚之。非僅謂不與聖人同憂已也。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謹按此係今本上篇第五章末節。）

宣聖講義

生生之謂易。此一語揭明易道之大。而重在生生。即上文天地之大

德曰生。天地以生爲大德。則易之法則天地者。亦必以此始。生而曰生。可見其生生不已。愈生愈衆。以盡天地大德之用。生之又生。則爲天地間萬物皆復如是。日生无窮。生者仁之見也。仁以生物。則凡生不離乎仁。仁義互爲天道之一。而未能闕一。然在易則以生爲重。以仁爲先。故曰顯諸仁。仁德之顯。即生生不已由來。夫天道春生秋殺。寧止生而不殺乎。以易者自太極始。順推而下。皆生也。爲生之无盡。始成世界之无盡。世道繁榮。民物豐盛。皆生之蹟。无生則皆无之。愈生愈多。自有制生之道。此生之極終必殺。生殺非天有意爲之。亦由氣之推衍。數之流行。氣數相加。生殺自見。故生者生之。殺者殺之。天

道也。亦大數也。數演愈出。爲變日多。于是生之殺之。均由數以制之。數定則生者有不生矣。而易道却以生生爲本。謂其名易。即自變易中見之。不易非易也。易之益甚。生之益增。則所謂生之之謂易者。亦即易道以生爲主。舍生无易可易。謂已近于太極。更何易乎。太極一動。兩儀乃分。于是生者愈生。變者愈變。故此語實明易之爲明變而作也。天自有其變。不待智勇。不須思慮。皆自然而然者。故生生之謂易。聖人不過述天道之象。垂法則于民。使民知既有生。必有變。生愈衆。變亦不可究詰。以其由數之推衍而來。即二氣之消長。五行之升降。互成其用。以昭其變。變易无盡。生豈有止時乎。世道榮枯。人道治

亂。何一非變。何一非生生也。變也在道視之。謂之常經。在人視之。以爲變易。蓋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各著其變。而生亦隨之。春後生。夏秋後生。冬寒暑迭遷。新陳代謝。在天未嘗變也。而今之春非昔之春。今之夏非前之夏。是日日在變中。而人未之知也。變動不居。氣行循環。消長各異。數殊凶吉。此惟聖人知之。故懸則以告。辨其時宜。擇其方位。使民有遵。則隨數以生。隨數以變。此聖人制易之旨。以易明變。必先溯源于生生變相。依人道以立。此易教之所重。而自在本天地之大德。曰生來易。既以生變推衍爲本。則所取法者。必自天地始。天地即陰陽也。由太極所分。即禮所謂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陰陽

屬于兩儀而易則以乾坤二者爲象以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坤既定。八卦成則在首章中已詳。此間申言之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明乾坤二卦乃全易門戶。由生生不已變易不居而後乾坤自分。天地自奠。故成象云者以易之成象首爲三。卽乾之三畫卦。三畫具備。雖曰純陽實已包陰。以數位達三者則有奇偶之異。奇爲陽。偶爲陰。若合之成六畫卦則爲陰陽者益雜。爲奇偶者亦多。故成象以乾爲本。乾陽生坤陰。卽由乾本體奇偶相生來。故坤繼乾而爲二。二明其數位已倍于乾矣。此坤效乾而成象亦非有爲之者。乾成象以爲全易之則。坤效法以推乾道之變。仍不離變易來。變易自此始而已。

其他六子又自乾坤出。推衍至六十四卦。其變始盡。非盡也。由周易言則盡于是而已。乾坤爲易大本。後文有詳釋其道。闡明其妙。俟後來講時再指明之。以乾坤旣備。氣數兼行。由此可以推至無盡。可以演至不窮。何哉。天數無盡。天道不窮。果順以求之。則凡天地間萬物萬事有可紀可述者。莫不可以卦象之。蓋卦者掛也。掛一以測萬。得其一則知其餘。明其變則可演諸不盡。此所謂因道明氣。因氣明數。明數非徒明也。在易用物以測之。是謂之占。占卽卜筮或著或龜。天生之神物。聖人用之。以示易之用。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爲極其變化之數。而由往以測來。前所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此知來二字一

義而精粗略殊。以神知來。聖人至誠之效。極數知來。懸易推變之功。民有自知者。有不自知者。易本易極數盡變之法。則无不可知。故易之于占。亦爲最重要之事。後文言數揲著一章。皆關乎此。俟講及再詳示之。

極數知來之謂占。以數爲極。亦猶太極也。設一中極。作爲標準。而後由此推其變化。盡其神用。以人之靈。用物之靈。始創立占法。著龜其最著者。後世各種卜筮之術。大概由此變出。雖取物不同。而用靈則一。蓋无靈則不驗。不能知來。靈之于人。首本于誠。誠不至者。靈不顯。焉爲顯。其不顯。知其未知。豈易言哉。聖人誠明在躬。與天神同德。靈

之在天下。如氣在空中。誰皆能遇之。而不能。用以其不通天神也。天神之靈。既見于物。復著于事。凡物事皆有關於靈者。爲靈爲无形。无形以處有形。則事物有條不紊。如一木一石。生之初。若毫无靈。而既成長。則其爲用。皆順乎天然。適乎自然。依乎造化之理。得其氣數之一。或偏或全。則有之。若謂无靈。則非也。故物之與事。興衰成壞。良窳強弱。皆有其數。即含有靈。既有靈矣。自可因其生滅而先卜之。就其興廢而預占焉。蓋數定。則未來者亦若已往。以昔證今。將今測後。其理一也。不涉于神奇。故一物之生。近者先知其才。一事之舉。智者先明其果。固因果之可質實。氣數之有常。人物生天地間。生之始。乃定

其終身之福祿。數固不易解。而欲豫知之。則不難。爲其有生必有滅。有成必有敗。不過期之長短。發育之成全與否。成用之能大與否。各異其趣而已。人只見其生死榮枯。興衰隆替。爲原如是者。而不知有數以拘之。有數則極數足以知來。如網在綱。有條不紊。則得其一端。即可測其全部矣。聖人恐民无知。以爲吉凶福禍。天所爲也。不得有先知之明。不能獲趨避之道。此聖人特以易卦示萬物萬事。而就其消息升降。定其進退行止。使民有所遵循。而猶以爲未足。更設占卜之術。本著龜之靈。測事物之變。于是卜筮之道始明。而人民更得所指示。以克遂其生。安其居。樂其業。則世道永定。民治永和。豈非卜筮之功哉。

通變之謂事者。事之與物。天地間兩大分野。非物卽事。非事卽物。而人者亦有同出異名者。爲物既衆。爲事自繁。物有形有質。事則无之。然事亦有其形態。成爲固名。故易之于物于事。一視齊觀。凡物之宜否。卽事之吉凶。物之利害。卽事之休戚。原先殊也。易卦爻少而事物多。物不可盡。事尤不可窮詰。而溯其所以成名者。則通變也。通于變易之道。推其遷移之迹。則事也。易固以變易爲重本。變以求數。因數以明用易之數。卽變中來。不變无數可言。上言極數知來爲占。此言通變爲事。可見此事字。非指普通事也。乃指易之所謂事。易之事與

易之物。皆爲易數所存。欲明易數。舍物事外。无可求也。以事之變。較物尤易。變幻莫測。推移莫知。而惟聖人能測之。知之。以其先握易之數。使變者不離其常。易者終復于正。則事也。物也。皆易之假以示民。俾知變易之道。事物之間。著焉。不從事物中求之。則事物何干于人。而易教何貴于用。惟以其通變而不滯于物。順易而不悖于事。方足以推易之用。以至無窮。明天下之萬事萬物。莫不在瞬息萬變中。生之成之。興之廢之。天固无心。而其變不可掩也。變以日亟。生以日繁。生生之謂易者。至此方見易道之大。易以一御萬變。任其變而易不動。爲其有中極。故知變不難。通變則難。何謂之通時。之三世。過去現

在未來。皆時。而皆時在變中。變苟不能通。則三世之時不可明也。將何以知未來乎。又如物有三時。亦在變中。變少壯也。強盛也。衰老也。皆有其時。而非一日之變得。不通之。將何以知變之有終極乎。故通變者。通一切事物之變。而著其事。使民知此。亦易所重者。易既重變。則通變尤爲習易者所必先知。

陰陽不測之謂神。此語過于精微。後人無從推測原旨。陰陽者。止是前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既分。爲陽者輕清而上升。爲陰者重濁而下降。故一離一合。互成交錯之情。然陰陽自无形也。而有其精。精靈通于天神。神明發于物事。于是神道顯焉。前已言顯道神德行。神不

可顯而必顯之。則聖人示易之所爲也。然何謂之神。此神字概神鬼言。陰鬼陽神。因其氣而異其居。則凡爲神爲鬼。舉不外陰陽不測四字。不測云者。神道極變化之象。不可測度也。蓋神由陰陽之精生。通天之靈。賦物之靈。人在其中。惟有秉神道以通天。依神意以明數。神固不可測度。非神不可測度。乃陰陽二氣變化推遷。无形无迹。若來若去。莫可捉摸。无從窮究。故謂之不可測度。然在陰陽初判。天地始分。有何不易測哉。以其愈衍愈繁。愈推愈衆。爲陽者不知凡幾。爲陰者亦不知凡幾。无時不在推變之中。无物不有升沉之迹。无爲不見變幻之象。人无以名之。乃名爲神。神則統一切變幻而无碍。御萬事。

下
二
冊

萬物氣數而有餘。極天之能。通靈之用。天能无盡。神功亦无盡。靈用无垠。神功亦无垠。何哉。神无形者。賦有形以飛騰。神无象而隨有象。以發越。故神者天地間之人。尊爲靈界之至高无上者。非謂物物有神。事事有神。而事物无時不在神用之中。人又安能外哉。神之至尊。天之至崇者。不與于人。而不知時與人接。何哉。陰陽二氣爲之。人物皆不得離陰陽。以生以成。則何時何地。皆不得與神悖。悖神悖道。則害其生矣。以不得二氣之和。尚安望生之能保哉。故陰陽者造化本原。造物原力。无之則无造化。无造物。則无世界。则无萬物。萬事之繁。萬衍之盛。則何易可言哉。故本章以總結全節。實有深義存焉。